武進呂思勉著

自修適用

白話本國史

二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
LIBRARY
MAY 10 1967
UNIVERSITY OF TORONTO

第二篇 中古史上

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

三代以前的世界，是個封建之世；秦漢以後的世界，是個郡縣之世；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： 中國成一個統一的大國，實在是從秦朝起的．所以秦朝和中國，關系很大．

郡縣之治，咱們現在看慣了，以爲當然的．然而在當時，實在是個創局． 咱們現在，且看秦始皇的措置如何． 他的措置：

第一件，便是自稱皇帝，除去諡法． 這件事，便在他初併天下這一年． 他下了一個令，叫丞相御史等議帝號． 他們議上去的是『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古有天皇；有地皇；有泰皇；泰皇最貴；臣等昧死上尊號，王爲「泰皇」；命爲「制」；令爲「詔」；天子自稱曰「朕」』他又叫他們去掉一個泰字，留了一個皇字，再加上一個帝字，就成了「皇帝」二字；其餘便都照博士所議． 不多時，又下了一道制道：『朕聞太古有號無諡；中古有號，死而以行爲諡．如此，則是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亡謂，朕弗取焉．自今已來，除諡法；朕爲「始皇帝」，後世以計數，二世三世至千萬世，傳之無窮．』

第二件，便是廢封建，置郡縣。這時候，天下初統一，人情習慣於封建，六國雖滅，自然有主張新封的。所以初併天下這一年，就有丞相綰姓王等奏請：『六國初破，燕齊荊地遠，不爲置王，無以塡之。請立諸子，唯上幸許。』始皇下其議。羣臣皆以爲便。獨有廷尉李斯說：『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；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；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皆爲郡縣。諸子功臣，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，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。置諸侯不便。』始皇也說：『天下共苦戰鬬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；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。廷尉議是。』於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，置「守」「尉」「監」，守是一郡的長官，尉是幫守管理一郡的軍事的，監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御史。中國郡縣的制度，到此才算確立。

第三件，便是收天下的兵器，把他都聚到咸陽；銷毀了，鑄做「鍾」「鐻」和十二個銅人；當時還是以銅爲兵。每個有一千石重。

第四件，是統一天下的「度」「量」「衡」；和行車的軌；和文字。參看第一編第十章第二節。

第五件，是把天下的富豪，遷徙到咸陽來，一共有十二萬戶。

這都是初幷天下這一年的事。後來又有「焚書」「坑儒」兩件事。

「焚書」這件事，在前二一二四年。他的原因，是因爲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爲壽；有一個僕射周靑臣，恭惟始皇行郡縣制度的好處；又有個博士淳于越，說他面諛；而且說郡縣制度，不及封建制度。始

皇下其議。 丞相李斯，便把淳于越駁斥一番，因而說：『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』 又說：『他們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；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為名，異取以為高，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』 因而就擬了一個「禁之」的辦法是：『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；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；有敢偶語詩書棄市；以古非今者族；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；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「醫」「藥」「卜」「筮」「種樹」之書；若有欲學法令，以吏為師。』 秦始皇許了他，燒書的事情就實行起來了。

「坑儒」的事情，在焚書的明年，是方士引出來的。 當時講神仙的方士，頗有勢力，秦始皇也被他惑了，便派什麼齊人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；(蓬萊，方丈，瀛洲。) 又派什麼燕人盧生，去求羨門高誓，(仙人的名字。) 鍊死之藥。」 這些事情的無效，自然是無待於言的。 偏是這一年，盧生又和什麼侯生，私下談論始皇，說他『樂以刑殺為威』『貪於權勢』『未可為求仙藥』。 因而逃去。 始皇聽得大怒，說：我燒書之後，召「文學」「方術」之士甚多。召文學之士，要想他們『興太平』，召方術之士，要想靠他們『求奇藥』；很尊重賞賜他們。如今不但毫無效驗，而且做了許多「姦利」的事情；還要「誹謗」我。 因而想到說諸生在咸陽的，有『惑亂黔首』的事情；就派個御史去按問。 諸生就互相告發，互相牽引；給他坑殺了四百六十多人。

這幾件事情，其中第二第四兩件，自然是時代所要求。 第三件後人都笑他的愚，然而這事也不過和現

在「禁止軍火入口」「不准私藏軍械」一樣，無甚可笑。第五件似乎暴虐些，然而這時候，各地方舊有的貴族；新生的富者階級勢力狠大，要是怕亂，所怕的就是這一班人。——後來紛紛而起的，畢竟是六國的王族和將家，占其多數；否則就是地方上的豪傑；並非眞是『甕牖繩樞之子，甿隸之人，遷徙之徒，』可見地方上的特殊勢力，原是應當剗除的。——漢高祖生平，是並不學秦朝的政策的；然而一定天下，也就「徙齊楚大族於關中，」可見這也是時勢所要求，還沒甚可議之處。最專制的，便是第一件和「焚書」「坑儒」兩件事。爲什麼呢？「皇帝」是個空名，憑他去稱「皇」，稱「帝」，稱「王」，稱「皇帝」，似乎沒甚相干。然而古人說：『天子者，爵也。』又說『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：』可見天子雖尊，還不過是各階級中之一；並不和其餘的人，截然相離。到秦始皇，便無論「命」「令」「自稱」，都要定出一個特別名詞來，天子之尊，眞是「殊絕於人」了。『太古有號無謚，』自是當時風氣質樸；並不是天子有種權利，不許人家議論。到始皇，除去謚法，不許『子議父，臣議君，』才眞是絕對的專制。焚書這件事；不但剝奪人家議論的權利，並且要剝奪人家議論的智識。——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，大概是「變古」的；獨有這件事，是「復古」的。他們腦筋裏，還全是西周以前「學術官守合而爲一」的舊思想，務求做到那「政學一致」的地步；人人都要議論，而且都有學問去發議論；實在是看不慣的。「坑儒」的事情，雖然是方士引起來；然而他坐諸生的罪名，是「惑亂黔首，」正和「焚書」是一樣的思想。這兩件事，都是「無道」到極點的。

以上所述的，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；他的對外，還有兩件事情。

其（一）是叫蒙恬去斥逐匈奴，收取河南的地方。（如今的河套。）於前二一二四年，修築長城，『起臨洮，迄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』。（秦始皇這一道長城，是因著戰國時的舊址連接起來的；並不是一時造成。他所經的地方，是在如今河套和陰山山脈之北；東端在朝鮮境內；也並不是如今的長城。）

其（二）是發兵略取南越的地方，把他置了南海（如今廣東的南海縣。）桂林（如今廣西的桂林縣。）象（在如今越南。）三郡。又奪了句踐的子孫的地方，把他置了閩中郡。（如今的福建）秦始皇的武功，有一部分人也頗恭惟他；然而這也不過是時勢所造成，——中國國力發達到這一步，自然有這結果——無甚稀奇。不過「北限長城，南逾五嶺，」中國疆域——本部十八省——的規模，却是從此定下來的。——後來無甚出入。

秦朝所以滅亡，由於奢侈和暴虐。他滅六國的時候，每破一國，便把他的宮室，畫了圖樣，在咸陽倣造一所；後來又在渭南造一所阿房宮。史記說他的壯麗是：『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；上可以坐萬人，下可建五丈之旗。』又在驪山（在如今陝西臨潼縣。）自營萬年吉地。單驪山和阿房宮兩處工程，就要役徒七十萬人。還要連年出去「巡遊，」「刻石頌德」——封泰山，禪梁父。又要治什麼「馳道。」他又自推「終始五德之傳」，說周得火德；秦得水德。水德之始，應當嚴刑峻法，『然後合五德之數。』秦國的刑法，本來是很野蠻的；再經秦始皇有意加嚴；自然是民無所措手足了。

第二章　封建政體的反動

第一節　豪傑亡秦

秦朝吞滅六國，人心本來不服；加以始皇的暴虐和奢侈，自然是思亂者衆；不過給始皇的威名鎮壓住了，一時不敢動；始皇一死，自然一鬨而起了。

前二一二一年，秦始皇出遊，回去的時候，走到平原津，(在如今山東的德縣。)病了；到沙邱的平臺宮，(在如今直隸的邢臺縣。)就一命嗚呼。 秦始皇有好幾個兒子：大的喚做扶蘇，是相信儒術的；看見秦始皇坑儒，就不免諫了幾句；始皇不悅，便叫他到上郡去，監蒙恬的軍。 小兒子胡亥，這一次，却跟隨始皇出來。 始皇病重的時候，寫了一封信給扶蘇，叫他到咸陽去迎喪即位，這封信寫好了，還沒有發給，一個宦者趙高知道了。 原來這趙高，是教胡亥讀書，又是教他決獄的；胡亥很喜歡他。這時候，他倘了「苻璽」；這封信，自然在他手裏過。他就去勸丞相李斯，要造封假信，廢掉扶蘇，改立胡亥。 李斯起初不肯；經不起趙高再三勸誘，他又說：『秦國的宰相，沒有一個能善終的。你如今立了扶蘇，他一定相信蒙恬，你一定不得好好兒的回去了。』 李斯聽了這話，不覺心動。就彼此商量，假造一封詔書，賜蒙恬扶蘇死。 一路祕不發喪；回到咸陽，才把秦始皇的死信，宣布出來；擁立胡亥，做了皇帝，這便是秦朝的二世皇帝。

二世做了皇帝，趙高自然得意了。他便教二世，先用嚴刑峻法，對付大臣；又把自己的兄弟姊妹，都殘殺了。他又騙二世道：『做皇帝的，總得叫人害怕；你如今年紀輕，在外面和大臣一塊兒辦事，總不免有弄錯的地方，就要給人家瞧不起了；人家瞧你不起，就要想法子來欺你了；不如別出去，咱倆在宮裏辦罷。』二世果然聽了他，躲在宮裏，不出來，連李斯也不得見面了，他就此想個主意，謀害了李斯。這時候，用刑比始皇更嚴；葬始皇於驪山，已經是窮極奢侈，而且還要造阿房宮；眞是「民不堪命」；天下的人，自然要「羣起而攻之」了。

前二一二〇年，就是二世的元年七月裏，有兩個戍卒，一個喚做陳勝，一個喚做吳廣，都是楚國人；前去戍守漁陽；（如今直隸的盧龍縣。）走到蘄縣，（如今安徽的宿縣。）天下起雨來，走不通了；料想趕到了，也是誤了限期，一定要處斬的，就激怒衆人，造起反來了，不多時，

陳勝便自立爲楚王。

分遣諸將，四出號召。就有

魏人張耳陳餘，立趙國的子孫，喚做歇的，做了趙王；

魏人周市，立魏國的公子咎，做了魏王；

燕人韓廣，自立做燕王；

齊國的王族田儋自立做齊王；

南方呢，也有

沛人劉邦，據了沛，(如今江蘇的沛縣．)自立做沛公．(楚國的縣令稱公．)

楚將項燕的兒子，名字喚做梁；和他哥哥的兒子，名字喚做籍，表字喚做羽的；起兵於吳；(如今江蘇的吳縣，秦朝的會稽郡治．)

項梁便自稱會稽守．

二世起初受了趙高的蒙蔽，以爲這許多人，是『無能爲』的；誰知到明年正月裏，陳勝的先鋒周文，已經打到戲了．(如今陝西的臨潼縣．) 二世纔大驚；這許多驪山的工人本是犯了罪的；忙赦了他；叫一個人喚做章邯的，帶著去，抵禦周文．這時候，秦朝政事雖亂；兵力還強；這些新起烏合之衆，如何敵得政府的兵．居然把周文打死了．他就乘勝去攻陳勝，陳勝也死在下城父；(如今安徽的蒙城縣．) 吳廣先已因攻滎陽(如今河南的滎澤縣．)不下，給手下的人殺了；章邯便去攻魏．

這時候，項梁的兵已經渡過江來了．有一個居鄛人，(如今安徽的巢縣．)喚做范增，前去勸他，立楚國之後．項梁聽了他，便去找尋楚懷王的子孫；果然找到了一個名字喚做心的．他便把他立在盱眙，(如今安徽的盱眙縣．)仍舊喚做楚懷王．(戰國時候，楚國有一個懷王，和齊國很要好的．秦國要想騙他，就叫張儀去對他說：你只要和齊國絕了交，我便送你商於的地方六百里．見第一編第三

章第五節懷王信了他，果然和齊國絕了交；誰知秦國把前言賴掉了．懷王大怒，發兵攻秦，大敗，只得割地講和．後來秦又騙他去面會，當面逼勒他割地，懷王不肯，秦人便把他捉了去；後來懷王就死在秦國；楚國人很可憐他的．所以這時候，要立他的後人，而且還要稱他做楚懷王．

又有韓人張良，他的祖父，都做韓國的宰相．韓國滅亡了，他就盡散家財，尋覓死士，要想替韓國報讎．有一次，秦始皇出遊，走到博浪沙中，（在如今河南的陽武縣．）張良叫一個力士，伏在沙裏，用大鐵椎狙擊他，惜乎誤中「副車．」秦始皇吃這一嚇，叫天下大捉兇手十日，畢竟沒有捉得到．到這時候，張良去見項梁，勸他立韓國之後；項梁聽了他，就立韓公子成爲韓王．

於是六國之後，都立起來了．然而這時候，秦兵攻魏，正在危急．齊王田儋，發兵來救，誰知道打了一仗，又敗死了．項梁引兵而北，連勝兩仗，未免心驕意滿，又被章邯乘其不備，緣夜刦營，殺得大敗虧輸，項梁也死了．章邯便到北面去，把趙王圍在鉅鹿．（如今直隸的平鄉縣．）諸侯的形勢，眞是危險萬狀了．

正當危險的時候，却有一枝救兵來了；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中國絕世的英雄項羽．這時候，項梁已經死了，楚國一方面，總得想個應敵之策．就有人主張，分兵兩枝：一枝去攻秦；一枝去救趙．然而秦國兵勢正強，許多將官，沒有一個肯向前的；只有沛公和項羽不怕，大家商量定了，楚懷王便派：

沛公西入關；

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：

誰知宋義見了秦兵也是懼怕的，到了安陽，（如今山東的荷澤縣。）一共駐紮了四十六天，不肯進兵；反叫他的兒子，到齊國去做宰相，（田儋死後，他的兄弟田榮，立了他的兒子田市。）自己去送他，於路置酒高會。項羽見不是事，便把他殺了。這才發兵渡河，和秦軍大戰。這一戰，眞是秦軍和諸侯軍的生死關頭，史記敍述他的戰事道：

……項羽乃悉引兵渡河；皆沈船，破釜甑，燒廬舍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士卒必死，無一還心。……與秦軍遇，九戰，絕其甬道，大破之。……當是時：楚兵冠諸侯；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，莫敢縱兵，及楚擊秦；諸將皆從壁上觀；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，楚兵呼聲動天；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；於是已破秦軍；項羽召見諸侯將；諸侯將入轅門，無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；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諸侯兵皆屬焉。

章邯雖敗，還能收拾殘兵，和項羽相持。不想派了一個長史司馬欣，到關中去求救；趙高竟不見他；司馬欣急了，跑回來，勸章邯投降項羽：章邯尋思沒法，只得聽了他；秦人在關東的兵力，就此消滅了。

沛公這一支兵，本來想從洛陽入關的；誰知和秦戰不利，便改變方針，南攻南陽；南陽破了，就從武關進去。（武關，在如今陝西商縣的東邊。）

趙高一晌蒙蔽著二世，說山東盜是『無能爲的。』這時候，二世不免怪著他，趙高一想不

好，不如先下手為強；便把二世弒了，立了他哥哥的兒子公子嬰；去掉帝號，仍稱秦王，要想保有關中．子嬰又想個法子，把趙高騙去刺殺了，夷其三族．子嬰做了四十六天的秦王，沛公的兵已經到了灞上了．（在如今陝西省城的東邊．）子嬰無法抵禦，只得投降；秦朝就此滅亡．這是前二一一七年的事．

秦朝亡得這樣快，全是由於內亂，所以沛公兵來，無暇抵禦；在山東的一枝兵，也心變，投降人家了．秦朝是「統一專制君主」政體初成立的時代，就把什麼「宰相謀逆」「奄宦弄權」「殺長立幼」「誅鋤骨肉」「朦蔽」「弒逆」種種事情，都弄全了；這也可見得「君主政體」的流弊．欲知其詳，請把史記的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再仔細讀一徧．

第二節　項羽的分封和楚漢的興亡

秦朝既經滅亡，封建政體的反動力，就要大張其燄了．原來當時的人，習慣於封建；普通人的心裏，差不多以為列國分立，是當然的；秦國的統一，不過是個變局；（秦始皇李斯等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卻要算先知先覺之士．）暴力一過，總得回復到原狀的．（至於前此業已互相吞幷，而漸趨於統一，此等歷史觀念，並非普通人所有．）所以陳勝吳廣謀舉事，說『等死，死國可乎．』（這國字是指原來的楚國，就是要想恢復楚國的意思．）范增說項梁，也說：『今君起江東，楚蠭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為能復立楚之後也．』可以見得當時一般人的心理．既有這種心理，滅秦之後，自然沒有一個人獨占了的道理，自然還是要分封．誰應

當受封呢?自然是六國之後,和當時滅秦有功的人.誰來主這分封的事呢?自然是當時實力最強的人.這都是自然之理,無待於言的. 沛公入關之後,項羽也定了河北,引兵入關,誰知道沛公早派兵把關門守住了.項羽大怒,便把函谷關打破. 這時候,項羽的兵,有四十萬,駐紮在鴻門;(在臨潼縣境.) 沛公的兵,只有十萬,駐紮在壩上;論兵力,是萬敵不過項羽的,幸而項羽有個族人,喚做項伯,和張良有交情的;聽得項羽下個軍令,明天要打沛公,便夤夜來見張良,勸他一同逃走;沛公乘勢,便託他去向項羽疏通;明兒一早上,又帶著張良樊噲等幾個人去見項羽,把守關的事,當面解釋了一番;才算枝梧過去: 當初楚懷王,曾經和諸將立一個約,說『先入定關中者王之.』 這時候,項羽差人去報告楚懷王;懷王便回他『如約』兩個字;項羽那裏肯聽;便自己分封起諸侯來. 他所分封的是

所封的人	王號	所王的地方	都城
劉邦	漢王	巴蜀漢中	南鄭(如今陝西的南鄭縣.)
章邯	雍王	咸陽以西	廢丘(如今陝西的興平縣.)
司馬欣(秦的降將.)	塞王	咸陽以東至河	櫟陽(如今陝西的臨潼縣.)
董翳(秦的降將.)	翟王	上郡	高奴(如今陝西的膚施縣.)

魏王豹 魏王咎的兄弟•咎自盡之後，豹逃到楚國，楚人立他做魏王•	西魏王	河東	平陽 如今山西的臨汾縣•
韓王成 不多時，項羽把他殺了，改立了舊時候吳縣的縣令鄭昌•	韓　王		陽翟 如今河南的禹縣•
申陽 張耳的嬖人•	河南王		洛陽 如今河南的洛陽縣•
司馬卬 趙國的將•	殷　王	殷故墟	朝歌 如今河南的淇縣•
趙王歇	代　王		代 如今直隸的蔚縣•
張耳	常山王	趙	襄國 如今直隸的邢台縣•
英布 楚國的將•	九江王		六 如今安徽的六安縣•
吳芮 秦國的番陽令，起兵跟了諸侯入關的•番陽，如今江西的鄱陽縣•	衡山王		邾 如今湖北的黃岡縣•
共敖 義帝的柱國，傳到他的兒子尉，給漢朝滅掉的•	臨江王		江陵 如今湖北的江陵縣•
燕王廣 給臧荼殺掉的•	遼東王		無終 如今直隸京兆的薊縣•
臧荼 燕國的將•	燕　王		薊 如今的北京•
齊王市	膠東王		即墨 如今山東的即墨縣•

田都齊國的將。	齊王	臨淄如今山東的臨淄縣。
田安戰國時齊國最後的王喚做建的後人。	濟北王	博陽如今山東的泰安縣。

他却自立做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。九郡的地，史記漢書上，都沒有明文；據惲氏敬所考，是泗水，薛，郯，瑯邪，陳，碭，東郡，會稽；會稽郡裏，又分出一個吳郡來。見他所著的西楚都彭城論。表面上把楚懷王尊做義帝，實際上却把他遷徙到江南的郴；如今湖南的郴縣。不多時，又把他弒了。

他這分封的意思，不過是猜忌漢王，不要他占據關中形勢之地；所以生出一個解釋來，說巴蜀漢中也是關中之地，戰國時曾屬於秦，所以生出這一說。就把來封了他；却把秦國三個降將，封在關中，去堵住他的路。這三個人，都是項羽親身收服的；而且這三個人，帶著秦人在外打仗，死掉許多，秦人很恨他，不怕他據著關中反抗。他自己所據地方既大又是本來的勢力根據地，形勢也是很好的。

然而他把趙魏燕齊的舊王，都搬到別處去，改封了自己心愛的人；人家心上就有些不服。加以當時還有「有功而未得封」「或擁兵而無所歸」的人，也要想搗亂天下就多起事來了：這一年四月裏，諸侯罷兵各就國，八月裏，田榮就幷了三齊；田榮見項王把田市遷徙到膠東，大怒，留住他，不許他到膠東去；田市怕項王，就逃了去；田榮大怒，追上，把他殺了；又發兵打死田都。這時候，有一個昌邑人，喚做彭越，本來起兵跟漢王的；帶著一萬多人，在鉅野，—如今山東的鉅野縣—沒有歸宿；田榮就給他一顆將軍印，叫他打死田安，田榮就幷王三齊。陳餘也起兵攻破張耳，迎接代王歇，還去

做趙王；趙王感激陳餘，就把他封做代王．陳餘和張耳，本來是好朋友，後來張耳給章邯圍在鉅鹿，陳餘不敢去救．張耳派兩個人去求救，陳餘沒法，只得派幾個兵，同著他兩個去試試．這時候，秦國的兵勢盛，都死了．張耳疑心這兩個人是陳餘殺掉的；鉅鹿解圍以後，屢次盤問他；陳餘大怒，把印解下來，給張耳道：我這兵，請你帶了罷，我不幹了．張耳手下有個人，勸張耳就此接受了．陳餘沒法，只得帶了幾十個人，到大澤中去漁獵．項羽因他沒有從入關，只封了他南皮—如今直隸的南皮縣等三縣的地方，陳餘心上不服．田榮起兵之後，便去請兵，打破了張耳． 項羽既然是霸王，好比春秋時候的霸王． 諸侯鬧了這種亂子，當然是他的責任；只得親身去攻打田榮；漢王乘機，用韓信做大將；八月，還定三秦；又派兵擊虜了韓王鄭昌．明年正月，漢王出關；降河南王申陽；渡河，降西魏王豹；虜殷王卬；就帶了塞翟韓殷魏的兵五十六萬人東伐楚．項王這時候，已經打死了田榮；田榮的兄弟田橫，又立了田榮的兒子田廣，項王『連戰未能下』；漢王却乘虛攻入彭城．項王聽得，帶了精兵三萬，從胡陵如今山東的魚臺縣回攻漢王；這一仗，把漢王殺得大敗虧輸，士卒死了二十多萬人．

然而漢王據了滎陽如今河南的滎澤縣，是個黃河津渡之處；據了滎陽，就可以出兵河北． 成皋，如今河南的汜水縣，西邊就是著名的虎牢關，是從山東到洛陽去的緊要關隘；據住成皋，東來的兵，就不得到洛陽，關中自然安如泰山了． 和楚人相持；有蕭何留守關中，發關中的人補充軍隊；運巴蜀的糧，供給軍饟．項羽的後路——梁地——却時時爲彭越所擾，漢王一方面，有韓信平定了西魏漢王敗後，反漢爲楚． 趙代，又攻破了齊；田廣死了，田橫逃到海島上；到漢高祖平定天下之後，召他，他走到離洛陽三十里的地方自殺． 項羽一方面，却連一個最得力的英布也叛降了漢了．漸漸的兵少食盡；項羽無

法，只得和漢朝講和；中分天下，以鴻溝為界，（當時河淮二水間的運河。史記河渠書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，以通宋鄭陳蔡曹衛，與濟汝淮泗會。』）從鴻溝以東為楚，西為漢。約既定，項羽就引兵東歸；漢王却背約追他，合著韓信彭越的兵，把他圍在垓下；（如今安徽的靈璧縣。）項王帶了八百騎，突圍南走；到烏江，（大江津名，在如今安徽的和縣。）自刎死了。天下就統一於漢。這是前二一一年的事。

自從陳涉發難，六國之後紛紛自立；秦亡之後，項羽又大封諸侯；到這時候，又都煙消火滅了；這要算「封建的反動力」第一次失敗。

豪傑亡秦，要算中國平民革命第一次成功。以前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秦滅周，都是以諸侯革天子的命。（三家分晉，田和篡齊，是以大夫革諸侯的命。）這時候，革命的是一班什麼人，成功的又是一班什麼人；請看：

史記高祖本紀，高祖為人，……仁而愛人，喜施，（這六個字，是用錢撒潑的別名。）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（這八個字，是無賴行徑，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。）不事家人生產作業，及壯，試為吏，為泗水亭長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；嘗從王媼武負貰酒，醉臥，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，怪之；高祖每酤，留飲，酒讎數倍；及見怪，歲竟，此兩家常折券棄責。高祖嘗繇咸陽，縱觀，觀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：嗟乎，大丈夫當如此也。

只這幾句話，活畫出一個無賴的行逕。要是細心搜尋一部史記裏，不知可以搜出多少條來，現在且別細講他。再看輔佐他的人；蕭何曹參，都是個刀筆吏；只有張良是個世家子弟，然而他的性質也是和江湖上

人接近的陳平，便是個不事生產的人；韓信彭越，更不必說了；漢高祖用了這一班人，却居然成功，項王，『其所任愛，非諸項卽妻之昆弟，雖有奇士不能用』。這是陳平說項王的話，見史記陳丞相世家。 分明帶有貴族性質，就到底敗亡，而且當時不但貴族裏頭沒有人，就是草野之間，出一點「賢人」的名聲的，這個人也就沒甚用處；—如周文張耳陳餘等。—反不如這一班無賴，這不是氣運使然麼？—實在就在社會組織的變遷。—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裏，有一段論這事的，題目是漢初布衣卿相之局，考據得很精詳，可以參看一參看。

第三節　漢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鬬爭

項羽滅掉了，天下就算太平了麼？還沒有呢，當時還有幾種特殊勢力。

其(一)是「功臣」。侯國革命時代，革了命，誰應當做皇帝，是一定的：譬如夏亡之後，做皇帝的，當然是湯，商亡之後，做皇帝的，當然是武王；斷沒有伊尹太公，出來和他競爭的道理。 平民革命時代，就不然了，你好做，我也好做；項羽雖滅，韓信彭越……個個和漢高祖資格平等的；怎教他不生心做皇帝的，如何不要疑心他；疑心他，他如何不要自衛；這班人，又都是身經百戰的；如何不可怕，在各種特殊勢力之中，這一種，要算是最危險的了。

其(二)是「宗室」。這一種特殊勢力，是有意造出來的。當時的人，對於封建，有兩種心理：一種是被滅的人，要想恢復固有的基業。秦朝末年，六國之後，紛紛自立，就是這一種心理。一種是滅掉人家的人，要想封建

自己的子弟親戚，以爲屛藩。淳于越勸秦始皇，『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爲枝輔；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無輔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』就是這一種心理。這種議論，秦始皇沒有實行，漢高祖却實行起來了。

其(三)就是「外戚。」外戚成爲一種特殊勢力，其根本也是從歷史上來的。當分裂的時代，部落和部落，國家和國家，總是互相讎敵；能彀互相聯絡的，本家之外，自然只有親戚；終漢之世，外戚的爲害最烈，難道漢朝的皇帝性質和別一朝不同，總喜歡任用外家麼？也因爲漢時的社會，「去古還近，」人心爲「風氣所囿，」不能自拔的緣故。至於漢高祖的丈母家，更是助他取天下的，事成之後，自然也成爲一種特殊勢力了。這裏頭的關係，讀史的人，都不大留意。我現在把他揭出來，却是很有趣的。

史記高祖本紀單父人呂公，善沛令；避仇，從之客，因家沛焉。沛中豪傑吏，聞令有重客，皆往賀。蕭何爲主吏，主進，令諸大夫曰：進不滿千錢，坐之堂下。高祖爲亭長，素易諸吏；乃紿爲謁曰：賀錢萬；實不持一錢。謁入，呂公大驚，起迎之門；呂公者，好相人，見高祖狀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。……酒闌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；高祖竟酒後，呂公曰：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無如季相；願季自愛；臣有息女，願爲季箕帚妾。酒罷，呂媼怒呂公曰：公始嘗欲奇此女，與貴人；沛令善公，求之不與；何自妄許與劉季。呂公曰：此非兒女子所知也，卒與劉季。呂公女，乃呂后也，生孝惠，魯元公主。

看『避仇從之客』一句，便知道呂公也不是安分之徒，正和『好酒及色』『不事家人生產』的人，是一路。再看

> 高祖為亭長時，嘗告歸之田。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；有一老父過，請飲，呂后因餔之。老父相呂后，曰：夫人，天下貴人。令相兩子，見孝惠，曰：夫人所以貴者，乃此男也。相魯元，亦皆貴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適從旁舍來；呂后具言客有過，相我子母皆大貴。高祖問，曰：未遠。乃追及，問老父，老父曰：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，君相貴不可言。高祖乃謝曰：誠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及高祖貴，遂不知老父處。（這十個字，妙不可言。一句話點穿他都是造謠，毫無對證。）
>
> 秦始皇帝嘗曰：東南有天子氣，於是因東游以厭之。高祖卽自疑，亡匿，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。呂后與人俱求，嘗得之。高祖怪問之。呂后曰：季所居，上常有雲氣，故從往常得季。高祖心喜。沛中子弟或聞之，多欲附者矣。

可見當時「造謠惑衆」兩口子都是串同了的。還有呂后的妹夫樊噲，是和高祖同隱於芒碭山澤之間的；沛縣人起兵時，就是託他去尋找高祖。呂后的哥哥，一個喚做澤，一個喚做釋之，都是跟隨著高祖起兵的。高祖彭城之敗，得了呂澤的兵，方才站住。呂氏一系，有這許多人，如何不要成為特殊勢力呢！所以當時的人說：『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。』（見史記劉燕世家。）這句話，實在不是瞎說的。

當時的功臣，有封地的，都給高祖和呂后兩個人滅掉。這個可算劉呂兩系合力以摧殘功臣系。

齊王韓信。韓信破齊之後，就自立做了齊王，這時候，高祖沒法，只得因而封之。到破了項羽以後，便『馳入齊王信壁，奪其軍。』把他改封做楚王。後來又用陳平的計策，僞遊雲夢，趁他來謁見，把他捉起來，說有人告他造反，帶到京裏，赦了他，封爲淮陰侯。前二一〇八年，代相陳豨反了，高祖自將去打他，呂后在京城裏，又叫人誣告韓信謀反，把他殺掉。

梁王彭越。高祖背約追項羽的時候，約會韓信彭越，他兩都不來；高祖沒法，用張良的計策，加給韓信封地，又封彭越做梁王，他兩才都來。韓信死這一年，也有人告他謀反，高祖便把他廢了，徙之於蜀。走到路上，遇見呂后；彭越哭著，對他說：實在沒有謀反，求呂后替他做主，放他回家鄉。呂后便帶他到洛陽去見高祖，說：『彭王壯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遺患；不如遂誅之；妾謹與俱來。』於是再叫人告彭越謀反，又把他殺掉。

韓王信。韓國的子孫，以勇敢著聞的。高祖定三秦時，叫他擊滅鄭昌，就立他做韓王。天下既定，把他遷徙到晉陽，要想靠他抵禦匈奴，他便自告奮勇，徙請治馬邑。——如今山西的馬邑縣。——漢朝許之。誰知這時候，匈奴兵力很強，把他圍了起來，他抵敵不過，只得差人求和；這件事，給漢朝知道了，便去責問他；他急了，就索性投降匈奴，帶他入寇。韓信死的這一年，給漢朝將軍喚做柴武的打死。

淮南王英布。英布本來是項羽的降將，自然不能自安，也是韓信死的這一年造反，明年，給漢高祖打敗了，逃到江南，吳芮的兒子吳臣，把他騙去殺掉。

趙王張敖。張耳給陳餘打敗之後，投奔漢王，後來跟著韓信去打陳餘，陳餘死後，便立他做趙王。張耳死後，兒子張敖，接續下去。又尙了魯元公主。高祖走過趙國，張敖出來迎接，甚爲恭敬；高祖却『箕踞嫚罵』；趙相貫高不忿，就想謀弑高祖，事情沒有成功，倒給人家告發起來。同謀的人，都個個自殺；幸而貫高挺身到京，力白張敖並不知情，張敖的性命，才算保全，然而趙王的位子，却保不住了。這是前二一一〇年的事。

燕王盧綰。盧綰和高祖是同鄉；他的父親，就和高祖的父親，是好朋友，盧綰和高祖，同日而生，長大來，又是好朋友。高祖擊滅臧荼，就封盧綰做燕王。後來高祖去攻陳豨，盧綰也派兵夾攻；陳豨差人到匈奴求救，盧綰也差個張勝到匈奴去，叫匈奴別救他。這時候；臧荼的兒子在匈奴國裏，對張勝說道：你們何必急急攻陳豨，陳豨滅亡，連你們燕國，也保不住了。張勝以爲然。就叫匈奴發兵攻燕，好等燕國借此撤兵自救，不去攻陳豨。盧綰見張勝去後，

匈奴的兵，反來攻打，說張勝反了，就上書漢朝，請族誅張勝。不多時張勝回來，說明原因，盧綰才知道他都是爲著自己，懊悔不迭，就隨意殺了一個人，對漢朝說是張勝；後來這件事情發覺了，漢高祖便叫樊噲去打他；盧綰逃出長城外。這時候：高祖已經病了，他和高祖，畢竟是有交情的；時時在長城外打聽，想等高祖好了，親自進京來解釋。後來知道高祖死了，便逃到匈奴，死在匈奴國裏。

只有長沙王吳芮因所封的地方很小而且偏僻，無關大局，所以沒有滅亡。當時所封建的同姓，却有

荆王賈。高祖的從父兄。韓信廢後，分其地，立賈和楚元王。英布造反的時候，劉賈給他打死。

楚元王交。高帝的同父弟。

吳王濞。高祖兄仲的兒子，英布滅後立的。

齊悼惠王肥。以下七王，都是高祖的兒子。

代王恆。就是文帝。代本來是封高祖兄仲的，仲名喜，仲爲匈奴所攻，棄國逃回，才把來封文帝。

趙隱王如意。張敖廢後立的。

淮南厲王長。英布滅後立的。

梁王恢。彭越滅後，立恢和淮陽王友。

淮陽王友.

燕靈王建.盧綰廢後立的.

『高祖刑白馬與諸侯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.』這個眞可算得把天下當一家的產業了.

高祖死後,形勢就一變,變做「外戚一系內鬬功臣外鬬宗室」的樣子,原來呂后的干政,不是從高祖死後起的.史記上說:『戚姬幸,常從上之關東.……呂后年長,常留守,希見上益疏.』高祖固然是個好色之徒,然而呂后的留守,却不盡因「色衰愛弛」的緣故.高祖從滅掉項羽以後,重要的戰役,大概是自將,還要出去巡行,一年倒有半年不在京城裏;這時候京城裏的事情,不是交給呂后,是交給誰?若說全權付託宰相,却並沒這一回事,請看蕭相國世家自知.所以高祖死後,呂后出來管理朝政,他這資格,是早就養成了的;呂氏一系,又有許多人夾輔他;自然沒人敢反抗.

高祖晚年,愛了一個戚夫人,生了個趙王如意,要想廢掉太子立他,賴大臣力爭得免.其實也爲呂氏在當時,是一種特殊勢力;要有呂后,才能和功臣系相持;換個戚夫人,就糟了.高祖死後,孝惠帝卽位,呂后就『斷戚夫人手足,去眼,煇耳,飲瘖藥,使居廁中,命曰人彘.』叫孝惠帝去看;惠帝看了,大哭,病了好幾月;從此以後,惠帝不以他母親所爲爲然,却又沒奈何他,就無心政事,一味取樂,漸漸成病,前二〇九九年,死了.惠帝的皇后,是魯元公主的女兒.惠帝的外甥女.無子,太后叫他

殺掉後宮有子的美人，取其子以爲子；這時候立了他，是爲少帝；太后臨朝稱制。前二〇九五年，少帝年長了，知道他的母親是給呂后殺掉的，口出怨言，呂后把他廢掉了，立了個常山王義，改名爲弘。太后所封孝惠帝的兒子，有好幾個：就是淮陽王彊；常山王不疑，襄城侯山，軹侯朝，壺關侯武。彊死後，徙武爲淮陽王。不疑死後，徙山爲常山王，改名義。這幾個人，歷史上說他不是孝惠帝的兒子，這句話，究竟是實情，還是漢大臣造的，現在無從斷定，請看下文。從此到前二〇九一年呂后死以前，朝廷的政權，始終在他手裏。

呂后對於宗室，殺掉一個趙隱王如意，又殺掉一個趙幽王友，就是淮陽王，如意死後徙封。一個趙共王恢。就是梁王。燕靈王建死後，他又叫人殺掉他的庶子，又割了齊國的琅邪，濟南二郡，都把來封自己一系的人，還割了齊國的城陽郡，來做魯元公主的湯沐邑。太后要封諸呂時，右丞相王陵，便引「高祖白馬之盟」來抵抗他。左丞相陳平，絳侯周勃說：「高帝定天下，王子弟，今太后稱制，王昆弟諸呂，無所不可。」這句話倒也爽快。—於是王陵免職，封諸呂的事，就實行起來。琅邪王是高祖的堂房弟兄，在高祖手裏，不甚得法，

燕	靈王建	呂通呂后的姪孫
趙	隱王如意　幽王友　共王恢	呂祿呂釋之的兒子
梁	恢	呂產呂台的兄弟
齊	悼惠王肥	齊悼惠王肥　哀王襄 呂王呂台呂澤的兒子 琅邪王劉澤 城陽魯元公主湯沐邑

呂后秉政，才去拍馬屁，所以也是呂后一系的人。

他對於功臣系就是叫呂祿呂產，（起初是呂台帶的，呂台死後，呂產接他的手。）帶了南北軍，（漢朝京城裏的兵，參看第八章第四節。）奪掉太尉周勃的兵權。

這件事在惠帝死後。張良的兒子，喚做張辟疆，這時候，只有十五歲，做侍中的官。去見陳平道：太后只有這一個兒子，現在死了，他哭得並不傷心，你知道是什麼原故？陳平道：我不知道呀！張辟疆道：皇帝—指惠帝—沒有大的兒子，太后心上，就是怕你們這班人；你何不請於太后，叫呂台呂產呂祿，都帶了南北軍。那麼，太后心安，就不來害你們了。陳平聽了他。史記上說『呂氏權由此起』。十五歲的小孩子，知道什麼，自然是太后指使他去的。大概張良是外戚一系的人；所以高祖要廢太子，呂后叫呂澤去逼他畫策；—留侯世家—呂后要想叫呂氏帶南北軍，又是張辟疆出頭。

呂后臨死的時候，吩咐呂祿呂產等道：『大臣恐為變，必據兵衞宮，愼無送喪，為人所制。』誰知呂后一死，風波就起來了。原來齊悼惠王有九個兒子。這時候，朱虛侯章，東牟侯興居，都在京城裏，便叫人去招呼哀王襄，叫他起兵來誅諸呂，自己做內應；齊哀王果然聽了他，發兵而東。呂祿呂產，便叫灌嬰去打他。這灌嬰，也是功臣系裏的人，如何肯替外戚系出力；走到滎陽，便和齊王連和。陳平周勃等，乘機叫酈商（高帝的謀臣。）的兒子酈寄去說呂祿，『以兵屬太尉』，歸國就封。呂祿還猶豫不決。他們又找到一個尙符節紀通，就叫他詐傳詔旨，把周勃送到北軍裏；又分了一千

齊悼惠王肥
- 哀王襄
- 城陽景王章
- 濟北王興居
- 齊王將閭
- 濟北王志
- 濟南王辟光

菑川王賢
膠西王卬
膠東王雄渠

兵給朱虛侯，朱虛侯就把呂產殺掉。於是悉捕諸呂男女，無少長皆斬之。外戚系的勢力到此就算消滅了。

然而宗室系和功臣系的暗鬬，又起來了。當這時候：最緊要的便是「皇位繼承」問題，史記上記他們的事情道：

諸大臣相與陰謀曰：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，皆非眞孝惠子也。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，殺其母，養後宮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爲後，及諸王，以彊呂氏。今皆已夷滅諸呂，而置所立，即長用事，吾屬無類矣；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。或言齊悼惠王，高帝長子，今其適子爲齊王，推本言之，高帝適長孫，可立也。大臣皆曰：呂氏以外家惡，而幾危宗廟，亂功臣；今齊王母家駟鈞，駟鈞，惡人也；即立齊王，則復爲呂氏；欲立淮南王，以爲少，母家又惡。乃曰：代王，方今高帝見子，最長；仁孝寬厚；太后家薄氏，謹良；且立長故順，以仁孝聞於天下，便。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。

這件事，史記上說明他們是「陰謀」；可見得『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，皆非眞孝惠子』這句話，並非實錄；不過他們恐怕『即長用事，吾屬無類』，所以造爲此說罷了。這時候，宗室裏頭，要算齊最強；他們畢竟把他排掉了，立了一個無勢無力的代王；這個也要算宗室和功臣系的一場暗鬬。

文帝即位，把城陽琅邪濟南三郡，都還了齊；徙劉澤王燕。劉澤雖然宗室，却是呂后封他的，齊王起兵的時候，把他騙來，軟禁起來，却叫人去發其國兵，并將而西。劉

澤無法說齊王道：你軟禁了我，也很無謂。現在京城裏人，正在那裏議立誰做皇帝呢；我在姓劉的裏頭，年輩最尊；你不如放我進京去。替你游說游說。齊王就放了他。誰知他一進京，也主張齊王立不得，要迎立代王。當誅諸呂的時候，諸大臣許把趙地王朱虛侯，梁地王東牟侯；文帝聽得他兩個本意要立齊王的，只把朱虛侯封做城陽王，東牟侯封做濟北王；城陽王立兩年就死了，濟北王不久，到底以謀反伏誅。齊哀王死後，兒子文王則又死了，沒有後人；文帝便把他的地方分做六國，立了將閭，志，辟光，賢，卬，雄渠，六人，這個已是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』的意思了。漢高祖的兒子，還有一個淮南厲王長，前二〇八五年，以驕恣伏誅。

然而這時候，諸侯裏頭，還有一個吳國。他的國裏，是有章郡秦鄣郡，治今浙江長興縣。銅山，可以即山鑄錢。又東煮海水為鹽，以是國無賦稅；又招致了許多亡命，本來是危險分子。文帝時，吳太子來朝，和皇太子景帝飲博，爭道不恭，皇太子以博局提殺之，自然是加一層怨恨。文帝是用輭功的，吳王不朝，便賜以几杖，以示承認他有病的意思；吳王得漢朝寬容，反謀也就緩下來了；然而造反的資格，畢竟還在。到景帝即位，又用了晁錯，削起諸侯的地來。原來漢初封建同姓，土地都很大；這時候，承喪亂之後，戶口還少，承平數世，也就加多起來，諸侯的勢力更強了，到文帝時候，各種特殊勢力，只賸了這一種。自然要從此想法子。所以賈誼說：

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；力少則易使以義，國小則亡邪心；……割地定制，令齊，趙，楚各為若干國，使悼惠王，幽王，元王之子孫，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盡而止；及燕，梁，他國皆然。其分地衆而

子孫少者，建以爲國，空而置之，須其子孫生者，舉使君之。……

這種法子，是一個和平的法子。文帝手裏，沒有實行。到景帝卽位，任用晁錯，做御史大夫，晁錯的主義，却比賈誼激烈了。他不用「把諸侯的地方分給他自己子孫」的法子，却硬用天子的權力，來削諸侯的地。他說：『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禍小；不削，其反遲，禍大。』前二〇六五年—景帝三年—一舉就削了楚，趙，膠西，三國的地方。於是吳王恐『削地無已』，就和濟南，菑川，膠東，膠西，四國，和楚王戊，元王的孫。趙王遂，如意的兒子，文帝所封。同舉兵反起來了。

吳國的反謀，畜了三十多年，一發起來，自然聲勢浩大了。他下令國中，說：『寡人年六十二，身自將；少子年十四，亦爲士卒先；諸年上與寡人同，下與少子等，皆發。』一共得了二十多萬人。又發了閩，東越兩國的兵。他移書諸侯道：『吳國雖貧，寡人節衣食用；積金錢，脩兵革，聚糧食；夜以繼日，三十餘年矣，凡皆爲此。……能斬捕大將者，賜金五千斤，封萬戶；列將，三千斤，封五千戶；裨將，二千斤，封二千戶；二千石，千斤，封千戶；皆爲列侯。其以軍若城邑降者：卒萬人，邑萬戶，如得大將；人戶五千，如得列將；人戶三千，如得裨將；人戶千，如得二千石；其小吏，皆以差次受爵金。他封賜，皆倍軍法。其有故爵邑者，更益，勿因。……寡人金錢在天下者，往往而有，非必取於吳，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，有當賜者，告寡人，寡人且往遺之。』幸而有善於用兵的周亞夫，總算應時戡定。當時七國的兵，係吳楚兩國西攻梁；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，共攻圍齊；趙國也發兵入齊西界。漢景帝派將軍酈寄擊趙；欒布擊齊；太尉周亞夫擊吳楚。吳楚的兵最輕剽，難與爭鋒。梁國的都城睢陽，—如今河南的商邱縣—被圍甚急，亞夫不去救，却東北壁昌邑，—如今山東的金鄉縣—遣輕騎出淮泗口，絕吳楚糧道，吳楚兵攻睢陽不克，攻亞夫軍又不勝，糧盡，只得退回；亞夫遣兵追擊，大破之。吳王逃到東越，給東越人殺掉，楚王戊自殺；濟南，菑川，膠東，膠西四國的王都伏誅；齊王將閭，本和四國有謀，後來才反悔了，城守

摧殘；到這時候，也懼而自殺．梁孝王武，是景帝的同母弟．

從此以後，漢朝就『摧抑諸侯，不得自治民補吏；』實權都在「相」的手裏．武帝時，又用主父偃的計策，叫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；從此以後，列國疆域，更加狹小，漢初的封建，就名存實亡了．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，也帶一點功臣系的臭味；所以後來畢竟不得其死．參看史記絳侯世家．

第三章　漢初的休養生息

功臣，外戚，宗室，三系的搗亂，都已講過，就可以講到漢初社會的建設方面了．要考察社會的情形，物質方面，和精神方面，都得注重的．精神方面，固然要受物質方面的支配，物質方面，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．

漢初社會的精神方面，却是怎樣呢？史記上說：

黎民得離戰國之苦，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．呂后本紀贊

為什麼有這種心理？請想一想．西周以前不必論，從春秋到戰國，中國實在經過五百年的長期戰爭；再加以秦朝的暴虐；再加以楚漢的分爭；這時候，社會的狀況如何？如何不要發生這一種心理呢？

社會心理的力量，是最大不過的．生於其間的人，沒一個能不受他的鼓動，而且受其鼓動而不自知．

漢書孝文帝本紀贊：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，宮室，苑囿，車騎，服御，無所增益；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．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．上曰：百金，中人十家之產也；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為？身衣弋綈；所

幸愼夫人，衣不曳地；帷帳無文繡；以示敦朴，爲天下先．治霸陵，皆瓦器；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．因其山，不起墳．

又食貨志孝惠高后時，百姓新免毒蠚，人欲長幼養老；蕭曹爲相，塡以無爲，從民之欲，而不擾亂；是以衣食滋殖，刑罰用稀；及孝文卽位，躬修玄默，勸趣農桑，減省租賦；而將相皆舊功臣，少文多質，懲惡亡秦之政，論議務在寬厚，恥言人之過失，化行天下，告訐之俗易．……風流篤厚，禁網疏闊，選張釋之爲廷尉，罪疑者予民．是以刑罰大省，至於斷獄四百，有刑錯之風．

孝文帝這種恭儉的君主，在歷史上却也難得． 功臣是最喜歡搗亂的，也能彀『論議務在寬厚』，更爲奇怪．我說這都是受了社會心理的鼓盪而不自知的． 吳王濞傳『孝惠高后時，天下初定，郡國諸侯，各務自拊循其民．』當時的郡國諸侯，武人也不少，居然能如此，這個也是受社會心理的暗示．其效驗，居然『天下初定……大城名都散亡，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；是以大侯不過萬家，小者五六百戶．後數世，民咸歸鄉里，戶益息；蕭曹絳灌之屬，或至四萬，小侯自倍，富厚如之．』—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．

當時的政治，受這種心理的支配，可考見的，共有三端：其(一)是減輕人民的負擔．漢高祖初定天下，『輕田租十五而稅一．』文帝十三年，前二〇七八年 『除民之田租；』到景帝三年，前二〇六七年 才令民半出租，其間共有一十三年，沒有收過一文的田稅．這是中國歷史上，僅有過一次的事． 從此以後，田租是三十而稅一． 其(二)是簡省刑罰，高祖入關，就和人民約法三章．其後蕭何定九章律，雖然沿用秦法，然而斷獄四百，在實際上，却是簡省的．文景

時代，又屢有減輕刑罰的舉動。（詳見第八章第五節。） 其（三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無為主義．所以賈生勸文帝『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與禮樂』文帝就『謙讓未遑。』（史記本傳） 匈奴屢次入寇，從景帝以前，始終取防禦主義． 這種政策高祖，高后，文帝，景帝，四代相繼，共有六十六年。（前二一一七至二〇五二）他的效果，便是

漢書食貨志：漢興，接秦之弊，諸侯並起，民失作業，而大饑饉，凡米石五千，人相食，死者過半，高祖乃令民得賣子，就食蜀漢。天下既定，民亡蓋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駟，而將相或乘牛車。…… 至武帝之初，七十年間，國家亡事，非遇水旱，則民人給家足。都鄙廩庾盡滿，而府庫餘財。京師之錢，累百鉅萬，貫朽而不可校．太倉之粟，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，腐敗而不可食。衆庶街巷有馬，阡陌之間成羣，乘牸牝者，擯而不得會聚。守閭閻者食粱肉，為吏者長子孫，居官者以為姓號，人人自愛而重犯法，先行誼而黜媿辱焉．

這個富力的增加，也總算得快的了． 然而這種政治，也有個弊病：便是（一）豪強之徒，侵凌窮人，毫無制裁；（二）文化方面，太覺黯然無色；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時的政治．且待下面再講。

第四章　漢朝的武功

第一節　匈奴

秦漢時代，是中國國力擴張的時代。這是為什麼？ （一）戰國以前，是分裂的，秦漢時代，變做統一的大國。（二）去戰國時代未遠，人民尚武之風還在。 （三）從漢初到武帝，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，富力也極充

足．

從秦到『清盛時』二千多年，中國『固定的領土』和『對外擴張的方向』無甚變更．這個規模，是秦始皇開其端，漢武帝收其功，所以說雄材大略的，一定要數秦皇漢武．咱們現在，要講漢朝的武功，因爲匈奴是漢朝一個大敵，就從他講起．我在第一篇第六章第一節裏，不說過當時的匈奴，都是些『分散谿谷』的小部落，只有河套裏的一個部落，稍爲絕大麼？這個部落，便是秦漢時候的匈奴．當秦始皇時候，匈奴的單于，喚做頭曼．秦始皇叫蒙恬去斥逐他，頭曼不能抵抗，只得棄河套北徙．到秦朝滅亡，戍邊的人，都跑掉了，匈奴復渡河而南，仍舊佔據了河套．這時候匈奴國裏，又出了個冒頓單于，東擊破東胡，西走月氏，南幷白羊樓煩二王，又北服丁令等小國，（這個丁令，在貝加爾湖附近．貝加爾湖，當時喚做北海．）就幷有如今的內外蒙古和西伯利亞的南部了．（老上單于時，又征服西域．）

他這時候，便把從前『分散谿谷』的小部落，都幷而爲一．匈奴的統一事業，到此時才算完成．所以史記上說：

> 自淳維以至頭曼，（史記，『匈奴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，曰淳維．』索隱引樂彥括地譜：『夏桀無道，湯放之鳴條，三年而死．其子獯粥，妻桀之衆妾，避居北野，隨畜移徙，中國謂之匈奴．』這種話，靠得住與否，可以暫時不必管他．）千有餘歲，時大時小，別散分離，尙矣．……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，盡服從北夷，而南與

中國爲敵國．

然而他的人數畢竟不多．史記上先說：『控弦之士三十餘萬．』又說：『自左右賢王以下，至當戶，大者萬騎，小者數千，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．』則匈奴控弦之士實在還不足二十四萬．既然『士力能彎弓，盡爲甲騎，』那麼控弦之士之數，一定等於全國壯丁之數；老弱的數目算他加兩倍；婦女的數目算他和男子相等；也還不過百五十萬．（控弦之士）2＝老弱男子之數；控弦之士十老弱＝男子之數；（男子之數）2＝匈奴全人數 所以賈生說『匈奴之衆，不過漢一大縣．』他所以強盛全由於（一）游牧部落性質勇悍（二）處塞北瘠薄之地，當然要向南方豐富之地發展．這是中國歷史上，北狄之患公共的原因．

這時候，他所占據的地方，是『諸左方王將居東方，直上谷，（如今直隸的蔚縣．）以東接濊貉朝鮮．右方王將居西方，直上郡，（如今陝西的膚施縣．）以西接月氏氐羌．而單于之庭，直代（如今山西的代縣．）雲中．（如今山西的大同縣．）』

匈奴和漢朝的兵釁，起於前二一一一年．（以前只算得盜邊，這一次才是正式的交戰．）韓王信既降匈奴，就引導他入寇，（參看第二章第三節）高祖自將擊之，被圍於平城，（在如今大同縣．）七日乃解．於是用劉敬的計策：（一）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，（二）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，（三）約爲兄弟以和親．（劉敬是個戰國的策士，戰國以前，本國人本和戎狄雜居的，用這種「婚姻」「賂遺」的政策，以求一時之安，或爲欲取姑與之計的，是很多．劉敬還是這種舊眼光．然而這時候的匈奴，已經變做大國，不是前此雜居內地的小部落，暫時敷衍，將來就可以不戰而屈的．所以他這種政策，畢竟無效．）從此以後，經過老上（冒頓的兒子；前二〇八五年立．）和

軍臣（老上的兒子，前二〇七二年立．）二世都和漢時戰時和，到伊稚斜（軍臣的兄弟，前二〇三七年立．）手裏，形勢就一變了．

武帝和匈奴啓釁，事在前二〇四四年，用大行王恢的計策，叫馬邑人聶壹陽爲賣馬邑城，誘匈奴單于入塞，伏兵三十餘萬於其旁，要想捉住他．單于還沒入塞，計策到洩漏了．從此以後，兩國就開了兵釁．其中最有關系的有三次(一)是前二〇三八年，衞青取河南地，開朔方郡，恢復秦始皇時的舊界．(二)是前二〇三〇年，因爲伊稚斜單于用漢降人趙信的計策，益北絕漠，要想誘漢兵到那裏，趁他疲極而取之．漢朝便發了十萬騎，——這是官發的，又有私員從馬凡十四萬匹，運糧重的還在外，——叫大將軍衞青，票騎將軍霍去病，各分一半去打他．衞青出定襄，（如今的和林格爾縣．）打敗了單于的兵，追到寘顏山趙信城．（趙信所造的．）霍去病出代，（如今山西的代縣．）二千餘里，封狼居胥山，禪于姑衍，臨瀚海而還．（寘顏山，趙信城，狼居胥山，姑衍，瀚海，都應該在漠北，不能確指其處．）從此匈奴遠遁，漠南無王庭．(三)是前二〇三二年，匈奴西邊的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，漢朝就開了河西四郡，（酒泉，如今甘肅的高臺縣．武威，如今甘肅的武威縣．敦煌，如今甘肅的燉煌縣．張掖，如今甘肅的張掖縣．）從此以後，漢朝同西域交通的路開，匈奴卻斷了右臂了．（參看下節．）這都是武帝時候的事情：

伊稚斜之後，又六傳而至壺衍鞮單于．（伊稚斜子，烏維單于，前二〇二五年立．二〇一八年卒，子詹師盧立，年少，號爲兒單于，二〇一三年卒，季父句黎湖單于立．二〇一二年卒，弟且鞮侯單于立．二〇一二年卒，子狐鹿姑單于立．一九九六年卒，子壺衍鞮單于立．）出兵攻烏孫，這時候，烏孫已尙了中國的公主．前一九八四年，（宣帝本始元年．）中國發五將軍，又叫校尉常惠護烏孫兵，去攻匈奴，匈奴聞漢兵出，驅其畜產遠遁，所以五將軍無所得，常惠的

兵從西方入，却斬首三萬九千餘級，獲馬，牛，羊，驢，騾，橐駝，七十餘萬頭。（這個自然是虛數，然而爲數必也不少。）匈奴怨恨烏孫，這一年冬天，單于自將去攻他，歸途又遇見大雪，士卒凍死了十分之九。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；烏桓入其東；烏孫擊其西；殺傷不少；加以餓死，人民去掉十分之三，畜產去掉十分之五；匈奴竟變做一個弱國了，然而還沒肯服中國。直到前一九七一年，虛閭權渠單于死，（壺衍鞮單于的兄弟，前一九七九年立。）握衍朐鞮單于立，國中又起了內亂。五單于爭立，後來都幷於呼韓邪單于。而呼韓邪的兄呼屠吾斯，又自立做郅支骨都侯單于，殺敗了呼韓邪。於是前一九六三年，（漢宣帝甘露二年。）呼韓邪款五原塞，（如今綏遠道的五原縣。）明年，就入朝於漢。郅支單于見漢朝幫助呼韓邪，料想敵他不過，恰好這時候，康居（見下章）給烏孫所攻，來迎接他去，幷力抵敵烏孫。郅支大喜，便住到康居國裏去。前一九四七年，—元帝的建昭三年，西域都護甘延壽，副都護陳湯，矯詔發諸國兵，把他攻殺了，傳首京師。前漢時代的匈奴，到這時候，便算給中國征服。

第二節　西域

漢時所謂「西域」，其意義有廣狹兩種：初時所謂「西域」，是專指如今的天山南路；『所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』，南山，是如今新疆和青海西藏的界山；北山，是如今的天山山脈；河，就是塔里木河。這是狹義。但是後來交通的範圍廣了，也沒有更加分別，把從此以西北的地方，也一概稱爲「西域」。這「西域」二字，便

變成廣義了。

狹義的西域，有小國三十六，後稍分至五十餘。其種有「塞」，有「氐」「羌」。氐羌是「行國」，塞種是「居國」。諸國大概戶數不過數百，口數不過千餘，或數千。（最大的龜茲，戶數六九七〇，口數八一三一七，勝兵數二一七六。最小的烏貪訾離，戶數四一，口數二三一，勝兵數五七。）其中較大而傳國較久的，只有焉耆，（如今新疆的焉耆縣。）龜茲，（如今新疆的庫車縣。）疏勒，（如今新疆的疏勒縣。）莎車，（如今新疆的莎車縣。）于闐，（如今新疆的于闐縣。）五國。漢時當交通孔道的，有車師，（北道，如今新疆的吐魯番縣。）樓蘭，（南道，如今已淪為白龍堆沙漠。）二國。餘均無足齒數。從此以西北，却有幾個大國。

原來葱嶺以西，是白種人的根據地。（現在歐亞兩洲的界線，在地理上，並不足為東西洋民族的界線；東西洋民族分布的界線，還要推葱嶺帕米爾一帶大山。試觀葱嶺帕米爾以西諸國，和歐洲的歷史關係深，和中國的歷史關係淺可知。）白種有名的古國，要推波斯。後來為馬其頓所滅。亞歷山大死後，部將塞留哥 Seleucus 據敍利亞 Syria 之地自立，是為條支。後來其東方又分裂而為帕提亞，Parthia 巴克特利亞 Bactlia 兩國，便是安息和大夏。大夏之東，也是希臘人所分布。西域人呼為 Ionian，就是 Yavanas 的轉音，這是大宛。大宛之北為康居，再西北就是奄蔡了。（奄蔡，就是元史上的阿速，到將來再講。安息是如今的波斯，大夏，在阿母西爾兩河之間，大宛在其東，大約在如今的吹河流域。其北就是康居，康居的地理，元史譯文證補把他考得很清楚的。原文甚長，不能備錄，可以翻出一參考。奄蔡，也見元史譯文證補。據近世史家所考究，蒲萄苜蓿，亦系希臘語 Botrus Medike 的譯音。—參看近人飲冰室叢著張博望班定遠合傳。這一節又須參考西史。）

這都是阿利安族。漢書上總敍他道：『自宛以西至安息，雖頗異言，然大同，自相曉知也。其人皆深目高鼻，多鬚髯；善市賈爭分銖之利；貴女子，女子所言，丈夫乃決正。』又顏師古說：烏孫『青眼赤鬚，狀類獼猴。』據近代人所研究這種形狀很像德意志人。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。這些國的種族，屬於阿利安，大約可無疑義了。

此外又有所謂「塞種，」大約是白種中的「塞米的族。」Semites其居地本來在如今的伊犂河流域。後來爲大月氏所破，才分散。漢書上說：『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居大夏，而塞王南居罽賓。如今印度的克什米爾。塞種分散，往往爲數國；自疏勒以西，休循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』此外又有烏弋山離，『其草木，畜產，五穀，果菜，食飲，宮室，市列，錢貨，兵器，金珠之屬，皆與罽賓同。』難兜國，亦『種五穀，葡萄諸果，與諸國同屬罽賓，』大約亦系塞種。漢書上明指爲氐羌的，是『蒲犂與依耐，無雷皆西夜類也。西夜與胡異，其種類氐羌。行國，隨畜，逐水草，』此外更無明指爲氐羌的。只有婼羌鄯善，亦係行國；溫宿則『土地物類所有，與鄯善諸國同。』可以推定其爲氐羌。據後漢書，則西夜子合，各自有王。又有德若，『俗與子合同，』又載車師，蒲類，移支，且彌，亦均係行國。移支『俗勇敢善戰，以寇抄爲事。皆被髮。尤酷與羌類。』此外都不明著其種族。　西域諸國前後漢書載其道里方位很詳，如今的新疆省，設縣不多。若把縣名來注，反覺粗略。若把小地名來注，太覺麻煩。反不如檢閱原書的清楚而正確了。所以除幾個大國之外，不再詳注今地。　若要精密研究，看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注最好。

漢初中國西北的境界，限於黃河。渡河而西，祁連山脈之北，是大月氏。後來河西四郡之地。從大月氏再向西，便是西域三十六國了。大月氏本來是個強國，冒頓和老上單于時，兩次爲匈奴所破，逃到伊犂河流域，奪了塞種的

地方。（塞種於此時南君罽賓。）烏孫本來和大月氏雜居的，營爲大月氏所破，到這時候，便借兵於匈奴，再攻破大月氏。於是大月氏西南走，奪了大夏的地方。烏孫便住在伊犂河流域。

漢武帝聽得大月氏是個大國，想和他夾攻匈奴，募人往使，張騫以郎應募前往，路經匈奴，給匈奴人留住。一年多，張騫逃到大宛。大宛派個翻譯，送他到康居，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。這時候，大月氏得了「沃土」，殊無「報胡之心」。張騫留了一年多，不得要領而歸。恰好這時候匈奴的渾邪王，殺掉休屠王降漢，漢朝得了河西的地方。張騫建言，招烏孫來住。漢武帝就派他到烏孫，烏孫不肯來；而張騫的副使，到旁國去的，頗帶了他的人回來。漢武帝由是銳意要通西域，一年之中，要差十幾回使者出去。

使者走過各國，各國是要撥糧挑水，供給他的。加之當時出使的人，未必個個都是君子，頗有些無賴之徒，想借此發些財的。（因爲所帶金帛甚多。這種金帛，回來時候，未必有正確的報銷。要是無賴一點，沿路還可以索詐。或者還可以帶著做點買賣。）其行徑，頗不敢保他正當。因此當道諸國，頗以爲苦。於是樓蘭車師先叛。前二〇一九年，漢武帝發兵打破了這兩國。後來又有人說大宛國裏有一種「天馬」，漢武帝差人帶了「金馬」去換他的，大宛王不肯，和漢使衝突，把漢使殺掉。武帝大怒，派李廣利去打大宛。第一次因爲路遠，糧運不繼，不利。武帝再添了兵去，前二〇一二年，到底把大宛打破。大宛離漢甚遠，給漢朝打破之後，西域諸國，見了漢朝，就有些懼怕。加之以烏孫也是一個大國，他起初和中國，頗爲落落寡合，後來因爲時常同中國往來，匈奴人要想攻他，烏孫人急了，就尙了中國的公主。從此以後，烏孫和中

國往來極爲親密。這都是漢朝的聲威，所以遠播的原因。　至於三十六國，當老上單于攻破月氏之後，就臣服匈奴。『匈奴西邊日逐王，置僮僕都尉，使領西域，常居焉耆危須之間，賦稅諸國，取給足焉。』從渾邪王降漢之後，而漢通西域之路始開。攻破大宛之後，則『敦煌西至鹽澤，（如今的羅布淖爾。）往往起亭，而輪臺（如今新疆的輪臺縣。）渠犂，（輪臺東。）皆有田卒數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領護，以給外國使者。』然而當這時候，匈奴還時時要和中國爭西域。前一九七九年，鄭吉攻破車師，屯田其地，保護了南道。一九七〇年，匈奴內亂，日逐王降漢。於是匈奴所置的僮僕都尉銷滅，而中國叫鄭吉幷護南北兩道，謂之都護。（治烏壘城，在如今庫車縣東南。）元帝時，又設立戊己校尉，屯田車師。西域諸國，就全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了。（南道，是如今從羌婼且末經于闐到莎車的路。北道，是從吐魯番經焉耆庫車到疏勒的路。當是的爭奪西域，只是爭兩條通路，而漢朝以屯田爲保護路線的政策。）

第三節　朝鮮

貉族的情形，第一編第六章第三節，已經講過了。當漢武帝時，貉族在如今奉天吉林兩省之間，大約從東遼河的上游起，北據松花江流域。（當時遼東部的塞外。）漢人稱之爲濊，（亦作薉。）役屬「衞氏朝鮮」。

朝鮮是亞洲一個文明的古國，他的始祖，就是中國的箕子，這是人人知道的。但是箕子的立國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這個却是疑問。　朝鮮的古史，當箕氏爲衞滿所滅時，全然亡失。朝鮮人要講古史，反得借資於中國。朝鮮人所自著的，只有新羅的僧人無極所作的東事古記。然而這部書不大可靠。據東事古記說：唐堯時

代，有一個神人喚做檀君，立國於如今的平壤，國號朝鮮。到商朝的中葉，傳統才絕。這一段話，近來史家都不甚信他。箕子的立國，向來都說在平壤，近來也有人疑心，說箕子所走的朝鮮，實在如今的遼西。到後來，才逐漸遷徙而入半島部的，但也沒有十分充足的證據。

朝鮮當戰國時代，曾經和燕國交兵，給燕國打敗了。這時候，遼東地方，全爲燕國所據。朝鮮和燕國，以浿水爲界。（如今的大同江。）秦滅燕之後，又擴充到浿水以東。秦滅漢興，仍以浿水爲界。盧綰之亂，燕國有個人喚做衞滿，逃到朝鮮，請於朝鮮王準，願居國的西境，替朝鮮守衞邊塞，朝鮮王許了他，（所住的，大約就是秦朝所占浿水以東的地方。）後來衞滿勢力大了，就發兵去襲朝鮮，朝鮮王戰敗，逃到馬韓部落裏，衞滿就做了朝鮮的王。

三韓在朝鮮半島的南部。馬韓在東，占如今忠淸全羅兩道，馬韓之東是弁韓，弁韓之東是辰韓，占如今的慶尙道。漢武帝時，要想到中國來朝貢，這時候，衞滿已經傳子及孫，名爲右渠，阻礙三韓，不許他到中國來。又襲殺中國的遼東都尉。前二〇二〇年，漢武帝發兵兩道，把朝鮮滅掉，將其地分置樂浪，（如今的黃海平安兩道。）臨屯，（漢江以北）玄菟，（咸鏡南道）眞番，（地跨鴨綠江。）四郡，從此以後，朝鮮做中國的郡縣好幾百年，直到東晉時代，前燕慕容氏滅亡，中國在遼東的勢力，才全失墜。

濊貊的酋長南閭，前二〇三九年，曾經率男女二十八萬口內屬，漢武帝替他置了個滄海郡，隔幾年又廢

掉了。朝鮮滅後，濊人有一支，遷到半島的東部去的，喚做東濊，又喚做不耐濊。留居故地的，就是後來的夫餘。

第四節　閩粵南越和西南夷

以上三節所說，都是對外的事情，却是「中國本部的統一」，也到漢武帝手裏，規模才大定的。秦始皇略取南越地，置桂林，南海，象三郡，已見第一章。秦朝滅亡的時候，龍川令趙佗并了這三郡之地，自稱南越武王。越國滅亡之後，『諸族子爭立，或為王，或為君，濱於江南海上，服朝於楚，』（史記越句踐世家。）秦有天下，取其地置閩中郡，粵王無諸，和他的同族名搖的，都佐諸侯滅秦有功。漢高帝立無諸做閩越王，（都治如今福建的閩侯縣。）惠帝又立搖做東甌王。（如今浙江的永嘉縣。）前二〇四九年，閩越攻東甌，武帝發兵救之，兵還沒有到，閩越兵先已退去，東甌請「舉國內徙。」於是徙其人江淮間，東甌的地方，就空了起來。前二〇二三年中國滅掉南越，又滅掉東越，福建廣東兩省，就永入中國版圖。

當時又有所謂西南夷，漢書敍述他的形勢，是

南夷君長以十數，夜郎最大。（如今貴州的桐梓縣。）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，滇最大。（如今雲南的昆明縣。）自滇以北，君長以十數，邛都最大。（如今四川的西昌縣。）此皆椎結，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，西自桐師以東，北至葉榆，名為巂，昆明。（如今雲南的大理縣。）編髮，隨畜移徙，無常處，亡君長，地方可數千里。

自巂以東北，君長以十數，徙，莋都，最大。（徙如今四川的天全縣。莋都如今四川的清谿縣。）自莋以東北，君長以十數，冉駹最大。（如今四川的茂縣）其俗或土著或移徙，在蜀之西。自駹以東北，君長以十數，白馬最大。皆氐類也。

以上所述第一類是濮族—猓玀—從黔江流域到金沙江流域，文明程度最高。第二種大約也是氐羌一類。（因爲若是粵族，便要斷髮，氐羌則或編髮。—就是辮髮—或被髮。又粵族本居沿海，沒有畜牧的。這一族人『隨畜移徙』，明是從北方高原之地遷來。所以知道他是氐或羌族。）在瀾滄江流域。文明程度極低。第三種是氐族，在岷江大渡河流域，和嘉陵江上源。

漢武帝時，有一個人喚做唐蒙，出使南越。南越人請他吃蜀的「枸醬」，唐蒙問他你這枸醬，從什麼地方來的。南越人說：從夜郎國裏走牂牁江來的。（如今的北盤江。）唐蒙才曉得走牂牁江，可以通南越。回來時候，就上書武帝。請通夜郎，以爲是「制粵一奇」。武帝就拜唐蒙做中郎將，去曉諭夜郎。於是把夜郎的地方，置了個犍爲郡。隔了幾年，公孫弘做了宰相，說「事西南夷繁費」，於是「罷事西南夷」。後來張騫從西域回來，說在大夏時看見蜀的布，和邛的竹杖，問他從什麼地方來。他說從身毒國來的。（如今的印度。）如此看來，從蜀走西南夷，一定可通身毒，到得身毒，就可以通大夏。這一條路，比走「匈奴中」安穩得多了。於是再事西南夷，要想找通身毒的路。找了幾年，到底找不到。伐南越這一年，發了夜郎的兵，沿牂牁江而下，夜郎等國，起初以爲漢朝離他遠，斷不能占他的地方的，且樂得弄些繒帛，所以都聽了唐蒙的話，願意等中國去置郡。到這時候，見中國要發他的兵，

出去打仗，就有些不願意，於是夜郎附近的且蘭（如今貴州的平越縣）先反，給漢朝打破了，把他的地方，置了個牂牁郡。於是「西南夷振恐，」紛紛都請「置吏，」就邛都（越嶲郡）、筰都（沈黎郡）、冉駹（汶山郡）、白馬（武都郡）的地方都置了郡，後二年，又滅掉了滇，把他的地方，置了個益州郡。

從漢武帝通西夷之後，雲南貴州，也算入了中國的版圖，本部十八省的規模，就此定下來了。然而因「枸醬」而通西南夷，因「蜀布」「邛竹杖」而再事西南夷，都是以商人的販運為其動機的，這種事情，研究起來，覺得殊有趣味。

第五章　前漢的衰亡

第一節　漢武帝的內政

漢武帝這個人，武功文治，亦有可觀。（他的文治見第八章第六節）然而他這個人，太「不經濟。」他所做的事情，譬如「事四夷，」「開漕渠，」「徙貧民，」原也是做得的事。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，他做起來，總得花到十個八個。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後緩急，按照財政情形，次第舉辦。無論什麼事情，總是想着就辦，到錢不彀了，却再想法子，所以弄得左支右絀。至於「封禪，」「巡守，」「營宮室，」「求神仙，」就本是昏憒的事情。我如今且把武帝手裏羅掘的事情，舉其大者如下。

(一)募民入奴婢，得以「終身復」，其本來是「郎」的，就再增加爵秩。後來又命民「買爵」，「贖禁錮」「免贓罪」，特置「武功爵」十七級，賣給百姓，共直三十餘萬金。

(二)用齊的大鹽商東郭咸陽，南陽大冶孔僅管鹽鐵。鐵器皆歸官鑄，鑄鹽的，都得用官發的器具。又榷酒酤。

(三)算緡錢舟車。做賣買，放利息的人，有資本二千個錢，出一算。一百二十個錢。做手藝的人，有資本四千個錢，出一算。有軺車的人，出一算，商賈有軺車的出兩算。船長五丈以上，出一算。

(四)置均輸 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做大農丞，又代孔僅等盡管天下鹽鐵。桑弘羊想了一個法子，叫各處地方，把本地的「出口貨」，做「貢品」，官却把他販賣到別處。

(五)改錢法 秦有天下，仍定以黃金銅錢爲貨幣。黃金用「鎰」計重，銅錢仍照周朝的舊樣子。每一個重「半兩」，上面就鑄着「半兩」兩個字。漢興，黃金仍用斤計，重錢文的輕重，屢次改變，最後才定爲「五銖」。初用「莢錢」。高后二年，行「八銖錢」——就是半兩，——六年行五分錢。——就是莢錢。——文帝時，鑄四銖錢，武帝初年，改做三銖，後來又行半兩，最後才改做五銖。五銖通行以後，銅錢的輕重，就沒有改變。漢朝的五銖錢，在唐鑄「開元通寶」以前，始終算做良好的貨幣。文帝時，『除盜鑄令，使民放鑄，』銅錢本已很多。武帝時，用度不足，就卽多銅的山鑄錢，『錢益多而輕。』『乃以白鹿皮方尺，緣以繢，爲皮幣，直四十萬。王侯宗室朝覲聘享，必以皮幣薦璧，然後得行。又造銀錫白金。』白金三品，其一曰重八兩。圜形，其文龍。名白撰，直三千。其二較輕，方形，其文馬，直五百。其三更輕，其文龜，直三百。銷半兩，鑄三銖；禁

私鑄。後來爲三銖錢輕，又鑄一種「赤仄錢」一當五。然而白金赤仄，畢竟俱廢不行。到後來，到底『悉禁郡國毋鑄錢，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。諸郡國前所鑄錢，皆廢銷之，輸入其銅三官』。錢法才算大定。這一次的辦法，卻頗合於「貨幣政策」的原理。所以錢法就此定下來。可見天下事不合學理，是不行的。

以上幾條，第一條波及吏治，固不必言；而且「買復」去民太多，則『徵發之士益鮮』，就不得不再興別種苛法。官筦鹽鐵，則物劣而價貴。算舟車，則商賈裹足，物品缺乏。設均輸的時候，桑弘羊說：『如此，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，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。』則明是和商賈爭利，而其害人最甚的，尤要算「算緡」和「變亂錢法」。漢書食貨志說：『……告緡徧天下，中家以上，大氐皆遇告。……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，（師古曰：曹，輩也；分輩而出爲使也。）往往即治郡國緡錢。得民財物以億計，奴婢以千萬數，田大縣數百頃，小縣百餘頃，宅亦如之。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。民媮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業。』這種行爲，簡直和搶劫無異。論錢法，則文帝時聽民鑄錢，本已害人不淺。賈生說：『法使天下公得……鑄銅錫爲錢，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，其罪黥。然鑄錢之情，非殽雜爲巧，則不可得贏；而殽之甚微，爲利甚厚。夫事有召禍，而法有起姦；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，各隱屏而鑄作，因欲禁其厚利微姦，雖黥罪日報，其勢不止。迺者民人抵罪，多者一縣百數；及吏之所疑，榜笞奔走者甚衆。夫縣法以誘民，使入陷阱，孰積於此。』又說：『今農事棄捐，而采銅者日蕃，釋其耒耨，冶鎔炊炭。』可謂「怵目劌心」了。到武帝時，『法錢不立』，而突然禁民私鑄，這時候的錢，並不是不能私鑄的，而且私鑄了是很有利的。

大抵禁止私鑄，只有兩個法子：其(一)是國家所鑄的錢，技術極精，人民不能效爲；其(二)是「鑄造費」極多，私鑄無利；此外都不足恃的．武帝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之後，所鑄的錢，大約頗爲精工．漢書食貨志，說私鑄的人．『計其費不能相當』，就自然沒有人鑄了．政府想借鑄錢取利，專靠嚴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鑄．於是『自造白金五銖錢後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．其不發覺相殺者，不可勝計．赦自出者百餘萬人．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無慮皆鑄金錢矣．』就演成極大的慘劇了．

文景以前，七十年的畜積，到此就掃地以盡；而且把社會上的經濟，弄得擾亂異常；這都是漢武帝一個人的罪業．然而還有崇拜他的人．不過是迷信他的武功．我說：國家的武功，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，並非一二人所能爲；以武帝時候中國的國力，儻使眞得一個英明的君主，還不知道擴充到什麼地步呢?「漢武式」的用兵，是實在無足崇拜的．參看第八章第四節

第二節　霍光廢立和前漢的外戚

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，許多「方士」「神巫」，都聚集京師，就有「女巫」，往來宮中，教「美人」把「木人」埋在地下，說可以度厄．到後來，就互相告訐，以爲「呪咀」．於是「巫蠱」之獄起．　水衡都尉江充，和太子有隙．武帝派他去治此獄，他就說在皇后太子宮裏，得到木人更多．太子急了，要見武帝面訴，江充又不許，太子無法，只得矯詔發兵，把江充殺掉，因而造反，兵敗自殺．　於是武帝就沒有太子，到晚年，婕妤趙氏，生子弗陵，武帝想立他做太子，恐怕身後兒子幼小，母后專權．先把趙婕妤殺掉，然後立他．武帝崩，弗陵立，這個便是昭帝．霍光，

金日磾，上官桀同受遺詔輔政。武帝的兒子燕王旦，因爲年紀比昭帝大，反不得立，有怨望之心。和上官桀桑弘羊同昭帝的姊姊蓋長公主等結連謀反，事覺伏誅。自此大權盡歸於霍光。昭帝死，無子，此時武帝的兒子，只有廣陵王胥在。霍光說廣陵王曾經犯罪，給先帝廢掉的，不可立。迎立了武帝的孫子昌邑王賀，一百天，把他廢掉了。再迎立戾太子的孫子病已，改名爲詢，這個便是宣帝。宣帝立，大權還在霍光之手。宣帝少時，因戾太子之故，繫掖庭詔獄。幾乎喪命。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。後來替他娶了個許廣漢的女兒。宣帝在民間，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，和丈母家許氏。卽位之後，把許氏立爲皇后。霍光的夫人名顯，想把自己的女兒，立做皇后，聽得大怒。趁許皇后生了太子，（就是元帝）教一個女醫生，進毒藥，把他藥死，霍光的女兒就立做皇后。霍光死後，宣帝漸奪霍氏之權。霍光的兒子禹，姪孫雲，山，相對而泣，霍光的夫人也急了。就把當初謀弒許皇后的事情告訴他們，他們大驚道：這是滅族的事，如何使得。於是就有反謀，事情發覺，都給宣帝殺掉。（郭皇后也廢掉。）按霍光的廢立，向來讀史的人，都說他大公無私。把他和伊尹並稱，謂之「伊霍」。然而看漢書霍光傳，廢掉昌邑王之後，殺掉他羣臣二百餘人。『出死，號呼市中曰：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』再看夏侯勝傳『昌邑王嗣立，數出。勝當乘輿前諫曰：天久陰而不雨，臣下有謀上者，陛下出欲何之。……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欲廢昌邑王，光讓安世以爲泄語，安世實不言。乃召問勝，勝對言在洪範傳曰：皇之不極，厥罰常陰，時則下人有伐上者，惡察察言，故曰臣下有謀。光安世大驚，以此益重經術士。』則霍光和昌邑王，明是互相齮齕之局。再看後

來霍氏的權勢和他的結局，則所謂「伊霍」和歷代所謂「權臣」原相去無幾。原來把科學家的眼光看起來，人是差不多的，——在科學上，是不承認有什麽非常之人，也不承認有什麽大善極惡之人的。研究歷史的目的：在於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較而觀其會通；就是要把許多事情歸納起來得一個公例。若把儒家改制所託的話，通統認作實在，在後世，都是『欺人孤兒寡婦』的操莽，而古代忽然有個「天下爲公」的堯舜，在後世，都是『彼可取而代也』的項羽，『大丈夫當如此也』的漢高，而在古代，忽然有個『非富天下』的湯，『以至仁伐至不仁』的武王。那就人的相異「如金石與卉木之不同類」，就無從互相比較，無從把許多事情歸納了而得其公例，科學的研究根本取消了。所以這個「偶像」不能不打破他。並不是要替死人爲難。

霍光秉政的時候，鑒於武帝時天下的疲弊，頗能安靜不擾，與民休息。天下總算安穩。霍氏敗後，宣帝親攬大權，宣帝是個「舊勞於外」的人，頗知道民生疾苦，極其留意吏治，武帝和霍光時，用法都極嚴。宣帝却留意於平恕，（參看第八章第五節）也算西漢一個賢君。宣帝死，元帝立，從此以後，便步步入於「外戚政治」了。

外戚不是偶然發生的東西，是古代社會組織上，當然有的一種階級，我在第二章第三節裏，已經說過了。却是中國從秦漢而後，又有所謂「內重」「外重」之局。「外重」是外有強臣，政府無如之何；到後來，便變成「分裂」之局。像後漢變做三國是。內重是中央政府，權力甚強，政府說句話，通國都無如之何；到後來便成了權臣篡國之局。像王莽的代漢是。前漢時代，地方政府的權力，本來只有諸侯王是強的。從七國之亂以後，

漢初的封建名存而實亡，就成了內重之局，而外戚又是當時社會上一個特別的階級，那麼，漢朝的天下，始終送在外戚手裏，是勢所必至，無可挽回的。因為任用賢才，是有英明的君主才能殼，是特別的事情。普通的君主，就只能照常例用人，而當時的社會，還沒有脫除階級思想。照常例用人，不是宗室，就是外戚。宗室是經過七國之亂以後，早已視為「禁忌品」，斷不能用他秉政的。那麼，照常例用人，就只有外戚。英明的君主，不能常得，所以外戚的被任用，是勢所必至，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。

漢朝外戚的專權，起於元帝時候，元帝即位，任用外戚史高，又用了舊時的師傅蕭望之，周堪。元帝是個「柔仁好儒」的人，頗崇信師傅的說話。史高心上，不大高興，就和宦官弘恭，石顯，結連，把蕭望之，周堪，排擠掉，這是漢朝外戚和宦官，發生關係之始。成帝即位，任用外家王氏，王鳳，王音，相繼為相，權力大盛，「郡國守相，皆出門下，」內官更不必說。王氏之勢，由此而成。成帝無子，立姪兒子欣做太子，是為哀帝。哀帝頗喜攬大權獨攬，要「上法武宣」，然而他這個人，其實是糊塗的。罷斥王氏之後，仍代以外家丁氏，和祖母的同族傅氏，又寵愛了嬖人董賢，給他做了大司馬，所以政治毫無改善之處。哀帝亦無子，死後，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后王氏，即日駕幸未央宮，收取璽綬，召了他的姪兒子王莽來「定策，」迎立了元帝的孫兒子衎，這個就是平帝，奪掉董賢的官，董賢自殺。又逐去傅氏，丁氏，滅掉平帝的母家衛氏。於是大權盡歸於王莽。平帝即位的時候，年尚幼小，到後來長大了，為衛氏之故，心常不悅。為王莽所弒。迎立宣帝的元孫嬰，號為孺子，莽「居攝，」稱「假皇帝，」前一九〇四年，把他廢掉自立，改國號曰新。

漢世系圖

(一)高祖劉邦─(二)惠帝盈
　　　　　　─(三)文帝恒─(四)景帝啓─(五)武帝徹─戾太子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(六)昭帝弗陵
(七)宣帝詢─(八)元帝奭─(九)成帝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康─(十)哀帝欣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興─(十一)平帝衎

第六章　社會革命

王莽這個人,後世都把他罵得是個「十惡不赦」的了,然而他實在是個「社會革命家」。要曉得王莽是個怎樣人,先要曉得西漢的社會,是個怎樣的社會.我不說(一)大地主(二)豪商(三)擅山澤之利的,是當時社會上的富豪階級麼?要曉得當時的情形如何,我且引兩個人的話來做證.

今農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;其能耕者,不過百畝;百畝之收,不過百石,春耕夏耘,秋穫冬藏;伐薪樵,治官府,給繇役;春不得避風塵,夏不得避暑熱,秋不得避陰雨,冬不得避寒凍;四時之間,亡日休息;又私自送往迎來,弔死問疾,養孤長幼在其中;勤苦如此:尚復被水旱之災,急政暴虐,賦斂不時,朝令而

暮改；當其有者半賈而賣；亡者取倍稱之息；於是有賣田宅，鬻子孫，以償責者矣；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，小者坐列販賣；操其奇贏，日游都市；乘上之急，所賣必倍；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蠶織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；亡農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；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過吏勢，以利相傾，千里游敖，冠蓋相望，乘堅策肥，履絲曳縞；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。漢書食貨志晁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拜爵。

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亡立錐之地。又顓川澤之利，管山林之饒，荒淫越制，踰侈以相高；邑有人君之尊，里有公侯之富；小民安得不困。……或耕豪民之田，見稅十五。師古曰：……十分之中，以各輸本田主也。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，而食犬彘之食。……古井田法雖難卒行，宜少近古，限民名田，以澹不足。……去奴婢，除專殺之威。服虔曰：不得專殺奴婢也。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武帝。

此外類乎此的話還多，一時也徵引不盡。史記平準書說：文景極盛之後，『網疏而民富，役財驕溢，或至兼并』似乎兼并之禍，是起於武帝以後的。然而其實不然。試看晁錯的話，當文帝時，農民的困苦，業已如此，再看荀悅說：

古者什一而稅，以為天下之中正也；今漢氏或百一而稅，可謂鮮矣；然豪強人占田逾侈，輸其賦大半。官家之惠，優於三代；豪強之暴，酷於亡秦。是上惠不通，威福分於豪強也。文帝不正其本，而務除租稅，適足

以貲豪強也。據文獻通考引。

可見第三章所引漢書食貨志所述的盛況，只是社會的總富頗有增加，並沒有普及於衆人。不過這時候，承大亂之後，人心容易厭足，再加以當時政令的寬簡，也就暫時相安罷了。 這種貧富的階級，從東周以後，逐漸發生成長，根深蒂固，區區秦漢之際幾年的戰亂，如何就得破除？那麽，如何會從武帝之後才發生呢？所以漢朝的儒者，沒一個不謳歌頌禱井田的。退一步，便是「限民名田」。哀帝初，師丹孔光等輔政，曾擬有實行的辦法，給豪貴反對而罷。也見漢書食貨志。 後世的人，都笑他們迂闊，安知道在當時實在是時勢所要求？在這種情勢之下，要想什麽「限民名田」等平和緩進的方法，和富豪商量，請他讓步，畢竟是無望的。所以王莽即位之後，就取斷然的處置。下令道：

……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屬，皆不得賣買。其男口不盈八，而田過一井者，分餘田與九族鄉黨。

這種辦法，還承認奴婢是私屬，總還算和平的。然而到底不能實行，三年之後，就下詔『諸食王田及私屬，皆得賣買』。

「田曰王田」是所以剝奪大地主的權利。他當時又立了五均，司市泉府。司市以四時仲月，定出一個物價的標準來。商人的東西有賣不掉的，五均按平價買進。有要借錢的，泉府可以出借，按月取息百分之三。這個，大約是所以救濟小資本家和勞力的人，摧抑重利盤剝的。又設六筦之令，官賣酒，鹽，鐵器，鑄錢，稅「采取名

山大澤各物」的人．

他所行的事最不可解的，是廢掉漢朝的五銖錢，更作金，銀，龜，貝，錢，布五物，六名，二十八品．（錢貨六品，銀貨二品，龜寶四品，貝貨五品，布貨十品，黃金另爲一品，在外．）大概當時的人，有一種思想，以爲貨幣是富豪所用以兼并貧民的．所以務求減殺他的效力．晁錯說：『夫珠玉金銀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．……其爲物，輕微易臧，在於把握；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；此令臣輕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鄉；盜賊有所勸，而亡逃者得輕資也．』就是這一種思想的代表，王莽大約也是抱這種思想的人．

王莽的立心，雖然是爲民請命，然而他所行的政策，實在是背於經濟原理的．所以弄得『農商失業，食貨俱廢．』（漢書王莽傳上的話．）他更有一誤點，就是過於「迷信法治」，不管目前的事情．漢書王莽傳說：

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，故銳思於地理，制禮作樂，講合六經之說，公卿旦入暮出，議論連年不解決．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．縣宰缺者數年，守兼一切，貪殘彌甚．

再加以種種迂闊的行爲，（如大改州郡名及官名等．）自然要土崩瓦解了．

然而王莽所以失敗，還有一個大原因，原來古代的治法，是從極小的地方做起的．所謂國家，起初都是個小部落．君主和人民，本不十分懸隔；而政治上的機關，卻極完備；所以一切事務，易於推行；而且也易於監察，難於有弊．到後世，就大不然了．一縣的地方，甚或大於古代的一國，何況天子．而所設的機關，卻極其疏闊．就

有良法美意，也無從推行。而且專制國的官吏，都是對於君主一個人而負責任的；君主監察所不及，就無論什麼事情，都做得出來的。（固然也有好的，然而政治上不能希望人家自己。）那麼，更有什麼事情能辦得好；不但辦不好，而且總是有弊，倒不如一事不做，還好希望苟且偷安，「漢文式」政治的所以成功，其原理就在乎此；「反漢文式」政治的所以失敗，其原理也在乎此。王莽也是其中的一個人。（所以中國一切事情的停滯不進，和君主專制政體，是有很深的關係的。）

然而王莽這個人，他的道德，他的人格，畢竟是很可景仰的。漢書本傳說他初起的時候道：

> 莽羣兄弟，皆將軍五侯子，乘時侈靡，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。莽獨孤貧，因折節為恭儉，受禮經，師事沛郡陳參，勤身博學，被服如儒生。
>
> ……爵位益尊，節操愈謙。散輿馬衣裘，振施賓客，家無所餘。收贍名士，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。
>
> 莽既拔出同列，繼四父而輔政，……遂克己不倦。聘諸賢良，以為掾史。賞賜邑錢，悉以享士。愈為儉約；母病，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，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布蔽膝；見之者以為僮使，問知其夫人，皆驚。

這許多事情，後人都把個「偽」字一筆抹殺了。我要請問，何以見得他一定是偽的呢? 人家一定說：他後來做了皇帝，所以見得他起初都是偽的。 我要請問，在從前那種政體之下，一個人有了非常的抱負，要行非常的改革，不做君主，是否能始終貫澈。 為了貫澈自己的主張的原故，事勢上皇帝又可以取得到手，是否可以取來做一做，以實行自己的主張。 還是應該謹守君臣之義，專做一姓一家的奴隸，聽憑天下的事

情，一切敗壞決裂。人家又要說他所做的事情，一件都沒有成功。然而我沒聽見把成功失敗，判決人的好壞的。

他當時，爲了實行自己的主張的原故，把兒子都殺掉，是何等廓然大公。比第一編第三章第三節所述的『堯殺長子』何如。他爲了辦理天下事務之故，至於『常御燈火，猶弗能勝』是何等勤力。到後來敗亡的時候，火都要燒到身上了，他說『天生德于予，漢兵其如予何。』是何等自信力。

咳！王莽這種人，在政治上雖然失敗，他的道德，他的人格，畢竟是深可景仰的。

第七章　後漢的興亡

第一節　光武的中興

王莽變法，把當時社會上的經濟關係，攪得稀亂，自然要民愁盜起。

當時聚衆劫掠，和官府小小反抗的，到處都是。而其勢力最大，畢竟成爲擾亂種子的，就是綠林兵。這一枝兵，起初藏匿在湖北綠林山中，（在當陽縣境內）所以得綠林之名。後來分爲兩枝，一支向南郡，（如今的江陵縣。）號爲下江兵。一支向南陽，號爲新市兵。隨縣平林鄉人，（隨縣就是如今湖北的隨縣。）也起兵附和他，稱爲平林兵。漢朝的宗室劉玄，就在軍中。景帝五世孫劉縯劉秀也起兵舂陵，（如今湖北的棗陽縣。）和新市平林兵合。於是大家會議，立那一個做皇帝。「南陽

諸豪，」要立劉縯。而新市平林諸將，要立劉玄，畢竟是新市平林諸將勢力大，把劉玄立做皇帝。他起初號爲更始將軍。所以歷史上就都稱他做更始。更始旣立，北據南陽，王莽發大兵四十萬去攻他，和劉秀等戰於昆陽。（如今河南的葉縣。）大敗，於是響應的人，四面而起。更始派兵兩支：一支攻洛陽，一支攻武關，攻武關的兵，先入長安，王莽被殺，這是前一八八九年的事。　更始這時候，已遷都洛陽。明年，又遷都長安。這時候，海內的人，望治頗切。而更始給平林新市諸將挾持住，不能有爲，諸將所幹的，都是些强盜行逕的事情，不成體統。於是四海失望，關中離心。他們又把劉縯殺掉，劉秀因出徇河北，未與其難，於是劉秀先把河北平定，取了河內，以爲根據地。這時候天下大亂。擁兵刼掠的人，到處都是。而琅邪樊崇等一派，都「朱其眉以自別」號爲「赤眉」，其衆尤盛，前一八八七年，赤眉擁衆入關，更始被殺。這時候劉秀已經在河北做了皇帝——後漢光武帝。洛陽太守朱鮪，本來是忠於更始的。更始死後，才把洛陽投降光武，於是光武遷都洛陽，所以後世稱光武以後爲東漢。

光武旣都洛陽，明年，關中大饑，赤眉東走，光武勒兵宜陽，（如今河南的宜陽縣。）脅降了他，於是歷年的流寇掃清，天下漸有澄淸之望。然而割據一方的，還有

延岑（據漢中，後來投降公孫述。）

隗囂（據隴西。）

竇融　據河西五郡。

公孫述　據成都，全有益州。

李憲　據淮南。

劉永　梁孝王八世孫，據睢陽。

佼彊董憲張步　這三個人，和劉永結連，據如今山東的東部。

秦豐　據黎邱。

田戎　據夷陵。

盧芳　據九原，和匈奴結連。

其中除竇融以河西五郡降漢，不煩兵革外只有隗囂能得士心，公孫述習於吏事，稍有規模。其餘都是強盜行逕，給光武以次削平，天下就此大定了。

第二節　後漢的武功

光武既定天下，頗能輕徭薄賦，撫綏百姓；明帝章帝兩代，也頗能謹守他的成法；所以這三代，稱為東漢的

治世。然而東漢一代，內治上的政策，不過因襲前漢，無甚足述。只有明章和三代的戡定外夷，却是竟前漢時代未竟之功，而替後來五胡亂華伏下一個種子，其事頗有關係，現在述其大略如下。

匈奴從呼韓邪降漢之後，對於中國極爲恭順。後來休養生息，部落漸漸盛了。就埋下一個背叛驕恣的根源。再加以王莽時，撫馭的政策失宜，於是烏珠留若鞮和呼都而尸兩單于，就公然同中國對抗。北邊大受其害。前一八六六年，呼都而尸單于死，子蒲奴立，連年旱蝗，赤地千里。烏桓乘隙攻破之，於是匈奴北徙數千里，漠南遂空。先是呼韓邪單于約自己的兒子，依次序立做單于，所以從呼都而尸以前六代，都是弟兄相及。呼都而尸要立自己的兒子，把兄弟知牙斯殺掉，烏珠留的兒子比，領南邊八部，心不自安。前一八六四年，自立做呼韓邪單于，投降中國。于是匈奴分爲南北。南匈奴的單于，入居西河美稷縣（如今的鄂爾多斯左翼中旗。）分派部下，駐紮邊地，幫中國巡邏守禦。中國人也待他甚厚。章帝末年，北匈奴益形衰弱，南匈奴要想并吞他，上書請兵，剛剛章帝死了，和帝即位，竇太后臨朝，派自己的哥哥竇憲出兵，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，勒石燕然山而還。（大約在如今杭愛山一帶。）過了兩年，（前一八二一）竇憲又派左校尉耿夔出兵，大破北匈奴於金徽山。這一次出塞五千餘里，爲從前漢以來出兵所未曾到。（金徽山，大約在外蒙的極西北。）從此以後，匈奴就遠引而去，其偶然侵犯西域的，都只是他的分部。正支西入歐洲，就做了後世的匈牙利人。（匈奴龍庭，史漢都沒有明說，他的地方大約從漢開朔方郡以前，在陰山山脈裏，所以侯應議罷邊塞事，說：『北邊塞至遼東，外有陰山，東西千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獸，本

冒頓單于，依阻其中，治作弓矢，來出爲寇，是其苑囿也。』—見前漢書匈奴傳—兒單于以後，所住的地方，離余吾水很近—天漢四年，且鞮侯單于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，而自以精兵十萬待水南。征和二年，右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，居兜銜山，壺衍鞮單于時，北橋余吾，令可渡，都見漢書匈奴列傳。—余吾和仙娥，似乎是一音之轉。那麼，匈奴徙居漠北之後，是住在如今色楞格河域的，合第四章第一節和第一編第六章第一節看，這種人，從中國本部的北方，逃到漠南。從漠南逃到漠北，再從漠北輾轉遷入歐洲，種族的遷移，可謂匪夷所思了。

王莽末年，不但匈奴背叛，就西域也都解體。然而這時候，匈奴也無甚力量懾服西域，所以西域地方，就變做分裂的形勢。北道諸國，臣服匈奴，南道地方，却出了一個莎車王賢。戰勝攻取，降伏各國。光武帝既定天下，西域十八國，遣子入侍，要求中國再派都護，光武帝恐勞費中國不許。於是西域和中國，斷絕關係。明帝時，大將軍竇固，派假司馬班超，出使鄯善。（樓蘭的改名。）鄯善王廣，待超甚恭。數日之後，忽然怠慢。超知有匈奴使者至，激勵部下三十六人，乘夜攻殺之。鄯善人大懼，情願投降，班超回國，竇固奏上他的功勞，明帝就眞把他做軍司馬，教他再立功西域。於是班超仍帶了前此的三十六人，到西域去，這時候，于闐王廣德，攻殺了莎車王賢，稱霸南道，而龜茲王建，倚仗匈奴的勢力，攻殺疏勒國王，而立了他的臣子兜題。班超先到于闐國去，在于闐王面前，殺掉匈奴的使者，脅降了他，又差一個小吏田慮，走小路到疏勒去，出其不意，把兜題拿住，自己跟著去，立了疏勒舊王的兒子，名字喚做忠的。於是西域諸國，紛紛進來朝貢，這時候，是前一八三九年，西域諸國，已經和中國斷絕關係六十五年了。漢朝也出兵北路，打破車師，再立西域都護和戊校尉。前一八三七年，明帝

崩，龜茲等國背叛，攻沒都護，朝廷以爲事西域繁費，就廢掉都護和校尉，并召班超回國。班超要行，疏勒人怕受龜茲侵犯，留住他不放。於是班超就留居西域。前一八三二年，班超上書，請平定西域，平陵人徐幹也奮身願意幫助班超，章帝給他一千多人，帶到西域去，就把班超做西域都護。於是班超調用諸國的兵，把西域次第平定，班超在西域，直到前一八一〇年才回國。任尚代他做都護，以峻急失諸國歡心。和帝初年，諸國一時背叛，鄧太后仍用了班超的兒子班勇，才把他鎮定。 班超帶著區區三十六人，平定西域，眞是千古的大英雄，他的事蹟，本書限於篇幅，苦難詳舉，讀者諸君，可以合著前後漢書的西域傳，參考一徧。

班超的平定西域，葱嶺以西諸國，都來朝貢。前一八一五年，班超差部將甘英前往大秦，走到條支，臨大海欲渡，『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：海水大，往來逢善風，三月乃得渡。若遇遲風，亦有二歲者。入海人皆齎三歲糧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，數有死亡者，』甘英就折了回來。大秦，就是統一歐洲的羅馬，這時候，從亞洲到歐洲，陸路不通，甘英所擬走的，是渡紅海到歐洲的一條路。安息西界船人的話，歷史上說是安息要阻礙和中國和羅馬交通，故意說的，其實都是實情。詳見洪氏鈞的元史譯文證補。中國和歐洲的交通，此次將通又阻，直到桓帝延熹初。『大秦王安敦，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，始乃一通焉』。這大秦王安敦，據現在史家考校，便是生於西元一二一，沒於一八〇年的 Marcus Aurelius An。班勇平定西域，只限于葱嶺以東，葱嶺以西遂絕。

還有漢朝人和西羌人的交涉，這件事，是後漢分裂做三國，和五胡之亂的直接原因，在第三篇裏講。

第三節　後漢的外戚和宦官

前漢給外戚篡奪，後漢仍舊用外戚這件事情，把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，很覺得稀奇，然而無足爲怪。我早說過，外戚是一種「特殊階級。」凡是一種特殊階級，不到他應當滅亡的時候，無論他怎樣作惡，人家總只怪著階級裏的人，並不怪著階級的本身，這是社會的覺悟，有一定的時期，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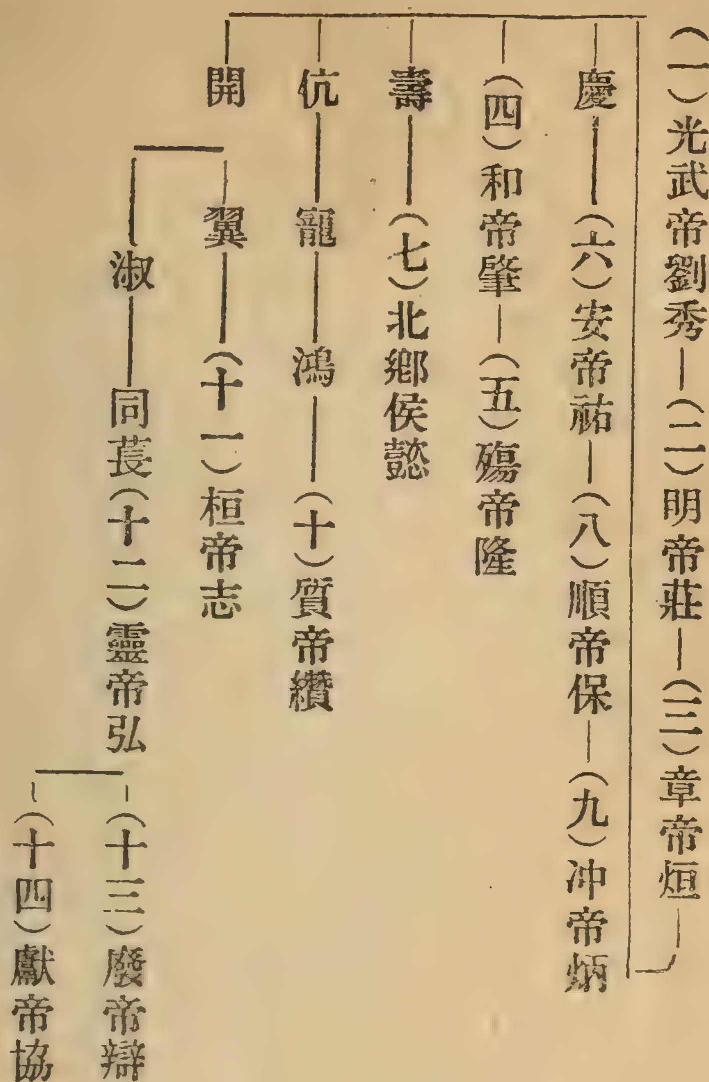
後漢外戚之禍，起於章帝時，章帝娶宋楊兩個女兒做貴人，大貴人生子慶，立做太子。小貴人生子肇，皇后竇氏，養爲己子。竇皇后譖殺二宋貴人，又廢掉太子慶，改立肇做太子。章帝崩，肇立，是爲和帝。太后臨朝，用哥哥竇憲做大將軍，專權橫恣，和帝年長，和宦官鄭衆合謀，把他殺掉，這是後漢的君主和宦官謀誅外戚之始。和帝生子，屢次不育，就把皇子寄養在民間。和帝崩，皇后鄧氏，到民間去收了一個「生才百餘日」的兒子來，把他立做皇帝，明年死了，是爲殤帝。立清河王的兒子祜，是爲安帝。太后臨了十五年的朝。太后死後，安帝才親政，斥逐鄧氏，用自己皇后的哥哥閻顯，耿貴人的哥哥耿寶，又寵愛了中常侍江京，李閏，樊豐，劉安，陳達；還有乳母王聖，王聖的女兒伯榮等一派小人。閻皇后無子，後宮李氏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名字喚做寶，立爲太子。閻后和宦官合謀，譖殺李氏，廢寶爲濟陰王。前一七八七年，安帝到南陽去，死在路上。閻皇后和閻顯密謀，祕不發喪，馳回京師，迎立章帝的曾孫北鄉侯懿。不多時，死了。宦者孫程等迎立了濟陰王，是爲順帝，殺閻顯，遷太后於離宮。程等十九人，皆封列侯。順帝用自己皇后的父親梁商做宰相，在外戚裏，總算安分的。梁商死後，兒

子梁冀，接他的手。就大專權驕恣起來。順帝死後，兒子沖帝立，一年而死。太后和梁冀「定策禁中」，迎立章帝的孫子清河王纘，是爲質帝。年少聰明，目梁冀爲「跋扈將軍」。爲冀所弒，迎立章帝的曾孫蠡吾侯志，是爲桓帝。大權全在梁冀手裏，桓帝心不能平，而滿朝全是梁冀的人，只得再和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謀，把梁冀殺掉。抄他的家產，約三十多萬萬，減掉一年租稅之半。從此以後，漢朝外戚專權的局完，宦官亂國的事情起了。

宦官的品類，固然是不齒於人的，然而他和皇帝極爲接近。從來做皇帝的人，大概是閉置在深宮之中，毫無知識。天天同他接近的人，他如何不要聽信。前代論治的人，也曉得這個道理，所以總要注意於皇帝的「前後左右」，使得他『罔非正人』。前漢時代，還懂得這個意思。在宮禁裏侍候皇帝的，還多用些士人，而且要「妙選名儒，以充其任」。和帝時，鄧太后秉政，才把中常侍黃門侍郎等官，都改用閹人。歷代君主，又都和他謀誅外戚，於是宦官的權力大盛。不但干預中央的政治，甚至「兄弟姻親，布滿州郡，競爲暴虐」，就激成了天下的亂源。 這時候，朝政日非，而風俗頗美。天下的士流，大都崇尚氣節。一時名士，外任州郡的，對於宦官的親戚，無不盡法懲治。激於意氣，以致過甚的行爲，自然也是有的。於是宦者和士流，互相嫉惡，就激成「黨錮之獄」。參看第八章第二節。 桓帝死後，無子，迎立章帝的玄孫解瀆亭侯宏，是爲靈帝。竇太后臨朝。竇太后的立做皇后，有個人喚做陳蕃，頗與有力。因此太后感激他，用他做太傅。又用自己的父親竇武做大將軍。陳蕃也是名流系裏頭的人，天下頗想望其丰采。陳蕃和竇武，謀誅宦官，反爲所殺。於是黨錮之禁更嚴。靈帝長大之後，相信宦官，尤其死心塌地，而漢

朝的天下，就完了。

後漢世系圖



第八章　秦漢時代政治和文化

第一節　官制

漢朝的制度，大概是沿襲秦朝；秦朝的制度，又沿襲三代以前。這種制度，雖未必有什麼精意存乎其間，然

而去古還近；大概積弊是一天深一天的；制度是一層層的，不管論理，堆積起來的；所以愈到後世愈不切於事實；愈不合於理論；秦漢的制度，確有優於後世之處。況且後世的制度，又都是沿襲秦漢而漸變的。不明秦漢的制度，就連後世制度的眞相，也不能明白，所以研究秦漢時代的制度，頗爲緊要。

變封建爲郡縣，是從秦朝起的，咱們現在，就從秦漢時代的官制講起。

秦和西漢，中央政府最高的官，是丞相，或稱相國。有時但置一人，有時分置左右丞相。後漢則以太尉，天公司徒，人公司空，地公分部九卿。稱爲三公，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制。參看第一篇第八章第三節。太尉在前漢，爲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職，和丞相對掌文武，彷彿像宋朝的二府。此外又有御史大夫，掌副丞相。前漢的宰相，往往從御史大夫遞升。這三種，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。

此外又有太常，秦名奉常。掌宗廟禮儀；光祿勳，秦名郎中令。掌宮殿掖戶；衞尉，掌宮門衞屯兵；太僕，掌輿馬，廷尉，中間曾改名大理。掌刑辟；大鴻臚，本名典客，又曾改名大行令。又有典屬國一官幷入。掌諸歸義蠻夷；宗正，掌親屬；大司農，本名治粟內史。掌穀貨；少府，掌山澤之稅；謂之九寺六卿。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務的。

帶兵的官，通稱校尉。而司隸校尉，主督察大姦，兼有警察的性質，權最重。帶北軍的中尉，主徼循京師，後改爲執金吾。

治京師的官，秦朝稱爲內史。漢景帝時，分置左內史。武帝時，改內史爲京兆尹，左內史爲左馮翊，又把向來

的都尉，改爲右扶風，分治內史的右地。京兆尹，左馮翊，右扶風，謂之三輔。後漢時，改京兆尹爲河南尹。

外官仍分郡縣兩級，郡有太守，縣的戶數在一萬以上的稱爲令，不滿一萬戶的爲長，其下都有丞尉。十里一亭，亭有長，十亭一鄉，鄉有三老，嗇夫，游徼；三老掌教化；嗇夫職聽訟收賦稅；游徼掌徼循，禁盜賊。列侯所食的縣，喚做「國」。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喚做「邑」。有蠻夷的喚「做道」。

秦朝又有一種監御史，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監郡的。漢朝省去這個官，由丞相派史出去「刺郡」。武帝時，把天下分做十三部。十二部各置刺史，——一部屬司隸校尉——以六條督察所部。(一)強宗豪右，田宅踰制，以強陵弱，以衆暴寡。(二)二千石不奉詔書，遵承典制，背公向私，侵漁百姓，聚斂爲姦。(三)二千石不恤疑獄，風厲殺人，怒則任刑，喜則任賞，煩擾刻暴，剝截黎元，爲百姓所嫉，山崩石裂，妖祥訛言。(四)二千石選署不平，茍阿所愛，蔽賢寵頑。(五)二千石子弟，怙恃榮勢，請託所監。(六)二千石違公下比，阿附豪強，通行貨賂，割損正令。出於六條以外的，便不問；往來巡行，並無一定的治所；後漢以後，權漸重而位亦漸尊。然而還不過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。這時候的郡，什麼事情，都和中央政府直接；所以秦漢時代，實在是個「兩級制」。到靈帝中平五年——前一七三六——因各處紛紛盜起，列郡不能鎭壓，改刺史爲州牧；簡九卿等官出去充任；於是其權大重；而中央政府又不久解紐，諸州牧各自據土，紛紛占據地盤，就儼然變做三級制了。

爵分二十級：(一)公士。(二)上造。(三)簪裊。(四)不更。(五)大夫。(六)官大夫。(七)公大夫。(八)公乘。(九)五大夫。(十)左庶長。(十一)右庶長。(十二)左更。(十三)中更。(十四)右更。(十五)少上造。(十六)大上造。

（十七）駟車庶長．（十八）大庶長．（十九）關內侯．（二十）徹侯．後來因避漢武帝的諱，改爲通侯．也都是秦制，用以賞有「功」「勞」的人．

秦漢官制的特色：（一）這時候的中央政府，宰相是個副貳天子，治理天下的；九卿等官，也各有獨立的職權，都是分治天下衆務的；不是天子的私人．到後來，紛紛任用什麼尚書，中書，侍中做宰相；把九卿的職權，也奪歸六部；於是所任用的，全是天子玩弄之人，君權愈擴張無限．（二）是外官階級少而威權重．和後世大不相同．這個有好處，亦有壞處．（三）則這時候去古還近，地方自治的意思，還有存留．漢書高帝紀，『二年五月癸未令，……舉民年五十以上，有修行，能帥衆爲善，置以爲三老，鄉一人．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，與縣令丞尉，以事相教．』可見得這時候，對於三老等官，視之甚重．和後世名存實亡的，大不相同．這其中，也有許多方面的因果關係，且待後文講到後世制度的時候，比較詳論．

第二節　教育和選舉

後世的人，都說秦朝焚燒詩書，毀滅儒術，這句話，其實是錯的．馬端臨說：『案西漢公卿百官表，博士，秦官，掌通古今．……既曰通古今，則上必有所師承，下必有所傳授．故其徒實繁．秦雖有其官，而甚惡其徒，常設法誅滅之．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，傳相告引，至殺四百六十餘人；又令冬種瓜驪山，實生，命博士諸生就視，爲伏機，殺七百餘人．二世時，又以陳勝起，召博士諸生議，坐以非所宜言者，又數十人；然則秦之於博士弟子，非惟

不能考察試用之，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矣。叔孫通面諛，脫虎口而逃亡；孔甲持禮器，發憤而事陳涉；有以也哉。』（文獻通考卷四十）這一段考據頗爲精詳。雖然虐待其人，然而師承傳授，確自有的；可見得儒學並沒有絕，不過這種傳授，是爲繼續「博士官之所職」起見，不是爲教育人才起見，不過是古代「學術存於官守」之舊，不能算得學校。

到漢朝武帝時候，公孫弘做宰相，才奏請『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復其身。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，儀狀端正者，補博士弟子。郡，國，縣，道，邑，有好文學，敬長上，肅政教，順鄉里，出入不悖所聞者，令相，長，丞，上屬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謹察可者，當與計偕，詣太常，得受業如弟子。』這才是以傳授學術爲目的，可以算作學校，然而營建學舍，確是王莽手裏的事。

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『武帝時，……來朝，……對三雍宮。』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，還登明堂。寬上壽曰：……陛下……祖立明堂辟雍。（師古曰：祖始也。）似乎武帝時就有太學的。而禮樂志又說，『……成帝時，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。……劉向因是說上，宜興辟雍，設庠序，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，會向病卒，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，案行長安城南，營表未作，遭成帝崩，羣臣引以定謚。及王莽爲宰衡，欲燿衆庶，遂興辟雍。……』馬端臨說，『蓋古者明堂辟雍，共爲一所。蔡邕明堂論曰：取其宗祀之清貌，則曰清廟；取其正室之貌，則曰太廟；取其尊崇，則曰太室；取其堂，則曰明堂；取其四門之學，則曰太學；取其四面周，水圜如璧，則曰辟雍；

異名而同事。武帝時，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，明堂中有一殿，四面無壁，以茅蓋通水，水圜宮垣，爲複道，上有樓，從西北入，名曰崑崙，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。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，如帶圖。修封時，以祠太一五帝，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，從祠東封，還登明堂上壽，所言如此，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。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，亦是其處，非養士之辟雍也。』文獻通考卷四十。按馬氏這個說法很確，并可同第一編第八章第四節所說，互相證明。

漢朝的學校，是逐漸增盛的。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，昭帝增爲百人，宣帝時增至二百人，成帝末增至三千人。後漢光武時，就營建太學，建武五年，前一八八三。明章兩代都崇儒重道，車駕屢幸太學。其時又爲「功臣子孫，」「四姓末屬，」別立校舍，「期門」「羽林」之士，皆令通孝經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學。梁太后時，又詔大將軍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入學，本初時——質帝年號——太學諸生，遂至三萬餘人，學校可謂極盛，然而衰機也就伏在這個時候。這時候，學校人數，只求其多，不講實在，入學的，大概都是一班貴游子弟，並不是眞正講求學問的人，所以范曄說這時候的學風，是『章句漸疏，多以浮華相尚』。又三國志董昭上疏說：『竊見當今年少，不復以學問爲本，專更以交游爲業，國士不以孝弟淸修爲首，乃以趨勢游利爲先。』這明是把一種紈綺子弟的氣習，移殖到學校裏，講聲華的，必定尙意氣，所以到後來就激成「黨錮之禍，」學校裏都是一班貴族子弟，所以漢朝的太學生，是替外戚結黨而攻宦官的。「此中消息，可以微窺」

國家的學校，雖然如此，究竟還不如私人教育之盛。漢書儒林傳贊說：『自武帝立五經博士，開弟子員，設科射策，勸以官祿。訖於元始，百有餘年，傳業者寖盛，支葉蕃滋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，大師衆至千餘人。蓋祿利之路然也。』祿利固然是人所同欲，然而學術的興盛，一大半的原因，也由於社會上「智識的欲望」不容一筆抹殺。後漢則張興著錄且萬人，牟長著錄前後萬人，蔡元著錄萬六千人，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，宋登教授數千人，魏應丁先，弟子著錄數千人，姜肱就學者三千餘人，曹曾門徒三千人，楊倫，杜撫，張元，皆千餘人，更非前漢所及，(俱見後漢書。)私人教育，總比國家所設立的學校爲盛，這個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色。

至於選舉，則有兩種：其(一)郡國歲舉孝廉。又漢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，歲察一人；四十萬以上二人；六十萬三人；八十萬四人；百萬五人；百二十萬六人；不滿二十萬，二歲一人；不滿十萬，三歲一人，限以四科：一曰德行高妙，志節清白；二曰學通行修，經中博士；三曰明習法令，足以決疑；能按章覆問，文中御史；四曰剛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變決斷，才任三輔縣令。是用古代「諸侯貢士」之制，後世的人，以爲這是鄉舉里選，却是錯的。(鄉舉三老，方和周禮的『使民興賢，出使長之。使民興能，入使治之』相合。)其(二)則朝廷要用那一種人，特詔標出科目，令公卿郡國，各舉所知。這個却是後代制科的先聲。漢朝選舉制度的利弊得失，要和後世比較，才見，且俟後文再講。

第三節　賦稅

漢朝的田賦，本來是十五而稅一；景帝以後，變做三十而稅一；已見前。光武中興以後，亦是三十而稅一。到

靈帝時，才加天下田稅，每畝錢十文，謂之「修宮錢」。

田稅以外，另有一種「口稅」，謂之「算賦」。人民從十五歲起，到五十六歲止，每人每年出錢百二十文，謂之一算；以治「庫兵」「車馬」。其事起於高帝四年，（見本紀如淳引漢儀注。）又有七歲到十四歲出的每人二十錢，以食天子，謂之「口賦」。武帝時，又加三個錢，以補「車」「騎」「馬」。（見昭帝本紀元鳳四年如淳引漢儀注。）按漢書昭帝紀，五鳳四年『減天下口錢。』甘露二年『減民算三十。』『師古曰：一算減錢三十也。』成帝建始二年『減天下賦錢算四十。』『孟康曰：本算百二十，今減四十為八十。』所謂減，都是指當年而言，並不是永遠變更定額。又貢禹傳『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，重賦於民，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，故民重困，至於生子輒殺，甚可悲痛。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，年二十乃算。……天子下其議，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，自此始。』則是永遠減免的。

又有一種「更賦」，亦見昭帝紀注引如淳說：『更有三品，有「卒更」，有「踐更」，有「過更」。古者正卒無常人，皆當迭為之，一月一更，是為「卒更」也。貧者欲得顧更錢者，「次直者」出錢顧之，月二千，是謂「踐更」也。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，亦名為更，律所謂「繇戍」也。雖「丞相子」亦在戍邊之調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，又「行者」當自戍三日，不可往便還，因便住，一歲一更。諸不行者，出錢三百入官，官以給戍者，是為「過更」也。』

案以上三種，第一種是「稅，」第二種是「賦，」稅是種田的人出的，賦是修理兵器（車馬等都包括在裏頭．）的費用，全國人民，都負擔的．漢書食貨志所謂『稅以足食，賦以足兵』．第三種是人民應服兵役的代價，就是課人民以「一種兵役的義務」的「變相的完納．」

漢朝的國用，以田租為主．漢書食貨志說：『高祖……輕田租，什五而稅一，量吏祿，度官用，以賦於民．而山川，園池，市肆，租稅之入，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，皆各為私奉養，不領於天子之經費．』所以掌穀貨的大司農，是管國家財政的；掌山澤之稅的少府，是掌天子私財的；所以武帝命大司農兼管鹽鐵，孔僅東郭咸陽說：『山海天地之臧，宜屬少府，陛下弗私，以屬大農佐賦．』很有稱頌他的意思．此等雜稅，已見第五章第一節．昭帝時，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，要求停罷，和桑弘羊爭辨了許多話，到底只罷掉一種酒酤，其餘都沒有動．（亦見漢書食貨志，其兩方面爭辯的話，詳見鹽鐵論．）

第四節　兵制

西漢所行的，是民兵之制．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．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說：『漢儀注云：民年二十三為正．一歲為衞士，一歲為材官騎士，習射御馳戰陳．又曰：年五十六衰老，乃得免為庶民，就田里．』又王制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：『漢承百王而制，二十三而役，五十六而免．』兩說相同．　案今文家說，民年三十受兵，已見第一編第八章第五節．高帝紀注又引『孟康曰：古者二十而傳，三年耕，有一年之儲，故二十三而後役之．』五

經異義『高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』則漢朝人民的服力役比古代遲三年，服兵役却早七年。或者漢代所承實是古制；三十受兵是儒家託古所致；亦未可知。

其兵的種類有「材官」，「車騎」，「樓船」三種：材官是步卒，車騎是騎兵，樓船是水師。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『高祖命天下選能「引關」「蹶張」材力武猛者以爲「輕車」，「騎士」，「材官」，「樓船」，常以秋後講肄課試，各有負數，平地用「車騎」，山阻用「材官」，水泉用「樓船」。』大約「材官」最爲普通，「車騎」邊郡校多，「樓船」只有沿江海的地方有。

京師有南北軍：『南軍衞尉主之，掌宮城門內之兵』。『北軍中尉主之，掌京城門內之兵』。據文獻通考，其詳可參看原書。武帝時，增置中壘，屯騎，步兵，越騎，長水，胡騎，射聲，虎賁八校尉，都屬北軍。八校尉，都見漢書百官公卿表，刑法志『至武帝平百粵，內增七校。』『晉灼曰：胡騎不常置，故此言七也。』又有期門羽林，都屬南軍。文獻通考引章氏說：『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。何以言之？黃霸爲京兆尹，坐發騎士詣北軍，馬不適士，劾乏軍興；則知自郡國調上衞士，一歲一更，更代番上，初無定兵；自武帝置八校，則「募兵」始此。置羽林期門，則「長從」始此。』案期門是從六郡良家子孫裏選出來的，見漢書東方朔傳。羽林兵，初名建章營，設于太初元年。後來又取從軍死事的人的子孫，養在羽林，『教以五兵』，號曰「羽林孤兒」。見百官公卿表。

前漢時各郡都有都尉，幫著太守，管理武事。王國裏頭，則相比郡守，中尉比都尉。這種制度，都是沿襲秦朝

的後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；七年，罷天下輕車，騎士，材官，樓船。只留著京師的南北軍。然而後來郡國也往往復置。北軍裏的八校尉，虎賁并入衲聲，胡騎并入長水，又省掉中壘校尉，所以號爲北軍五營。此外另有一支兵，駐紥在黎陽，謂之黎陽兵。又會扶風都尉帶一支兵，駐紥在雍縣。護衛園陵，俗稱爲雍營。

秦朝和西漢時代有一種特色，就是「這時候，去古未遠，人民尚武的性質還在；無論什麼人發出去都是強兵。」巴蜀等一兩處地方是例外。所以秦朝的用兵，不論驪山的役徒，閭左的百姓，都發出去戰守；漢朝也有所謂「七科謫」張晏曰：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贅壻三，賈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市籍七。見漢書武帝紀注。「弛刑」「罪人」「惡少年」「勇敢」「奔命」「伉健」：：這都是未經訓練的人；然而發出去，往往戰勝攻取。將帥裏頭，也極多慷慨效命的人。譬如後漢的班超，又如前漢的李陵，以步卒絕漢，這是歷史上只有這一次的事情。有這種民氣和民力，儻使眞能利用，中國的國力，實在可以擴張到無限。偏遇著秦始皇漢武帝兩個人，把民力財力大半銷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面。秦始皇的用兵，已經很不經濟，漢武帝更甚專信幾個椒房之親，家無法度，以致總算起來，總是敗北的時候多，勝利的時候少，細看漢書匈奴列傳可見。伐大宛這一役，尤其是用兵不經濟的確證。漢朝用兵，所以結局總獲勝利，是由于這時候中國和外國的國力，相差太遠，並不是用兵的得法。這種用兵，結局雖護勝利，畢竟是以最大的勞費，得最小的效果的。就使勝利，也所得不償所失。這種用兵，實在一無可取。中國大可有爲的時代，就給這兩個人弄糟了的。然而後世，反很多崇拜他的人，可謂僥幸極了。

第五節　法律

從秦漢到魏晉，可以算做中國法律的「發達」「長成」時代。 案自秦以前，我國的法律，究竟是個甚麼樣子，實在無從考見其詳細。第一編第八章第六節所舉，實在有許多儒家的學說，夾雜在裏面，無從分別。但是全把儒者的學說闢掉，剌取了許多零碎的事實，也並不能考見其眞相。 自秦以後，其「承襲」「變遷」的途徑，才確有可考；其「進化的狀況」，就可以窺知了。

秦朝的法律所以貽害天下，有兩種道理：其（一）是由於他所用的「刑罰的野蠻」。第一編第八章第六節，已經說過。漢書刑法志說：

漢興之初，雖有約法三章，網漏吞舟之魚；然其大辟，尚有「夷三族」之令。令曰：當三族者，皆先黥，劓，斬左右趾，笞殺之，梟其首，菹其骨肉於市；其誹謗詈詛者，又先斷舌；故謂之「具五刑」。彭越韓信之屬，皆受此誅。

到高后元年，才除掉「三族罪」「祅言令」。孝文二年，又除掉「收孥相坐律」。然而足為中國法律史上，開一個新紀元的，實在要推前二〇七八年——孝文帝十三年——廢除肉刑這一件事。漢書刑法志記他的始末道：

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，防獄逮繫長安。淳于公無男，有五女；當行會逮，罵其女曰：生子不生男，緩急非有益也！其少女緹縈，自傷悲泣，迺隨其父至長安，上書曰：妾父為吏，齊中皆稱其廉平；今坐法當刑；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，刑者不可復屬；雖後欲改過自新，其道亡繇也。妾願沒入為官婢，以贖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書奏，天子憐悲其意，遂下令曰：制詔御史：蓋聞有虞氏之時，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，而民弗犯；何治之至也！今

法有肉刑三，孟康曰：黥，劓二；刖左右趾合一；凡三也。而姦不止，其咎安在？……詩曰：愷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；今人有過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為善，而道亡繇至，朕甚憐之。夫刑至斷支體，刻肌膚，終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，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

於是以「髡鉗」代「黥」，「笞三百」代「劓」，「笞五百」代「斬趾」。按史記索隱『崔浩漢律序云：文帝除肉刑，而宮不易。張斐注云：以淫亂易人族類，故不易也。』文獻通考刑考二馬氏按語『……景帝元年詔言孝文帝除宮刑，出美人，重絕人之世也。則文帝幷宮刑除之。至景帝中元年，赦徒作陽陵者死罪，欲腐者許之；而武帝時，李延年，司馬遷，張安世兄賀，皆坐腐刑；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，宮刑復用，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，不常用也。』愚按自高后時，即除三族罪；而文帝時新垣平謀逆也用過三族之誅。見漢書刑法志。大概是偶一為之之事。這時候，笞者多死；景帝時，又兩次減少笞數，第一次減笞三百為二百，五百為三百；第二次再減笞二百為一百，三百為二百。並定「箠」的式樣，當笞者「笞臀」，如淳曰：然則先時笞背也。毋得「更人」，自是「笞者得全」。其動機都發自緹縈；緹縈可以算得我國歷史上一個紀念人物了。

（二）然而秦朝的害天下，實在又在其「用法的刻深」。漢宣帝時，路溫舒上奏說道：見漢書本傳。

臣聞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獄之吏是也。……今治獄吏……上下相敺，以刻為明；深者獲公名，平者多後

患；故治獄之吏，皆欲人死；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，在人之死；是以死人之血，流離于市，被刑之徒，比肩而立；大辟之計，歲以萬數……夫人情安則樂生，痛則思死；捶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；故囚人不勝痛，則飾辭以視之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則指道以明之；上奏畏卻，則鍛練而周內之；蓋奏當之成，雖咎繇聽之，猶以爲死有餘辜；何則，成練者衆，文致之罪明也；是以獄吏專爲深刻，殘賊而亡極，媮爲一切，不顧國患；此世之大賊也，故俗語曰：畫地爲獄，議不入，刻木爲吏，期不對，此皆疾吏之風，悲痛之辭也。

這種情形，在當時司法界上已成爲風氣。漢書刑法志說：文帝時候『斷獄四百，有刑錯之風。』宣帝留以刑罰，特置廷平；又『常幸宣室，齊居而決事，』『獄刑號爲平矣。』都只是救濟一時，不是個根本解決的辦法。

然則根本解決的辦法何在呢？那就在于「刪定律令」。案漢朝的法律，是沿襲自秦的；秦朝所用的，却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，漢初，蕭何改爲九篇，叔孫通又益以律所不及，爲十八篇。後來張湯又加了二十七篇，趙禹加了六篇，共爲六十篇。而又有漢朝的例案，隨時編集起來的，謂之令甲令乙……決事比，大概其初苦于法文太簡，不敷用，于是不得不隨時增加；而其增加，絕沒有條理系統，以致也有互相重複的，也有互相衝突的；司法的人，就大可上下其手。漢書刑法志說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，大辟四百九條，千八百八十二事，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；文書盈于几閣，典者不能偏睹；是以郡國承用者駮，或罪同而論異；姦吏因緣爲市，所欲活則傳生議，所欲陷則與死比』因爲法律太雜亂，難於使用之故，於是解釋的人很多，到後來

就也都承認他可以引用晉書刑法志說：『後人生意，各爲章句。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，十有餘家，家數十萬言再合起「正律」和「令甲」「決事比」來，就是『凡斷罪所當由用者，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，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。簡直是不可收拾了。

刪定的必要，前漢時人，就知道的，所以漢宣帝留心刑獄，而涿郡太守鄭昌上疏，說這是一時的事，『若開後嗣，不若刪定律令。』宣帝未及措置，到元帝成帝手裏，才下詔議行。班固說『有司……不能……建立明制，爲一代之法；而徒鉤摭微細，毛舉數事，以塞詔而已。』所以到後漢時，還是錯亂得那麼樣。直到魏文帝手裏，命陳羣劉劭等刪定，才定爲新律十八篇。（新增十三篇，舊有的六篇，廢掉一篇。）晉武帝還嫌他『科網太密』，再命賈充等修定，共爲二十篇，於前一六四五年（泰始四年）頒行。是爲晉律。 我國的法律，從李悝手裏，具有雛形，直到這時候，才算發達完備。（參看晉書刑法志。）

晉律現已不傳，然據近人餘杭章氏所研究，則其單辭隻義，有很文明的，轉非隋唐以後的法律所及。章氏說：隋唐以後的法律，是承襲北魏的，夾雜了鮮卑法在裏頭。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，論這事的，可以參看。

第六節　學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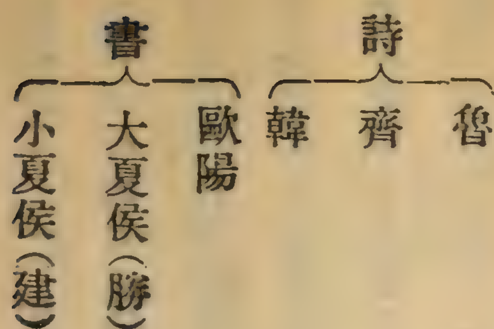
兩漢的學問，從大概說起來，可以稱爲儒學時代。從儒學之中再分別起來，又可以分爲今文時代，和古文時代。

漢初是「黃老」「申韓」之學並行的。史記儒林傳說『……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，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；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。』大概當時的休養生息，是取黃老的主義；參看第三章。對待諸侯王等，則實系取申韓之術，到漢武帝，任用趙綰王臧田蚡公孫弘等一班儒臣，又聽董仲舒的話，「表章六藝」「罷黜百家；」於是戰國時「百家之學並行」的現象，至此就「定於一尊」了。

儒家之學，所以獨盛，近人都說因其明君臣之義，而且其立教偏於柔，說文訓儒為柔。便於專制，所以世主扶翼他；我看這也不盡然：(一)儒家之學利於專制，是到後世才看出來的；當時的人，未必有此先見。(二)無論什麼學問，都是因其環境而變遷的。儒家之學，二千年來，受專制君主的卵翼，在專制政體之下，發達變遷，自然有許多便於專制的說法。西漢時代的儒學，確和後世不同；這點子便於專制之處，就別一家的學說，也是有的。假使當時別一家的學術，受了專制君主的卵翼，在專制政體之下，發達變遷，也未必不生出便於專制的說法來。況且到後世，反抗君主的議論，道源于儒家之學的很多；近世講今文學的人，就是一個好例。別一家的書，主張專制的話，也還在，豈能一筆抹殺。若說法家的便於專制，顯而易見，容易招人反抗；不如儒家之術，隱而難知，得「吾且柔之」之道，則全是把後世人的眼光，議論古事，實在是陷於時代錯誤的。然則儒家之學，所以獨受世主的尊崇，究竟是什麼道理呢？ 我說這個在後世，是全然出於因襲，並沒有什麼道理，儒家之學，在社會上勢力已成，做君主的人，自然也不去動他。況且君主也是社會裏的一個人，他的思想，也未必能

跳出社會以外全社會的人，都把孔教當作「天經地義，」他如何會獨想推翻孔教呢？至於漢武帝所以尊崇儒術，則和秦始皇說『吾悉召文學……士甚衆，欲以興太平，』（史記秦始皇本紀參看第一章．）是一個道理。原來一個人治天下，無論怎樣憑恃武力，總不能全不講教化．而講教化，只有儒家之學最長．（因爲他「治具」最完備．七略說儒家之學，出於司徒之官，是不錯的。）而且漢武帝，是個喜歡鋪張場面的人，而巡守封禪……典禮，也只有儒家知道．秦始皇焚書坑儒，仍要留著博士之官，——他出去封禪，也是教儒家議禮，——也是這個道理．不必過於深求，反生誤解的．

西京儒學的傳授，最初就是史記儒林列傳所說：『言詩，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；言尙書，自濟南伏生；言禮，自魯高堂生；言易，自菑川田生；言春秋，於齊魯自胡母生，於趙自董仲舒．』到後來，則分爲十四博士．就是



- 禮
  - 大戴（德）
  - 小戴（聖）
- 易
  - 施（讎）
  - 孟（喜）
  - 梁丘（賀）
  - 京（房）
- 春秋
  - 公羊
    - 嚴（彭祖）
    - 顏（安樂）
  - 穀梁

以上十四家，都是元帝以前所立，書的歐陽，大小夏侯，同出伏生；禮的大小戴，同出后蒼；易的施，孟，梁丘，同出田何；公羊嚴，顏二家同出胡母生；只有詩的魯，齊，韓三家，沒有公共的祖師；然而三家的說法，總是大同小異。

到平帝的時候，才另有一派學問。其源出於劉歆，歆移書博士說：『……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為宮，而得「古文」於壞壁之中「逸禮」有三十九，「書」十六篇，天漢之後，孔安國獻之，遭巫蠱倉卒之難，未及施行。及春

秋左氏，邱明所修皆「古文舊書」多者二十餘通，藏於祕府』於是別立古文尚書，逸禮，左氏春秋，又有毛公的詩『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』漢書藝文志。這一派爲「古文之學」

「今文」就是漢時通行的隸書西漢諸經師，都是口耳相傳所傳經文，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到劉歆等，才自謂能通史籀所造的「大篆」和大篆以前的「古文」參看第一編第十章第二節。所傳的經，別有古文本爲據於是人家稱這一派爲「古文學」就稱西漢經師所傳爲「今文學」以別之所以今文古文，是既有古文之學以後，對待的名詞古文未興以前今文兩個字的名詞，也是沒有的。

東漢之世，古文之學比今文爲盛；衞宏，賈逵，馬融，許愼，都是古文家的大師；而鄭玄偏注羣經，尤稱爲古學的「集大成」其實鄭玄是兼用今文的，不過以古文爲主。三國時代，出了一個王肅專和鄭玄爲難，僞造孔安國尚書傳，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，孔叢子五部書以互相引證又有一個注左傳的杜預，和他互相影響於是古文之中，再分出鄭王兩派，互相水火。古文家本沒有師法可守，個個人是互異的，但不如此的互相水火。遭晉永嘉之亂，兩漢經學傳授的統緒中絕，於是今文家的書，只傳得公穀和韓詩，而並無傳他的人古文之學，也幾乎中絕而魏晉人一派的學問大行現在所傳的十三經注，除孝經爲唐明皇御注外，只有公羊的何休注，還是西漢今文家言其餘詩經的毛傳，是純粹古文家言。鄭箋雖兼采今文，然而既沒有師法，就和他所注的三禮，和趙岐注的孟子，都只算得古文家言此外書經的僞孔傳，易經的王弼注，穀梁的范寗集解，左傳的杜預集解，論語的何晏集解，爾雅的郭璞注，就都是魏晉人

的著作。

咱們原不必有什麽「薄今愛古」之見；就看了儒家之學，和其餘諸家，也是平等的；難道還一定要考出什麽「今文家言」來，以見得「孔門口說」之眞；然而這其間有一個很大的關係。生於現在要考校古代的歷史，不能不靠古人所傳的書；而古人所傳的書，也有個分別。大概其說法出於從古相傳的多，則雖看似荒唐，而實極可靠；把後人的意思羼雜進去多的，驟看似乎可信，其實仔細考校，總和古代社會情形不合。從這一點看起來，却是西漢今文家的話價值最大；東漢古文家次之；魏晉時代的人價值最小了。百家所傳的書，只有儒家最多。咱們現在，要考校古史：其勢不得不借重於儒家的經；要借助於儒家的經，其勢不得不借重於漢以後經師之說；要借重於漢以後諸經師之說；就對於漢朝的今古文，和魏晉人所造的僞書，不能不加以分別。本書裏頭，論到學術派別，書籍眞僞的地方很多，都是把這種「分別史材」的眼光看的。

漢朝人還有別種學問，并入別一編裏講，以便有個條理系統，免得瑣碎。



第二篇　中古史中

第一章　後漢的滅亡和三國

第一節　後漢的亂源

兩漢時代，總算是中國統一盛強的時代；兩漢以後，便要暫入於分裂衰弱的命運了。這個分裂衰弱的原因也甚多，却追溯起來，第一件便要說到「後漢時代的羌亂」。

羌族的起源和分布，已見第一篇第六章第四節，和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二節。這一族分布的地方，是很廣的。現在專講後漢時在中國爲患的一支。後漢書羌傳說：

羌無弋爰劍者，秦厲公時，爲秦所拘執，以爲奴隸。……後得亡歸，而秦人追之急，藏於巖穴中，得免。羌人云：爰劍初藏穴中，秦人焚之，有景象如虎，爲其蔽火，得以不死。既出，又與劓女遇於野，遂成夫婦。女恥其狀，被髮覆面，羌人因以爲俗。遂俱亡入三河間。注『黃河湟水賜支河也』。案賜支就是析支，就是河曲之地，不能另算做一條河。所以注引續漢書作『河湟之間』。 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，怪其神，共畏事之，推以爲豪。河湟少五穀，多禽獸，以射獵爲事；爰劍教之田畜，遂見尊信。廬落種人，依之者日益衆。羌人謂奴爲「無弋」，以爰劍嘗爲奴隸，故因名云。其後世世爲豪。至爰劍曾

孫忍時，秦獻公初立，欲復穆公之威，兵臨渭首，滅狄豲戎，忍季父卬，畏秦之威，將其種人附落而南，出賜支河曲數千里，與衆羌絕遠，不復交通。其後子孫分別，各自爲種，任隨所之：或爲氂牛種，越嶲羌是也；（如今四川的西昌縣）或爲白馬種，廣漢羌是也；（如今四川的廣漢縣）或爲參狼種，武都羌是也；（如今甘肅的武都縣）忍及弟舞，獨留湟中，並多娶妻婦，忍生九子，爲九種；舞生十七子，爲十七種。羌之興盛，從此始矣。

後漢書說越嶲廣漢武都諸羌，都是爰劍之後，這句話恐未必十分可信。但因這一段文字，可以證明兩漢時代爲中國患的羌人，確是居湟中這一支。湟中是個肥沃的地方，爰劍又是個從中國逃出去的，他的文明程度，總得比塞外的羌人高些，看『教之田畜遂見尊信』八個字，就可以明白。

這一支羌人的根據地，是從河湟蔓延向西南，包括青海和黃河上游流域。他的文明程度頗低，而體格極其強悍；（後漢書說他『堪暑耐寒，同之禽獸。』）而且好鬥，部落分離，不能組織大羣，又好自相攻伐；要到一致對外的時候，才『解仇詛盟』，事情一過，就又互相攻伐了；這也是羌人的一個特色。（這個是因爲他所處的地方，都是山險，沒有廣大的平原的原故。羌人在歷史上，始終不能組織一個強大的國家，做出大一點的事業，也是爲此。）

漢朝和羌人的交涉，起於武帝時，這時候，匈奴還據着河西，（參看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一節。）和羌人所據的湟中，只隔着一枝祁連山脈；武帝防他互相交通，派兵擊破羌人，置個護羌校尉，統領他。羌人就棄了湟水，西依西海（青海）鹽池。（在青

海西南。王莽時，羌人獻西海之地，王莽把來置了一個西海郡，莽末內亂，羌人就乘此侵入中國。後漢時，羌人一支，占據河北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帶，（在如今平番導河一帶。）頗為邊患；和帝時，才把他打破，重置了西海郡，而且夾着黃河，開列屯田；從此從大小榆谷到西海，無復羌寇。然而降羌散布郡縣的很多。（在安定北地上郡的，謂之東羌；在隴西漢陽金城的，謂之西羌。）中國的吏民豪右，都不免「侵役」他。前一八〇五年，罷西域都護和校尉，發羌人去迎接他，羌人頗有逃散的，郡縣到處「邀截」，又不免騷擾。於是各處羌衆，同時驚潰，『東寇三輔，南略益州。』涼州的守令，都是內地人；見羌勢已盛，無心戰守，都把郡縣遷徙到內地來；百姓有不願意遷徙的，就強迫『發遣』；死亡流離，也不知多少。直到前一八九四年，才把三輔肅清；涼州還沒有平定；而軍費已用掉二百四十億。到順帝時，涼州也算平定了，才把內徙的州縣，依舊回復。不多時，羌人又叛，用兵十餘年，又花掉八十多億的軍費。到桓帝即位，才用段熲做校尉，去討叛羌。這個段熲，是以殺戮為主義的。他說：『昔先零作寇，趙充國徙令居內，煎當亂邊，馬援遷之三輔。始服終叛，至今為梗。猶種枳棘於良田，養蛇虺於室內也。臣欲絕其本根，不使能殖。』於是從前一七五三年起，至一七四三年止，用兵凡十一年，把西羌直追到河首積石山，東羌蹙到西縣（如今甘肅的秦安縣）山中，差不多全行殺盡。這歷年的羌亂，才算靠兵力鎮定。（羌亂的詳細，可參看後漢書本傳，和任尚虞詡段熲皇甫規張奐等傳。）

後漢的羌人，並不算什麼大敵；他的人數，究竟也並不算多；然而亂事的蔓延，軍費的浩大，至於如此，就可

見得當時軍力的衰弱，政治的腐敗。這件事情，和清朝川楚教匪之亂，極其相像。軍費自然十之七八，都是用在不正當的方面的。却是(1)涼州一隅，因此而兵力獨厚；(2)其人民流離遷徙之後，無以爲生，也都養成一個好亂的性質；就替國家種下一個亂源。政治腐敗，他的影響，決不會但及於涼州一隅的。咱們現在要曉得後漢時代社會的情形，且引幾段後漢人的著述來看看。

今察洛陽資末業者，什於農夫；虛僞遊手，什於末業；是則一夫耕，百人食之；一婦桑，百人衣之；以一奉百，孰能供之。天下百郡千縣，市邑萬數，類皆如此；本末不足相供，則民安得不饑寒。論衡務本篇

王侯貴戚豪富，畢驕奢以作淫巧；高負千萬，不肯償債；小民守門號呼，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。同上斷訟篇

使餓狼守庖廚，飢虎牧牢豕；遂至熬天下之脂膏，斵生人之骨髓。……豪人之室，連棟數百；膏田滿野；奴婢千羣，徒附萬計；船車賈販，周於四方；廢居積貯，滿於都城；奇賂寶貨，巨室不能容；馬牛羊豕，山谷不能受；妖童美妾，塡乎綺室；倡謳妓樂，列乎深堂。昌言理亂篇

井田之變，豪人貨殖，館舍布於州郡；田畝連於方國。……財賂自營，犯法不坐；刺客死士，爲之投命；至勢弱力少之子，被穿帷敗，寄死不斂；寃困不敢自理。同上損益篇

這種情形，說來眞令人「劌心怵目。」却是爲什麼弄到如此？這是由於漢朝時候的社會，本不及後世的平

等。他的原因是由於(1)政治上階級的不平，(2)經濟上分配的不平，這個要參看下篇第三章第五節和第七節才得明白。這種不平等的社會，儻使政治清明，也還可以敷衍目前，爲「非根本的救濟」；却是後漢時代，掌握政柄的，不是宦官，就是外戚；外戚是紈袴子弟，是個無知無識的人；宦官更不必說；他們既執掌政權，所用的，自然都是他們一流人；這一班人布滿天下，政治自然沒有清明的希望。要曉得黑暗的政治，總是揀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，總是和地方上強有力的人互相結託的。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；就各處郡縣，都偏布了貪墨的官；各處郡縣都偏布了貪墨的官，就各處的土豪都得起法來；那麼，眞不啻布百萬虎狼於民間了。（靈帝開西邸賣官，刺史守令，各有價目。）尤其是直接敗壞吏治的一件事情。

所以張角一呼，而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的人，同時響應。張角是鉅鹿人，他自創一種妖教，名爲「太平道」，分遣弟子「誑誘四方」，十餘年間，衆至數十萬，他把這些人分做許多「方」，（大方萬餘人，小者數千。）暗約前一七二八年（靈帝中平元年。）三月五日同時起事，還沒有到期，給自己同黨的人告發了，張角就「馳敕諸方，一時俱起」，中外大震。這種初起的草寇，論兵力，究竟是不濟事的。靈帝派皇甫嵩朱儁等去討伐，總算不多時就戡定了。然而從此之後，到處寇盜蜂起，都以「黃巾」爲號。（張角的兵，都是把黃布包着頭的，所以人家稱他爲黃巾。）郡縣竟不能鎭定。因爲到處寇盜蜂起之故，把州刺史改做州牧，於是外權大重，就做了分裂的直接原因。（參看上篇第八章第一節下篇第三章第一節）

第二節　漢末的割據和三國的興亡

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分裂的機會成熟了，却仍等待着積久爲患的宦官外戚做個導火綫。

靈帝是個最尊信宦官的。他因爲數失皇子，何皇后的兒子辯，養於道人史子助家，號爲史侯。王美人的兒子協，靈帝的太后董氏，自行撫養，號爲董侯。靈帝想立董侯，沒有辦到，前一七二三年，靈帝病重了，把董侯屬託宦者蹇碩，叫蹇碩立他。這時候，何皇后的兄弟進，做了大將軍，兵權在手。蹇碩想誘他入朝，把他殺掉，然後擁立董侯。何進明知他的陰謀，擁兵不朝。蹇碩不敢動。於是史侯即位，是爲廢帝。

這時候，外戚宦官，依舊是勢不兩立。然而何氏出身低微，何太后的立，頗得些宦官的力。以是何氏對於宦官，有些礙難下手。何進雖然殺掉蹇碩，又逼死董太后，殺掉董太后的哥哥董重；然而要盡誅宦官，何太后就要從中阻撓他。何進手下袁紹等一班人，因而勸何進召外兵以脅太后。

宦官知道事情危險了，就把何進誘入宮，殺掉。袁紹等乘勢攻宦官，盡殺之。涼州將董卓，駐兵在河東。聽得何進召外兵的命令，即日進兵。這時候，剛剛到京。於是擁兵入京城，把廢帝廢掉了，擁立董侯，是爲獻帝。

京城裏的大權，霎時間落入「涼州軍閥」之手。袁紹等一班人，自然是不服的。於是袁紹逃回山東，起兵「討卓」。諸州郡紛紛應之。董卓就把天子遷徙到長安。近着涼州老家「討卓」的兵，本來不過「各據地盤，」沒有「討卓」的誠意。自然是遷延敷衍，毫無成功。

然而「涼州系」却又內亂起來了，前一七二〇年，司徒王允，和中郎將呂布，合謀殺掉董卓。董卓手下的將官李傕郭汜，起兵攻陷京城。殺掉王允。呂布逃到山東。李傕郭汜又自相攻伐。傕刦天子，汜留公卿為質。直到前一七一六年，涼州將張濟從東方來，替他們和解，才算罷兵言和。獻帝趁這機會，便想逃歸洛陽。李傕郭汜起初答應了，後來又追悔，合兵來追。獻帝靠羣盜李樂等幫忙，總算逃脫。然而羣盜又專起權來，外戚董承等沒法，只得召兗州的曹操入衞。曹操既至，以洛陽殘破，挾着獻帝，遷都許昌。（如今河南的許昌縣）從此以後，大權都在曹操手裏，獻帝「守府而已」。

這時候，州牧郡守，紛紛割據。就有

袁紹　據幽幷青冀四州
劉備　據徐州
劉表　據荊州
劉焉　據益州
袁術　據壽春（如今安徽的壽縣）
馬騰韓遂　割據涼州

後漢時代，是頗重門閥的。（參看下篇第三章第七節）袁紹是「四世三公」，所據的地方又廣大，所以勢力最強。却是曹操，

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所假借的名義，也比衆不同。

「涼州系」在當時是個擾亂天下的罪魁，然而其中並沒有雄才大略的人；李傕，郭汜，張濟，不久都無形消滅了。只有呂布，却是個驍將。袁術攻劉備，呂布乘勢奪取徐州。劉備弄得無家可歸，只得投奔曹操。這劉備也是個英雄，曹操便利用他去攻呂布。曹操表劉備做豫州牧，借兵給他。前一七一四年，和他合力，攻殺呂布。這時候，袁術因爲措置乖方，在壽春不能立足，想要投奔袁紹。曹操順便叫劉備擊破他。袁術只得折回，死在壽春。然而劉備也不是安分的人，就和董承合謀，想推翻曹操。却又自己出屯小沛，事情發覺了。曹操殺掉董承，打破劉備。劉備也投奔袁紹，於是青徐兗豫四州略定。

袁曹衝突的時機到了。前一七一二年，戰於官渡，(在如今河南中牟縣的北邊) 袁紹大敗，慙憤而死。兒子袁譚袁尚爭立。前一七〇六年，曹操全定河北。(袁譚爲曹操所殺。袁尚逃到烏桓—參看第二章第一節—又給曹操打敗；再逃到遼東，遼東太守公孫康，把他殺掉。) 前一七〇四年，便南攻荊州。劉表剛好死掉，他的小兒子劉琮，把荊州投降曹操。

這時候，劉備也在荊州。他和曹操，是不能相容的，逃往江陵。曹操派輕騎追他，一天一夜走三百里，到當陽長阪，(如今湖北的當陽縣) 追到了。劉備兵敗，再逃到夏口，靠劉表的大兒子劉琦。

這時候的劉備，可算得勢窮力盡了，却有一支救兵來。當東諸侯起兵「討卓」的時候，長河太守孫堅，也

起兵而北．董卓西遷之後，孫堅便收復洛陽．後來和袁術結連，去攻劉表，給荊州軍射殺．他的兒子孫策，收集殘部，投奔袁術．孫策雖然年少，倒也是個英雄．看看袁術不成個氣候，便想獨樹一幟．於是請於袁術，得了父親舊時的部曲．南定揚州．前一七一二年，孫策死了，他的兄弟孫權，代領其衆．劉備手下的諸葛亮便想一條計策，自己到江東去求救．

這時候的江東，論起兵力來，萬萬敵不過曹操．然而（一）北軍不善水戰；（二）荊州軍又非心服；（三）加以遠來疲敝，又有疾疫；却也是曹操兵事上的弱點．孫權是個野心勃勃的人；手下周瑜魯肅等，也有一部分主戰的；於是派周瑜帶水軍三萬，和劉備合力抵禦曹操．大破曹操的兵於赤壁．如今湖北嘉魚縣的赤壁山 於是曹操北還，劉備乘勝攻下如今湖南省的地方．明年，周瑜又攻破江陵．三分鼎足之勢，漸漸的有些成立了．俗傳「借荊州」一語，說荊州是孫權借給劉備的．這句話毫無根據．請看趙翼廿二史劄記．

赤壁戰後，曹操一時也不想南下．而西方的交涉又起．原來涼州地方，本有個馬騰韓遂，割據李傕郭汜等滅後，曹操雖然收復關中，派鍾繇鎮守，却還沒顧得到涼州．前一七〇一年，曹操徵馬騰做衛尉．馬騰的兒子馬超，疑心曹操要害他，就和韓遂舉兵造反．涼州的兵勢，十分精銳．鍾繇抵敵不住，只得棄長安而走．馬超韓遂，直打到潼關．曹操自將去抵禦他．用離間之策，叫他兩個分心．到底把他打敗了．明年，曹操就殺掉馬騰．

馬超知道了，舉兵又反，却給楊阜等起兵打敗．馬超就逃奔漢中．

這時候的漢中，是誰據着呢？　先前巴郡有個張修，創立五斗米道．（參看下篇第三章第六節）沛縣的張魯信奉他，張修死後，張魯就儼然做了教主．很有信奉他的人．益州牧劉焉，便叫他保守漢中．　劉焉死後，兒子劉璋，頗爲闇弱，張魯就有吞幷益州之志．劉璋急了，因爲劉備素有英雄之名，就想招他入川，借他防禦張魯．

劉備聞命，眞是「得其所哉」．即便帶兵入川，不多時，就借端和劉璋翻臉，把西川奪去，這是前一六九八年的事．　前一六九七年，曹操平定張魯，取了漢中．　一六九六年．劉備又把漢中奪去．這一年八月裏，又命關羽從荆州進兵，攻取襄陽．這時候的劉備，對於曹操，竟取了攻勢了．

曹操取漢中這一年．孫權因劉備入川，也頗想乘虛奪取荆州，劉備這時候，正想爭取漢中．知道兩面開釁，是不行的，便和孫權妥協，把荆州地方平分，備使關羽守江陵，權使魯肅屯陸口．（如今湖北的蒲圻縣．這時候周瑜已經死了．）　到關羽進攻北方的時候，孫權又把魯肅調回，換了個「未有重名非羽所忌」的呂蒙．關羽果然看輕他．把江陵守兵，盡數調赴前敵．後路空虛．呂蒙便乘勢發兵，襲取江陵．這時候．關羽前敵的攻勢，也已經給曹操發大兵堵住，弄得進退無路，只得退軍，給孫權伏兵捉住，殺掉．西蜀進取之勢，受了一個大打擊．

前一六九二年，曹操死了．兒子曹丕，嗣爲魏王．便把漢獻帝廢掉，自立，是爲魏文帝．明年，蜀漢先主劉備，也

稱帝於成都。前一六九三年，孫權也在建業（如今江蘇的江寧縣，東晉時因爲避愍帝的諱改名建康。）稱帝。是爲吳大帝。後漢就此分做三國。

關羽的敗亡，是蜀漢一個致命傷。——當時東吳的無端開衅，却也是有傷國際信義的。這種毫無藉口的開衅，在歷史上也很爲少見。——所以先主稱帝之後，就首先自將伐吳。却又在猇亭，在如今湖北宜都縣西邊 給陸遜殺得大敗虧輸，又羞又氣，死了。

諸葛亮受遺詔輔政，東和東吳，西南定益州；漢郡，治滇池，如今雲南的昆明縣。屢次出兵伐魏。前一六七八年，死了。蜀漢就此不振。

諸葛亮是中國一個大政治家，本書限於篇幅，不能詳細介紹他。廣智書局中國六大政治家裏有他的傳，頗可看的。 諸葛亮出兵伐魏，第一次在前一六八五年。這一次魏人不意蜀國出兵，很爲張皇失措。天水南安安定三郡，都叛應亮，兵勢大振。時魏明帝初立。親幸長安。派張郃去抵禦他。諸葛亮派馬謖當前敵。這張郃是魏國的宿將。馬謖雖有才略，大約軍事上的經驗不及他。給張郃在街亭——如今甘肅的秦安縣——打敗。諸葛亮只得退回漢中。 這一年十二月裏。諸葛亮再出散關。——在如今陝西寶雞縣西邊——圍陳倉。——在寶雞的東邊——不克而退。 明年春。再出兵攻破武都。——如今甘肅的成縣——陰平。——如今甘肅的文縣 前一六八一年。魏曹眞伐蜀。攻漢中，不克。 明年。諸葛亮伐魏。圍祁山，——在武都西北——魏司馬懿來救。諸葛亮因糧盡退回。張郃來追，給諸葛亮殺掉。 前一六七六年。諸葛亮再出兵伐魏。進兵五丈原。——在如今陝西郿縣——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計。這年八月裏，就病死了。 諸葛亮的練兵和用兵，都很有規矩法度；和不講兵法，專恃詭計，徼倖取勝的，大不相同。三國志晉書，都把他戰勝攻取的事情抹煞，這是晉朝人說話如此。只要看他用兵的地理，是步步進逼，就可以知道他實在是勝利的了。

諸葛亮死後五年，魏明帝也死了。養子芳年紀還小。明帝死時本想叫武帝的兒子燕王宇輔政。中書監劉放，中書令孫資，趁他昏亂時候，硬勸他用曹爽和司馬懿。明帝聽了他。於是曹爽，司馬懿，同受遺詔輔政。其初大權盡在曹爽手裏。司馬懿詐病不出。到前一六六三年，曹爽從魏廢帝出去謁陵。不知道怎樣，司馬懿忽

然勒兵關起城門來，矯太后的命令，罪狀曹爽．曹爽沒法，只得屈伏了．其結果，就給司馬懿所殺．於是大權盡入於司馬懿之手． 這件事的眞相，是無從考見的；然而有可注意的：曹爽所共的一班人，都是當時的名士；司馬懿却是個軍閥． 曹爽和司馬懿，相持凡十年．曹爽是曹眞的兒子，在魏朝總算是個宗室．朝廷上又有一班名士擁護他．—把如今的話說起來，可以說他是名流系的首領．—其初司馬懿不能與爭，大概是這個原故．曹爽專政之後，把太后郭氏，遷徙到永寧宮．和他的兄弟曹羲，都帶了禁兵．—這時候，表面上把司馬懿尊做太傅，暗中却奪去他的權柄．司馬懿就稱病不出．—後來司馬懿推翻他，就是趁他兄弟都出城，奪了他的禁兵，表面上却用太后出頭．這樣；我們推想起司馬懿的行爲來，大約是「交通宮禁」，「勾結軍隊」．其詳情却就無可考較了．現在歷史上所傳的話，都是一面之詞，信不得的． 曹爽死後，司馬懿，司馬師，司馬昭，父子弟兄，相繼秉政，削平異己． 當時魏國的軍人，都是司馬懿一系．只有揚州的兵反抗他．前一六六一年，揚州都督王淩，一六五七年，揚州都督毋邱儉，一六五五年，揚州都督諸葛誕，三次起兵．都給司馬氏打定． 司馬師先廢曹芳而立曹髦；司馬昭又弒曹髦而立曹奐；到司馬炎，就自己做起皇帝來了． 前一六四七年

蜀自諸葛亮死後，蔣琬費禕，相繼秉政．費禕死後，後主才親理萬機．信任宦官黃皓，頗爲昏闇．蔣琬費禕的時代，不大主張用兵；費禕死後，姜維執掌兵權，連年出兵北伐；毫無效果，而百姓疲弊，頗多怨恨．前一六四九年，司馬昭叫鍾會鄧艾兩道伐蜀．會取漢中，姜維守住劍閣， 如今四川的廣元縣就是 會不得進．而鄧艾從陰平直下緜竹， 從甘肅文縣，出四川平武縣的左擔山，向緜竹的一條路． 猝攻成都，後主禪出降．蜀漢就此滅亡．於是晉國派羊祜鎮襄陽，王濬據益州，以圖吳． 羊祜死後；杜預代他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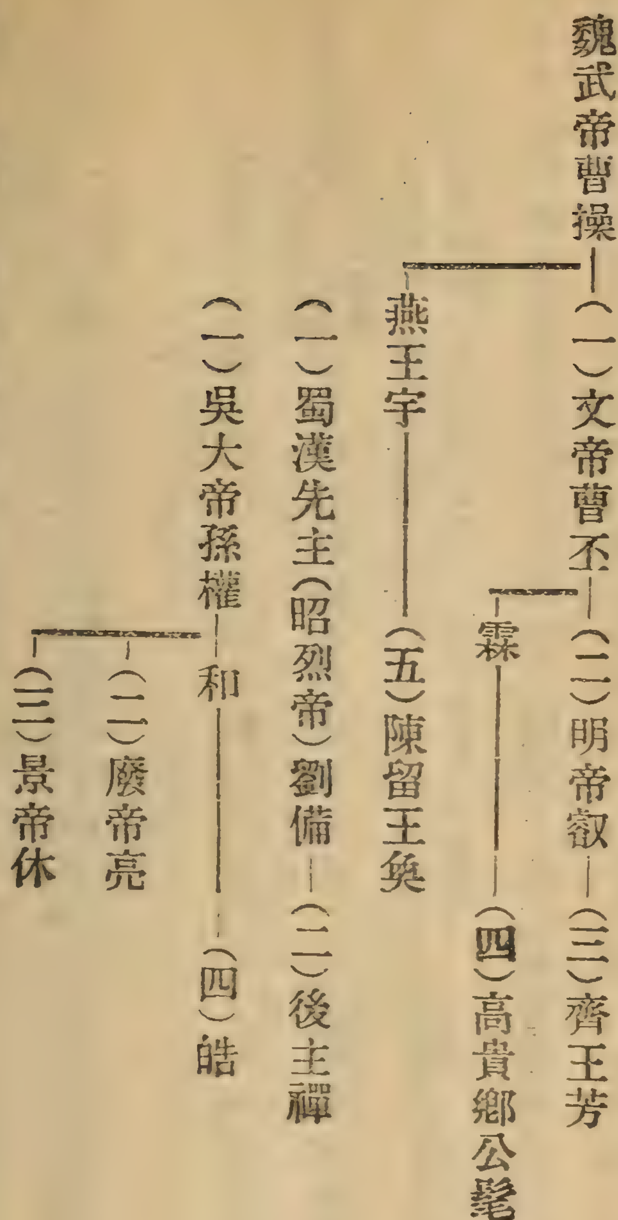
吳自大帝死後，少子亮立，諸葛恪輔政，給孫峻所殺。於是峻自爲大將軍。峻死後，弟綝繼之廢亮而立景帝休。景帝把孫綝殺掉，然而也無甚作爲。景帝死後，兒子皓立，很爲淫虐。吳當諸葛恪秉政時，曾一次出兵伐魏。諸葛恪死後，忙着內亂，就沒有工夫顧到北方。靠著一個陸抗，守着荊州，以抵禦西北兩面。陸抗死後，吳國就沒有人才了。前一六三八年 前一六三二年，王濬杜預從荊益兩州順流而下。王濬的兵先到，孫皓出降，吳國也就滅亡。

三國時代，是我國南北對抗之始。這時代特可注意的，是江域的漸次發達。前此江南的都會，只有一個吳。江北的廣陵，如今江蘇的江都縣 却是很著名的。我們可以設想：產業和文化的重心，還在長江的北岸。自從孫吳以建業爲國都，孫吳建國，北不得淮域。濡須水一帶，是兵爭的要地。定都建業，既可扼江爲險，又便於控制這一帶地方。 就做了東晉和宋齊梁陳四朝建都之所。東晉以後，南方文化的興盛，固由於北方受異族之蹂躪，衣冠之族，避難南奔；然而三國時代的孫吳，業已人才濟濟。這也可見南方自趨於發達的機運，不盡借北方的擾亂，爲文化發達的外的條件了。又益州這地方，從古以來，只以富饒著名，在兵爭上，是無甚關係的。却是到三國時代，正因爲他地方富饒，就給想「占據地盤」的人注目。劉備初見諸葛亮的時候，諸葛亮勸他占據荊益二州。說『天下有變：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，以向宛洛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，以出秦川。』前者就是關羽攻魏的一條路。關羽既敗，諸葛亮屢次伐魏，就只剩得後者一條路了。論用兵形勢，自然是出宛洛，容易震動中原。——所以我說荊州之失，是蜀漢的致命傷。——然而劉備諸葛亮，當日必定要注重益州。則『荊土荒殘，人物凋敝』兩句話，就是他主要的原因。這個全然是富力上的問題。 而向來不以戰鬪

著名的蜀人，受諸葛亮一番訓練，居然成了「節制之師」．從此以後，蜀在大局上的關係，也更形重要了．

當時還有一個占據遼東的公孫度，傳子公孫淵，於前一六七五年，為司馬懿所滅．其事情，和中原無甚關係．與高麗有關係處，詳見下篇第一章第六節．

三國系圖



第二章　兩晉和五胡

第一節　晉初異族的形勢

從前一七二三年，董卓入據都城，擅行廢立，山東州郡，紛紛起兵討卓之後，天下就此分裂，直到前一六三三

二年;晉武帝平吳,天下才算統一;其間凡九十二年.却是晉武平吳之後,不及二十年,天下又亂起來了.所以致亂的原因,固然有許多,却是最大的有兩端:其(一)是晉武帝的厲行封建制.其(二)是當時散布塞內外的異族太多,沒有好法子統馭他.前者是「八王之亂」的原因,後者就是「五胡之亂」的原因.如今且把五胡的形勢,敍述於下:

(一)匈奴,羯. 羯是匈奴的別種,居於上黨郡武鄉縣羯室的,(如今山西的榆社縣)匈奴從呼韓邪降漢以後,其部衆入居并州,已見第二篇上第七章第二節.呼韓邪單于二十一傳而至呼廚泉,因先世是「漢甥」,便改姓劉氏.魏武帝因爲他部衆強盛,把他留之於鄴,而分其部衆爲五,每部設立部帥,又選漢人做他部裏的司馬,以監督他.五部中左部最強,呼廚泉哥哥的兒子豹,做他的部帥;晉武帝又把他分做兩部. 雖然如此嚴密監督,他的部落,總是日漸繁盛的.於是平陽,兩河,太原,新興諸部,都布滿了匈奴.

(二)鮮卑 東胡的起原,已見第一篇第六章第二節,和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二節. 從東胡給冒頓打破後,其衆分爲兩支:南邊一支叫烏桓,漢武帝招他保守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五郡塞外.鮮卑更在其北方.後漢時,匈奴滅亡後,鮮卑北據其地.當後漢末年,鮮卑出了兩個著名的酋長,—檀石槐軻比能—檀石槐時,其疆域:北接丁令,西抵烏餘,東界扶餘,(參看下篇第一章第六節)幾於不減匈奴之盛.可惜團結力不固,檀石槐軻比能死

後，就又分裂了．（參看後漢書三國志本傳）然而他的部落分布極廣，東邊從遼東起，西邊到幷涼塞外為止，沒一處不有鮮卑．

烏桓當後漢末年，曾經和袁紹相結託．袁氏敗亡以後，袁尚和袁熙，就奔依烏桓．魏武帝用田疇做鄉導，出盧龍塞，掩擊烏丸於柳城，（在如今熱河道的凌源縣）大破之，降斬二十餘萬，遷其餘衆於中國．從此以後，烏桓兩個字，就不見於歷史上了．（僅新唐書四裔傳，載有一極小部落，不足齒數．柳城一戰，決不能把烏丸滅掉，大約餘衆都幷入鮮卑．因為鮮卑二字本是這一族的本名．—見第一篇第六章第二節 這一節，參看後漢書三國志烏桓鮮卑本傳和田疇傳．）

（三）氐，羌．羌人當後漢時候，雖然大被殺戮，然而他的繁殖力頗大．晉初，馮翊，北地，新平，安定諸郡，又都給他布滿．氐人本在巴中的．張魯時代，因敬信鬼道，才遷入漢中．魏武帝克漢中，遷氐人於北方．於是扶風始平，京兆諸郡，莫不有氐．

當時郭欽，江統等一班人，都創「徙戎之論」，要把他徙之塞外．（參看晉書本傳）然而把戎狄置諸塞外，自以為安，其實是最危險的事．為什麽呢？因為這是中國管轄所不及，為強為弱，都不能去問他的信．這種部落裏，要是出了一個英雄，「幷兼」「脅服，」便成了一個強大的部族，要為邊患了．歷代北族的起原，都是如此．（參看後文，遼金元淸初起的事跡，自明．）所以「徙戎之論」，不過是條姑息之策．但是這些民族，雜居在內地，是要有法子撫綏他，駕馭他，慢慢兒同化他的．讓一步說，也要政治清明，兵力強盛，叫他不至於生心．晉初既毫無撫綏制馭的政策；又有「八王之亂」授之以隙．——漢族自然同化的力量雖大，一時間也不及奏效．——就釀成五胡

之亂了．

第二節　八王之亂

魏朝的待宗室，是最薄的．同姓諸王，名為有土之君，其實同幽囚無異．所以司馬氏傾覆魏朝，很是容易．晉武帝有鑒於此，於是大封宗室；諸王皆得「選吏」「置軍」，而且「入典機衡，出作兵牧」，倚任之重，又過於漢朝．這個要算「封建制度第二次反動力」了．然而也終於失敗．

晉朝的景皇和文皇，是弟兄相及的．武帝的母弟齊王攸，大約也有這種希望．當時朝廷上，也很有一班齊王的黨羽．說太子（惠帝）不好，勸武帝立齊王．卻是武帝的權力大，畢竟把齊王逼得出去就國，齊王就此憂憤而死．這也算得晉初「繼嗣之爭」的一個暗潮．（參看晉書齊王本傳　惠帝固然是昏愚的．然而晉書上形容他的話，也未必盡實．譬如說惠帝聽蝦蟆鳴，便問這個是『官乎私乎』？荒年，百姓窮得沒有飯吃，人家告訴他．他說『何不食肉糜』，這個是傻子無疑了．然而蕩陰之戰—見下—嵇紹以身護衛他，被殺，血染帝衣，左右要替他洗去，他說『嵇侍中血，勿浣也．』智愚就判若兩人．可見惠帝昏愚之說，一半是齊王之黨所造的謠言．）武帝死後，太子即位，是為惠帝．（前一六二二年）

宗室之間，既然起了暗潮，自然要借重外戚．武帝有兩個楊后；前楊后，就是生惠帝的．臨終時候，因為惠帝「不慧」，怕武帝另立了皇后，要廢掉他．於是「泣言」於武帝，要立自己從父駿的女兒做皇后．武帝聽了他，這便是後楊后．惠帝是個極無能為的人．既立之後，楊駿輔政，他的威權，自然是很大的了．卻是又有人想

推翻他。惠帝的皇后，是賈充的女兒。（賈充是司馬氏的死黨。司馬氏的篡弒，和賈充很有關係的。可參看他本傳。）深沉有智數，見惠帝無能，也想專制朝政，却為楊駿所扼。於是想到利用宗室。

前一六二一年，賈后和楚王瑋（武帝第五子）東海公繇（宣王孫）合謀，誣楊駿謀反，把他殺掉。廢太后，幽之金墉城。（在洛陽西北）以汝南王亮（宣帝第四子）為太宰，和太保衞瓘同聽政。汝南王和衞瓘，要免掉楚王的兵權。賈后和楚王合謀，殺掉汝南王，把東海公繇，也遷徙到帶方。（在如今朝鮮的黃海道）旋又借此為名，把楚王殺掉。一六二〇年，賈后弒楊太后。太子遹，不是賈后所生。一六一三年，賈后把他廢掉，徙之金墉城。明年，又把他囚在許昌。這時候，趙王倫（宣帝第九子）掌衞兵，要想推翻賈后。就故意散放謠言，說殿中兵士，要想廢掉皇后，迎還太子。賈后急了。前一六一二年，把太子殺掉。趙王就趁此起兵，殺掉賈后。前一六一一年，就廢惠帝而自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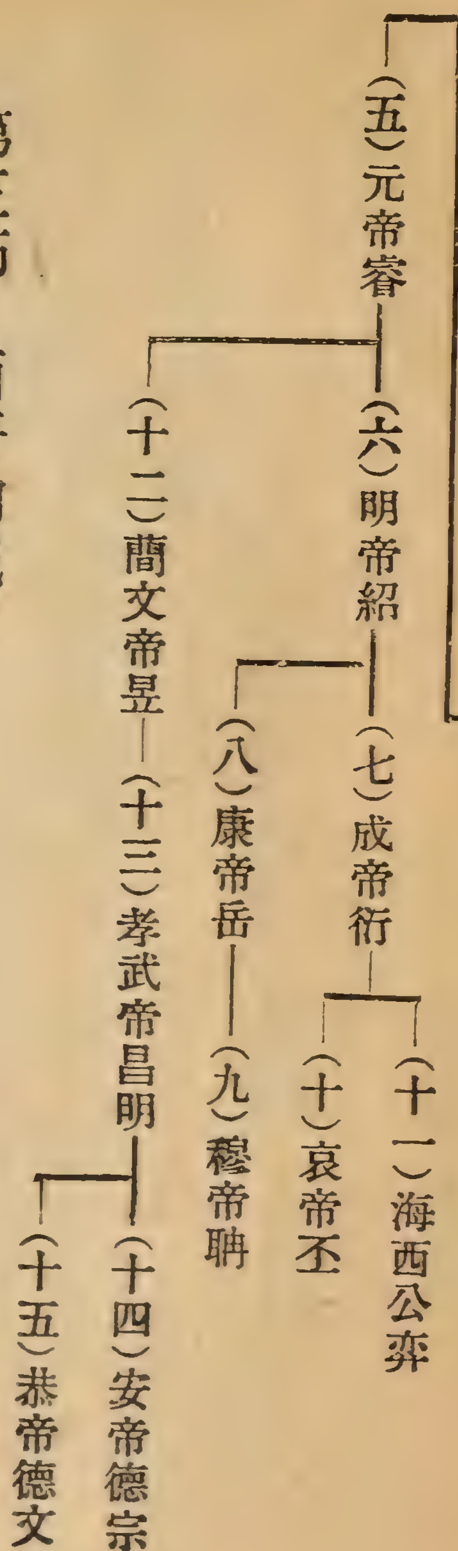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候，齊王冏（攸的兒子）鎮許昌，成都王穎（武帝第十六子）鎮鄴，河間王顒（宣帝弟，安平王孚的孫。）鎮關中，同時起兵討趙王。左衞將軍王輿，起兵殺掉趙王，迎惠帝復位。成都王河間王都還鎮，齊王入洛陽。河間王忌他，叫長沙王乂（武帝第六子）攻殺齊王。（前一六一〇年）明年，河間王和成都王，又合兵攻乂，不克。前一六〇八年，東海公越（宣帝弟，高密王泰之子。）執乂以迎顒將張方，張方把乂殺掉。成都王穎入洛陽。不多時，又回鄴，留部將石超守洛陽。東海公旋又攻超，超奔鄴。

於是東海王（越進爵）奉著惠帝，號召四方，以攻成都王．成都王遣石超拒戰，惠帝大敗於蕩陰，（如今河南的湯陰縣）給成都王擄去，置之於鄴．東海王逃回本國．這時候的成都王，要算得志得意滿了．却是幽州都督王浚和幷州刺史東嬴公騰，（越的弟）又起兵討他．石超拒戰，大敗．成都王只得挾著惠帝南奔洛陽．時洛陽已爲張方所據．於是張方再挾著惠帝和成都王，走長安．

前一六〇七年，東海王越再合幽幷二州的兵，西迎惠帝．河間王顒派成都王穎據洛陽拒敵，大敗．河間王把事情都推在張方身上，把他殺掉，叫人到東海王處求和．東海王不聽，直西入關，挾著惠帝還洛陽，河間王逃到太白山，給南陽王模（高密王泰的兒子）殺掉．成都王走到新野，給范陽王虓（宣帝弟，范陽王康的兒子）捉到，殺掉．惠帝東歸之後，爲東海王所弒，而立懷帝．

晉系圖

- 宣帝司馬懿
  - 景帝師
  - 文帝昭—（一）武帝炎
    - （二）惠帝衷
    - （三）懷帝熾
    - 吳王晏—（四）愍帝業



第三節　西晉的滅亡

五胡亂華的事情，咱們得把他分做四個時代便是：

第一　前趙強盛時代

第二　後趙強盛時代

第三　前秦強盛時代

第四　後燕後秦對立時代

前趙就是匈奴．五胡之中，匈奴鮮卑為大．而鮮卑根據地在塞外，匈奴在塞內，所以匈奴先興起．劉豹的兒子，名字喚做淵，本在洛陽做侍子．（從漢以後，外國王子到中國來做質子的，美其名曰「侍子」．）惠帝元年，才用他做五部大都督．—

但是人仍舊在洛陽．成都王頴用事，又叫他監五部軍事，也留之於鄴．劉淵屢請還河東，成都王不許．到幽并兵起，劉淵乘機說成都王要回河東去合五部之衆，來幫他的忙．成都王才許了他． 於是劉淵回到左國城，（在如今山西離石縣東北）自立爲漢王．（前一六〇八年）旋又遷居平陽，（如今山西的臨汾縣）稱帝．

這時候，洛陽以東羣盜紛起，一時無所歸向，便都去依附匈奴．其中最盛的，要算王彌和石勒．於是匈奴的勢力大盛． 前一六〇二年，劉淵卒；子和立，弟聰弑而代之． 這時候，石勒的兵，縱橫河南，東海王越自出兵討之，卒於項．（如今河南的項城縣）勒追敗其軍於苦縣．（如今河南的鹿邑縣）於是官軍不復能討賊，聽其縱橫司豫． 前一六〇一年，劉曜（劉淵的族子）攻洛陽，王彌石勒都引兵來會．城陷，懷帝被虜．劉聰的兒子粲，又攻陷長安，殺南陽王模．前一五九九年正月，『劉聰大會，使帝著靑衣行酒．侍中庾珉號哭，聰惡之．……帝遇弑，崩於平陽．』

這時候，雍州刺史賈疋已恢復長安．（旋討賊被害，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．）奉秦王業爲太子，及得凶問，即位，是爲愍帝． 時『長安城中戶不盈百，牆宇頹毀，蒿棘成林．……衆惟一旅，公私有車四乘，器械多闕，運饋不繼．諸侯無釋位之志，方鎭闕勤王之舉．』就靠麴允索綝，（京兆太守）盡忠輔翼，屢却敵兵．前一五九六年，劉曜大舉來攻，諸軍畢竟不支．八月，京城被圍．十月，帝出降．明年，劉聰『因大會，使帝行酒洗爵；反而更衣，又使帝執蓋．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，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，爲聰所害．十二月，……帝遇弑，崩於平陽．』 於是西晉滅亡．

第四節　胡羯的興亡

西晉滅亡之後，匈奴的勢力看似很利害了．然而劉淵本不是什麼有大略的人，（看他自立之後，一無作爲可知．）劉聰就更荒淫．當時匈奴所有，實在不過雍州和河東斤土而已．於是石勒起於東方．

石勒，羯人．（初名匐，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，祖父並爲部落小率．汲桑始命以石爲姓，勒爲名．）大安中，（惠帝年號．前一六一〇，一六〇九兩年．）幷州刺史東嬴公騰，執賣諸胡於山東，以充軍實；勒亦在其中．後與魏郡汲桑，同從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爲盜．藩和汲桑，都給青州刺史苟晞所擊斬．石勒降漢．於是借其兵力，縱橫東方．這時候，北方已經糜爛得不堪；其稍能自立的只有

青州刺史苟晞

幽州都督王浚

幷州刺史劉琨

都給石勒滅掉．羣盜中最強盛的，是王彌（擾亂青徐一帶．）曹嶷，（也在青州．廣固城——在如今山東益都縣西邊，後來南燕所都．——便是曹嶷所築．）也給石勒所幷．幽幷青冀司豫兗徐，差不多都是石勒的勢力範圍．然而他起初也不過是個流寇的樣子；後來得趙人張賓，用他的計策；前一六〇〇年，北據襄國；（如今直隸的邢臺縣）明年，又南定鄴；就據了這兩處做根據地．於是漸漸的成了一個規模．

前一五九五年，劉聰卒，子粲立。劉聰當生時，娶靳準的女兒爲后，就委政於準。既立，爲準所殺。於是石勒從襄國，劉曜從長安，都發兵攻準。勒攻破平陽，準奔劉曜，爲曜所殺。於是劉曜自立於長安，改國號爲趙。明年，石勒也自稱趙王。歷史上稱劉曜爲前趙，石勒爲後趙。

前一五八四年，劉曜伐後趙，圍金墉，石勒往救，戰於洛西，曜大敗，被執。子熙奔上邽，（如今陝西的南鄭縣）明年，爲石虎所追殺。於是前趙滅亡。（後趙又并有雍秦二州）

前一五七〇年，石勒卒，子弘立。石勒的從子虎，是向來執掌兵權的，弒弘而自立。虎殘暴無人理，（參看第四章）後趙就不能支持，而鮮卑氐羌繼起。

前一五六三年，石虎卒。石虎的太子邃，以謀弒虎，爲虎所殺。立其弟宣。宣的弟韜，有寵於虎，宣忌而殺之。虎大怒，又殺掉宣，而立小兒子世做太子。（世的母親是劉曜的女兒。）謫東宮的衞士名爲「高力」的於梁州，「遇赦不原」。高力軍反，攻破長安，出潼關，向洛陽。虎大懼，叫養子冉閔，和羌酋姚弋仲去打他，總算把高力打平。等到收軍回來，石虎已經死了。冉閔走到李城，（如今河南的溫縣）遇見石虎第三個兒子石遵，就勸他去攻石世。石遵聽了他，就用冉閔做先鋒，打破鄴城，殺掉石世母子。石遵本來許以冉閔爲太子的，卽位之後，却背了約。於是冉閔攻殺石遵，立了他的兄弟石鑒。石鑒想殺掉冉閔，又給冉閔所殺。於是冉閔自做皇帝，復姓冉氏，改國號爲魏，這是

前一五六二年的事。

冉閔做皇帝雖不過一年，却和當時時局，很有關係。便是他殺石鑒時的「大誅胡羯」。晉書載記上記這件事道：

……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。胡人或斬關，或踰城而出者，不可勝數。……令城內曰：與官同心者住，不同心者各任所之。勅城門不復相禁。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，胡羯去者塡門。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，班令內外：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，文官進位三等，武職悉拜牙門。一日之中，斬首數萬。閔躬率趙人，誅諸胡羯；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，死者二十餘萬。……屯據四方者，所在承閔書誅之。於是高鼻多鬚，濫死者半。

有人據這一句，疑心當時的胡羯，形狀頗像白種人？案羯是匈奴別種。匈奴自是土耳其族。但是當時的所謂「胡」，範圍是很廣的。——譬如鮮卑在匈奴之東，就叫東胡，西域諸國，有時也稱爲西胡。又如說北走胡，南走越。——葱嶺以東，原有屬於白種的塞種。——見第二篇第四章第二節——這種人，自然也有遷居中國的；又有本來和匈奴混合，隨着匈奴遷徙入中國的。所以大誅胡羯的時候，其中有高鼻多鬚的人。

經這一次殺戮之後，胡羯的勢力就大衰。冉閔雖然敗亡，胡羯却不能再起了。

第五節　鮮卑的侵入

鮮卑是個大族，他當時所占據的地方，雖在塞外，——不如匈奴在腹心之地；——然而他的種落，却較匈奴爲多。所以擾亂中原，雖在匈奴之後；而命運却較匈奴氏羌爲長。其中最先崛起的是慕容氏。慕容氏，晉書

慕容廆載記上說他是東胡之後，分保鮮卑山的．又述他的先世道：

曾祖莫護跋，魏初率其諸部，入居遼西．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，拜率義王．始建國於棘城之北．時燕代多冠步搖，莫護跋見而好之，乃斂髮襲冠．諸部因呼之爲步搖；其後音訛，遂爲慕容焉．……祖木延，左賢王．父涉歸，以全柳城之功，進拜鮮卑單于，遷邑於遼東北．棘城在如今熱河道朝陽縣．

到慕容廆手裏，遷徙到徒河的青山；在如今奉天錦縣境 又遷徙到大棘城．如今奉天的義縣．并有遼東．參看下篇第一章第六節．慕容廆還受晉朝的官爵；廆卒子皝立，前一五七九年．才自稱燕王．前一五七五年．又築龍城，徙都之．如今的朝陽縣．皝卒子儁立．前一五六四年．這時候，遼西的鮮卑還有宇文氏和段氏．宇文氏爲慕容皝所滅．見第三章第四節．段氏據令支，如今直隸的遷安縣 也給慕容儁滅掉．於是前燕的疆域，和後趙直接，

石氏滅亡之後，慕容儁乘勢侵略中國．前一五六二年，拔薊，取幽州，南徇冀州．一五六〇年，和冉閔戰於魏昌，如今直隸的無極縣． 閔馬倒被執．魏亡．於是慕容儁徙都鄴．

當時前燕的實力，僅及河北一帶，幽冀二州及鄴 於是氐酋苻洪，羌酋姚弋仲，也都想乘機自立．案晉書載記．

苻洪，字廣世，略陽臨渭氐人也．……世爲西戎酋長．始其家池中蒲生，長五丈五節，如竹形，時咸謂之蒲

家因以爲氏焉．父懷歸，部落小帥……屬永嘉之亂，……宗人蒲光蒲突，遂推洪爲盟主．劉曜僭號長安，光等逼洪歸曜，拜率義侯．曜敗，洪西保隴山．石季龍將攻上邽，洪又請降……拜冠軍將軍，委以西方之事……以洪爲龍驤軍流人都督，處於枋頭．（枋頭城，在如今河南濬縣．石氏亡後，『有說洪稱號者，洪亦以讖文草付應王，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，遂改姓苻氏．』）

姚弋仲，南安赤亭羌人也……燒當……七世孫塡虞，漢中元末寇擾西州，爲楊虛侯馬武所敗，徙出塞．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……處之於南安之赤亭．那玄孫柯迴……迴生弋仲……永嘉之亂，東徙榆眉……劉曜……以弋仲爲平西將軍，邑之於隴上．及石季龍克上邽，弋仲說之……徙隴上豪強……以實畿甸……勒既死，季龍執權，思弋仲之言，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．弋仲率步衆數萬，遷於清河．（按赤亭，在如今甘肅隴西縣．榆眉，在陝西汧陽縣．清河郡，治如今山東的清平縣．）

這都是被胡羯壓服的，胡羯既亡，自然都想出頭了．苻洪擊虜趙將麻秋，不多時，給麻秋毒殺．兒子苻健，殺掉麻秋，引兵入關．姚弋仲也病死，兒子姚襄降晉．這時候，河南郡縣無主，降晉的極多．晉朝就要起兵經略北方了．

第六節　東晉內外的相持

從元帝即位建康以後，（前一六九五）到慕容儁入鄴這一年，（前一五六〇）晉朝的東渡，已經三十六年了．這三十六年之

中，却是怎樣的呢？　東晉的歷史，我可以說是荆揚二州衝突的歷史．

元帝以前一五九九年，都督揚州軍事，鎮下邳．（如今江蘇的邳縣．）這時候，北方喪亂．元帝用王導的計策，遷居建康．愍帝被弒以後，便在建康卽位．江東的人心，很歸向元帝．却是從北方喪亂以來，南方也屢有亂事，都靠荆州的兵討定；—荆州的刺史是劉宏，他手下的名將，便是陶侃周訪—所以當時荆州的兵力，遠較揚州爲強．元帝卽位之初，王導和從兄王敦，同心翼戴．—王導典機務，王敦掌征討．—元帝便用王敦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軍事．—這時候，劉宏已死．—王敦便把周訪遷徙到梁州，陶侃遷徙到廣州，自己專管荆州之事．元帝又有些怕他，引用劉隗刁協戴淵周顗等一班人，叫戴淵都督司豫，（鎮合肥，如今安徽的合肥縣．）劉隗都督青徐，（鎮淮陰，如今江蘇的淮陰縣．）二州軍事，以防制他．又叫譙王承做湘州刺史，以掣王敦的肘．王敦在諸將中，只有些怕周訪．却是周訪死了，甘卓繼任，卓年已老耄，王敦絕不怕他．前一五九〇年，王敦發兵反，從武昌順流而下．劉隗戴淵發兵入衞，拒戰，都大敗．劉隗逃奔後趙，刁協給人殺掉．敦入城，殺周顗戴淵而去．（同時也發兵襲殺甘卓和譙王承．）元帝憂憤而崩．明帝立，敦移鎮姑孰，（如今安徽的當塗縣．）陰謀篡奪．前一五八八年，死了．明帝和丹陽尹溫嶠合謀，發兵討平其亂．這是荆揚二州的第一次衝突．

明帝在位三年而崩，成帝立，還只有五歲，太后庾氏臨朝．后兄庾亮執政．這時候，祖約屯壽春，（祖約的哥哥，喚做祖逖．請

兵於元帝，要去恢復北方．元帝叫他自己召募．於是祖逖在淮陰召募，約八千人，慷慨北行．和後趙相持，河南州郡，歸他的極多．前一五九一年，祖逖死了，祖約代領其衆．抵當不住後趙，退屯壽春．陶侃鎮荊湘，又有個歷陽內史蘇峻，（歷陽，如今安徽的和縣．）討王敦有功都和庾亮不睦．前一五八五年，庾亮徵蘇峻為大司農，蘇峻就舉兵和祖約同反．蘇峻的兵鋒很為精銳．庾亮逃奔尋陽，去投溫嶠．（這時候，溫嶠鎮尋陽．）溫嶠以大義責陶侃，一同舉兵討定蘇峻．祖約逃奔後趙，後來為後趙所殺．這一次，不是溫嶠公忠體國，陶侃也還未必可靠，晉朝就危險極了．這是東晉所生肘腋之變，總算靠上流的兵力鎮定的．

陶侃死後，庾亮代督荊江．（前一五七八．）才出兵北伐．這時候，後趙方強，（石虎時代）庾亮兵出無功，慚憤而卒．庾亮的兄弟庾翼，接他的手．前一五七〇年，成帝崩．成帝兩個兒子，一個喚做丕，一個喚做弈，年紀都還幼小．宰相庾冰，便立了琅邪王岳，是為康帝．庾翼從武昌移鎮襄陽，庾冰代鎮夏口．前一五六八年，康帝又死了．康帝的兒子喚做聃，還只有三歲．庾冰要立會稽王昱，（簡文帝）宰相何充不可．聃卽位，是為穆帝．太后褚氏臨朝．這一年，庾冰死了，庾翼移鎮夏口；庾翼的兒子，名喚方之，代鎮襄陽．明年，庾翼又死了．遺表請把自己的兒子爰之．代鎮荊州．何充不聽，用了桓溫；并且連方之都罷掉，從此以後，庾氏的勢力就消滅了．

桓溫却是個豪傑，他占據上流以後，布置起來，便覺得旌旗變色，於是就成了伐蜀之功．前蜀的起源，晉書載記上說他是廩君之後．案廩君的神話見於後漢書南蠻傳上．（晉書李特載記略同）

巴郡南郡蠻．本有五姓：巴氏，樊氏，瞫氏，相氏，鄭氏，皆出於武落鍾離山．其山有赤黑二穴；巴氏之子，生於赤穴；四姓之子，皆生黑穴．未有君長，俱事鬼神．乃共擲劍於石穴，約能中者，奉以爲君；巴氏子務相，乃獨中之；衆皆歎．乃令各乘土船，約能浮者，當以爲君；餘姓悉沈，唯務相獨浮．因共立之，是爲廩君．乃乘土船，從夷水至鹽陽．鹽水有神女，謂廩君曰：此地廣大，魚鹽所生，願留共居，廩君不許．鹽君暮輒來取宿，旦卽化爲蟲，與諸蟲羣飛，掩蔽日光，天地晦冥，積十餘日．廩君伺其便，因射殺之，天乃開明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，四姓皆臣之．（鍾離山，在如今湖北宜都縣境．夷水就是如今的清江．）

晉書載記上又述李氏的緣起道：

漢末，張魯在漢中以鬼道教百姓．賨人敬信巫覡，多往奉之．値天下大亂，自巴西之宕渠，遷於漢中楊車坂；抄掠行旅；百姓患之，號爲楊車巴．魏武帝剋漢中，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；魏武帝拜爲將軍，遷於略陽北土，復號之爲巴氏．

這一支巴氏，實在是前秦後涼成漢的共祖．不過前秦後涼，是留居北方的，成漢却是入蜀的罷了． 前一六一六年，關中氐齊萬年反，關西擾亂，百姓都流亡入漢中．李特因將之入蜀．前一六〇六年，李特的兒子李雄，攻破成都，自稱成帝．（李壽改國號爲漢．）又北幷漢中．李雄刑政寬簡，百姓頗爲相安．前一五七八年，李雄死了，兄蕩的

兒子班立．李雄的兒子越，弒之而立其弟期．期淫虐不道，又爲李特的孫子壽所弒．李壽也是個荒淫無道的，成漢就此大衰．李壽卒，兒子李勢立．前一五六五年，桓溫兩道伐蜀，直逼成都．李勢出降．前蜀就此滅亡．

前蜀滅後兩年而石虎死，北方大亂．河南諸州，都來降晉．於是晉朝就想北伐．然而這時候，荊揚二州的齮齕又起．朝廷忌桓溫的威名日盛，就引用名士殷浩，去抵抗他．石虎死的明年，殷浩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．前一五五九年，殷浩用姚襄做先鋒，北伐，反爲襄所邀擊，大敗．桓溫因此，逼著朝廷，廢掉殷浩．於是荊州的勢力，高壓揚州，達於極點了．　前一五五八年，桓溫伐秦，大敗其兵，直到灞上．苻健用堅壁清野的法子拒他，桓溫糧盡退兵．明年，討定姚襄．（姚襄走關中，給秦人殺掉，他的兄弟萇，投降苻秦．）　前一五五一年，穆帝崩，成帝的兒子琅邪王丕立，是爲哀帝．前一五四七年，哀帝又崩，兄弟奕立，是爲廢帝海西公．前一五四三年，桓溫伐燕，戰於枋頭，不利．這時候，中央猜忌桓溫，於他的舉動，頗務掣他的肘．於是桓溫就想要行廢立．前一五四一年，入朝，廢海西公而立簡文帝．明年，簡文帝崩，孝武帝立．桓溫頗有「圖篡」之意．朝臣謝安王坦之，故意用鎭靜的法子對待他．前一五三九年，桓溫死了，他的兄弟桓沖，是個無能爲的人．把荊州讓給謝安，於是荊揚二州的衝突，又算告一個小結束．

第七節　苻秦的盛强

如今又要說到北方的事情了．慕容儁遷鄴這一年，就死了．子暐立，慕容恪輔政．前一五四七年，陷洛陽．

前一五五六年，桓溫破姚襄，收復洛陽．到這一年，而陷於前燕． 一五四五年，慕容恪卒，慕容評輔政．越二年而桓溫北伐，慕容垂大敗之於枋頭．慕容評性最鄙吝見慕容垂威名日盛，忌之陰圖謀害．慕容垂逃到秦國．於是前燕驟衰． 而前秦從苻堅即位以後，苻健卒，子生立．苻堅弒而代之．堅的父親名雄，也是苻洪的兒子．用了王猛，修政練兵國勢驟強．前一五四二年，王猛伐燕克洛陽．明年，攻破了鄴城．慕容暐被執，前燕就此滅亡． 這時候，北方的國又有

(1)前涼 前涼張軌，前一六一二年，做晉朝的涼州刺史．這時候，中原喪亂，軌就保有了涼州．張軌和他的兒子實，都還「事晉執臣禮．」張實卒，他的兄弟張茂立．劉曜來攻，才力屈稱藩．張茂卒，張實的兒子張駿立．張駿卒子張重華立．石虎來攻，屢敗其兵．張駿卒，子曜靈立．爲重華的兄祚所弒．祚淫虐不道，又爲其下所殺．立了張重華的兒子玄靚．張駿的少子天錫，又弒之而自立．前一五三六年，爲前秦所滅．

(2)代 代就是拓跋氏，詳見第九節．也是一五三六年，爲前秦所滅．

(3)隴西鮮卑乞伏氏 晉書載記述他的原起道：『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，自漠北南出大陰山．遇一巨蟲於路，狀若神龜，大如陵阜．乃殺馬而祭之．祝曰：若善神也，便開路；惡神也，遂塞不通．俄而不見，乃有一小兒在焉．時又有乞伏部，有老父無子者，請養爲子，衆咸許之．老父欣然，自以有所依憑；字之曰紇干．紇干者，夏言依倚也．……四部服其雄武，推爲統主．』這一段神話雖荒唐，却可見得這一族是

從漠北遷徙而來的.後來有一個部長喚做祐鄰,(乞伏國仁的五世祖)才南遷到秦州的邊境.(在如今隴山道的北境.)祐鄰六傳至司繁,爲前秦所擊破,降於前秦.其餘諸小部落,一時也無不懾服.於是苻堅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」,就要想滅掉東晉,以統一天下.—於是西陷梁益,東擾徐豫.前一五二六年,就起了大兵八十萬來伐晉.

第八節　淝水之戰和北方分裂

北方的苻秦,雖然盛強;南方的東晉,形勢却也變了.這是爲什麼? 從謝安秉政之後,就叫他的姪兒子玄,駐紮廣陵.謝玄募了一枝精兵,號爲「北府兵」.統帶這一枝兵的人,名喚劉牢之,也是一個戰將.苻堅的伐晉,所靠的就是兵多.既然「多而不精,」就一定「多而不整,」這本是兵家所忌的. 當時他的大軍,還沒有到齊,前鋒就給劉牢之打敗.南軍的戰氣,已經加倍.謝玄等遣使請戰,他又要放他渡水,「半渡而擊之.」誰知自己的兵多而不整,一退不可復止.給晉兵殺得大敗虧輸.(這種戰事的始末,本書限於篇幅,不能詳敘.欲知其詳,參考通鑑紀事本末最便.其餘的戰役倣此.)

苻堅盛強的時候,北方的羌人和鮮卑人等,本是被他硬壓服的,並不是心服.然而苻堅却待他們甚厚;而且措置之間,似於本族反疏.當時勸他的人很多,他都不聽.這也有個原故; 氐本是個小族,若要專靠了幾

個本族人，而排斥異族，如何能站得住呢？這也是苻堅眼光遠大之處．然而一朝敗北，向來「力屈而非心服」的人，就如雨餘春筍，一時怒發了．於是

慕容垂據中山，（如今直隸的定縣）為後燕．

慕容永據長子，（如今山西的長子縣）為西燕．

姚萇據長安，為後秦．

呂光據姑臧，（如今甘肅的武威縣）為後涼．（呂光，洛陽氐人．苻堅的驃騎將軍．替苻堅討平西域的．）

乞伏國仁據隴右，為西秦．（居勇士川，在如今甘肅金縣的東北．乞伏乾歸徙苑川，在如今甘肅靖遠縣的西南．）

苻堅先為西燕所攻，棄長安，奔五將山．（在陝西岐山縣東北．）後來被姚萇捉到，殺掉．他的兒子丕，鎮守鄴城，為慕容垂所逼，逃到晉陽自立．和慕容永打仗，敗死．苻堅的族子登，自立於南安．（如今甘肅的平涼縣）和後秦相攻，前一五九一年，給姚萇的兒子姚興殺掉．兒子崇，逃到湟中，給乞伏乾歸殺掉．於是前秦滅亡．

前秦滅亡這一年，慕容垂也滅掉西燕，并幽冀并三州，又南定青徐兗三州．後秦也攻破洛陽，并有淮漢以北．又破降乞伏乾歸．並稱為北方大國．然而拓跋氏和赫連氏，也就起來了．

第九節　拓跋氏的興起

鮮卑諸族,以慕容氏爲最大.然而慕容氏所遇的機會,不如拓跋氏之佳.—慕容氏値氐羌胡羯方張之時,而拓跋氏値諸族都已凋敝之後.—所以拓跋氏就成了統一北方的大功了.　拓跋氏的起源,北史上說:

> 魏之先,出自黃帝軒轅氏.黃帝子曰昌意,昌意之少子,受封北國;有大鮮卑山,因以爲號.其後世爲君長,統幽都之北,廣漠之野.畜牧遷徙,射獵爲業.淳樸爲俗,簡易爲化,不爲文字,刻木結繩而已.時事遠近,人相傳授,如史官之紀錄焉.黃帝以土德王,北俗謂土爲拓,謂后爲跋,故以爲氏.其裔始均,仕堯時:逐女魃於弱水北,人賴其勳;舜命爲田祖.歷三代至秦漢,獯粥,獫狁,山戎,匈奴之屬,累代作害中州,而始均之裔,不交南夏,是以載籍無聞.積六七十代,至成皇帝,諱毛,立,統國三十六,大姓九十九,威振北方.

拓跋氏的有傳說,大概是起於成皇帝的,以前都是揑造出來.　成帝以後,北史敘述他的世系:五傳而至宣帝推寅;宣帝以後,又七傳而至獻帝隣.北史記他之事迹道:

> 宣帝南遷大澤,方千餘里,厥土昏冥沮洳.謀更南徙,未行而崩.……獻皇帝隣立.時有神人,言此土荒遐,宜徙建都邑.獻帝年老,乃以位授於聖武皇帝,(案名詰汾)令南移.山谷高深,九難八阻,於是欲止;有神獸似馬,其聲類牛,導引歷年,乃出;始居匈奴故地.其遷徙策略,多出宣獻二帝,故時人並號曰推寅,蓋俗云鑽研之義.

這其中固然雜有神話，然而他本來的居地，和遷徙路徑，却可以推測而得。如今的西伯利亞；從北緯六十五度以北，號爲凍土帶。自此以南到五十五度，爲森林帶。更南的平地，號爲曠野帶。又南，爲山岳帶；就是西伯利亞和蒙古的界山。凍土帶極冷，人不能生活的地方極多。森林帶多蚊虻。曠野帶雖沃饒，然而正是北史所說『昏冥沮洳』之地。拓跋氏最初所居，似係凍土帶；因不堪生活的困難而南徙；又陷入曠野帶中。後來才越過山脈，而到如今的外蒙古，就是所謂『匈奴故地』了。有人說『大澤方千餘里』，是如今的貝加爾湖，這句話是弄錯的。貝加爾湖，是古時候的北海，是丁令人所居，—參看下篇第一章第二節—在北荒要算樂土了。『大澤方千餘里』，明是廣大的沼地。

詰汾的兒子，名爲力微。神元帝 居於定襄的盛樂。如今歸綏縣的北邊 四傳至祿官，力微的兒子 衆分爲三部：祿官居上谷之北，濡源之西。如今的灤河 祿官的兄子猗㐌居參合陂。如今山西的陽高縣 猗盧，居盛樂。前一六一六年 前一六〇四年，祿官卒，猗盧合三部爲一。這時候，劉琨和匈奴相持，而拓跋氏同鐵弗氏的交涉，也於是乎起。

鐵弗氏，是匈奴南單于的苗裔，居於新興。『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，因以號爲姓』。北史本傳 鐵弗氏的酋長，喚做劉虎，和劉琨相攻。劉琨借兵於拓跋氏，擊破之。於是把陘北的地方賞他，封爲代王。前一五九七年 猗盧死後，國多內難，中衰。到前一五七四年，什翼犍立，昭成帝 才再強盛。什翼犍徙居雲中，如今山西的大同縣 仍和鐵弗部相攻。前一五

三六年，劉虎的孫子劉衛辰，（劉糵死後，子務桓立。和拓跋氏講和。務桓死，弟閼陋頭立。和拓跋氏構畔。後爲務桓的兒子悉勿祈所逐，逃歸拓跋氏。悉勿祈死，弟衞辰代立。）請兵於前秦。前秦遣兵伐代。什翼犍病不能戰，逃到陰山之北。秦兵退了，才回來。給兒子實君所弒。前秦聽得，再發兵攻代，把實君殺掉。於是把代國的地方，分屬於劉衛辰和劉庫仁。（劉武的宗人，昭成帝以宗女妻之。）什翼犍的孫子珪，這時候年紀還幼小。他的母親賀氏，帶著他去依劉庫仁。後來劉庫仁死了，兒子劉顯想害他。他就逃到賀蘭部。前一五二六年，自稱代王。旋稱帝，是爲北魏道武帝。後滅劉顯（前一五二五）和劉衛辰兩部。遷居平城。（前一五二一）代北的種落，本來是很強悍的。他東征西討，把這許多種族，都漸次收服，就依舊變做一個強部了。

從前秦滅亡以來，北方連年兵爭，凋敝已極。後秦和後燕，雖然幷地稍廣，國力也都不充實。前一五一七年，慕容垂的兒子寶，帶兵攻魏，大敗於參合陂，死者無數。明年，慕容垂自將攻魏，魏人斂兵避他。垂入平城，退軍時候，看見魏國人所築的「京觀」，又羞又氣，走到上谷，死了。慕容寶立。魏人大舉南伐，陷幷州，從井陘東下。（從娘子關到獲鹿縣的隘道。）郡縣望風而潰。中山以外，只勝了鄴和信都（如今直隸的冀縣）兩城。慕容寶逃到龍城。魏兵退後，出兵想收復中山。手下的軍隊，譁變起來，只得退回龍城。叛兵追上，把他圍住。慕容寶就給手下的人所弒。少子長樂王盛，定亂自立。因用刑甚嚴，又爲手下的人所弒。兄弟河間公熙立，奢淫無度，爲部將馮跋所篡，是爲北燕。（前一五〇三年）魏道武南侵的時候，慕容皝的小兒子范陽王德鎮鄴，棄之南走廣固，自立，是爲南燕。

後燕破敗到如此，後秦也日就衰頹．劉衛辰的滅亡，他的小兒子，名喚勃勃，逃到鮮卑的叱干部，後來又轉入後秦．姚興叫他守衛朔方，以禦後魏．誰知勃勃既得兵權，就叛起後秦來．前一五〇五年，自立為夏王，改氏赫連．連年攻剽後秦的邊境，後秦用兵，總是不利，國力更形疲敝．（赫連勃勃居統萬城，在如今陝西的懷遠縣．）

這時候的北方諸國，大都已到末運了．南方的東晉卻是怎樣呢？

第十節　宋篡東晉和魏幷北方

東晉從淝水戰後，形勢也大變了．這是為什麼？就因為有了一枝北府兵，下流的形勢驟強．孝武帝委政於自己的兄弟會稽王道子．道子也是個「嗜酒昏愚」的，又委政於王坦之的兒子國寶．（謝安的女婿）孝武帝的母舅王恭鎮京口，和道子不睦．桓溫的兒子桓玄在荊州，鬱鬱不得志，也游說刺史殷仲堪造反．前一五一六年，孝武帝崩，安帝立．明年，王恭殷仲堪同舉兵反，以誅王國寶為名．道子大懼，把王國寶殺掉，差人去求和．二人才罷兵．於是道子又引用譙王尚之（宣帝弟進的玄孫）做腹心，用他的計策，新立了一個江州，用王愉（國寶的兄）做刺史，割豫州所屬四郡，歸他管轄．豫州刺史庾楷大怒，（庾亮的孫子）說王恭殷仲堪，再舉兵內向．道子的世子元顯，遣人運動劉牢之，襲殺王恭．譙王尚之也殺敗庾楷，而殷仲堪用桓玄楊佺期（南郡相）做先鋒，直殺到石頭城．朝廷不得已，用桓玄做江州刺史，殷仲堪做荊州刺史，楊佺期做雍州刺史，三人才罷兵而還．（前一五一四年）未

幾，仲堪和佺期，都給桓玄所幷．（前一五一三年）於是上流的權勢，又歸於桓玄一人了．元顯年紀雖小，却頗有才氣．從經過一次事變以後，朝廷的實權，盡入其手．前一五一〇年，荆州大饑，元顯趁勢發兵以討桓玄．桓玄也興兵東下．元顯就仗一個劉牢之，桓玄差人運動劉牢之，劉牢之又叛降桓玄．元顯弄得手足無措，兵遂大潰．桓玄入都，殺掉道子和元顯，幷且奪掉劉牢之的兵權．劉牢之要謀反抗，手下的人，都恨他反覆，沒有人肯幫他的忙，牢之自縊而死．於是桓玄志得意滿，前一五〇九年，廢掉安帝而自立．

然而北府兵的勢力，畢竟還在．宋武帝—劉裕，—便是這一枝兵裏，最有實力的人．前一五〇八年，劉裕和何無忌（劉牢之的外甥）劉毅孟昶諸葛長民等，起兵京口廣陵，以討桓玄．桓玄大敗，挾安帝走江陵，爲益州刺史毛璩所殺．安帝復位．於是劉裕在中央政府，總攬大權；同時起事諸人，分布州郡．東渡以後，中央政府，常爲外州所挾制，（起初爲荆州所挾制，後來也兼爲北府所挾制．）的形勢，到此一變．

後燕後秦的衰弱，已如前述．北魏道武帝，從破燕之後，聽信了方士的話，吃了寒食散，（大概是一種金石劑，性質極其猛烈．初服的時候，覺得諸病悉除．但是到後來，毒發起來，也非常猛烈．六朝人受其害的很多，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裏，載有解救的法子，還可以考見其中毒的情形．）躁怒無常，國政頗亂．所以也不過謹守河北，不能出兵．劉裕「休兵息民」了幾年．前一五〇四年，出兵伐南燕．—這時候，慕容德已死，兒子慕容超在位，—明年，把南燕滅掉．又回兵平定了盧循徐道覆的亂．（這件事情，雖然不過是妖人創亂，於當時的時局，却頗有關係的．先是有琅邪人孫泰，習妖術於錢塘杜子恭．孝武帝時孫泰

做了新安太守，就想反．事覺，伏誅．他的姪兒子孫恩，逃入海中，聚黨為亂．衆至數十萬．屢剽揚州沿海，直至京口．這時候，劉裕還在劉牢之麾下，拒戰有功．劉牢之便把這件事情專委他．到底把孫恩打平．—恩窮蹙赴水死．—劉裕的「嶄然見頭角，自此始．」—桓玄篡位，孫恩的妹夫盧循，南陷廣州，玄不能討，就用他做刺史．盧循又用自己的姊夫徐道覆做始興相．—始興如今廣東的曲江縣—劉裕北伐，盧循徐道覆乘機分兩道北犯．—從如今的湖南江西—直出長江，軍勢甚盛．—何無忌敗死，劉毅拒戰，也大敗．—劉裕趕歸守禦．這時候，「北歸將士，並皆創病，建康戰卒，不過數千．」諸將都要奉安帝渡江，劉裕堅持不可．徐道覆勸盧循急攻，盧循不聽，久之，無所得，要想回兵．給劉裕襲破，盧循徐道覆逃回廣州．却廣州又已給劉裕遣兵襲取了．盧循攻交州，兵敗自殺．徐道覆在始興，也兵敗而死．

滅掉割據四川的譙縱．毛璩的參軍．前一五〇七年，攻殺毛璩，據蜀．一四九八年，劉裕遣朱齡石把他討平．歷史上也稱譙縱為後蜀．漸次翦除異己．荊州刺史劉毅，豫州刺史諸葛長民，譙王尚之的兄弟休之做荊州刺史，也給劉裕攻破，逃奔後秦．前一四九六年，出兵伐後秦—這時候，姚興已死，他的兒子姚泓在位—從合肥向許洛所至克捷，明年就攻破長安，把後秦滅掉．後秦求救於魏，魏人不能出兵，但列兵河上為聲援，給劉裕打敗．

這時候，晉國大有可以恢復北方之勢．而劉裕急於圖篡，引兵南歸，只留著一個小兒子義眞，留守長安．諸將不和，長安就給赫連勃勃打破．前一四九四年「裕登城北望，流涕而已．」前一四九四年，劉裕弒安帝而立其弟恭帝．明年，就篡晉自立．

宋武帝篡晉之後，三年而殂．子少帝義苻立．為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等所弒．立了武帝第三個兒子義隆，是為文帝．廬陵王義眞是次子，徐羨之等也和他不睦，先誣以罪，把他廢掉．文帝和檀道濟謀，討除徐羨之等三人．不多時，又把檀道濟殺掉．

於是和武帝同時起兵的人，既給武帝除掉，就武帝手下的宿將，到此也翦滅無餘；更無力經營北方，北方就都并於後魏了．

北魏道武帝，以前一五〇四年，爲兒子清河王紹所弒，明元帝討紹自立，又服寒食散，不能治事．前一四八九年，傳位於太武帝，國勢復強．赫連勃勃取了長安，就是這一年死了．兒子赫連昌立．魏太武帝立後二年，自將伐夏，攻統萬，赫連昌逃奔上邽．又給魏人追攻擒獲．他的兄弟赫連定，自立於平涼．後來爲魏人所破，逃到吐谷渾．吐谷渾人把他執送北魏，於是西夏滅亡．前一四七五

涼州地方，從苻堅淝水敗後，就爲呂光所據．前一五二六 前一五一五年，匈奴沮渠氏叛，（載記說『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，因以官爲氏焉．』）推呂光所命的建康太守段業爲主，據張掖．一五一一年，沮渠蒙遜殺段業而自立，是爲北涼．業所署沙川刺史李暠，也據敦煌自立，是爲西涼．前一五一二 河西鮮卑禿髮烏孤，（載記說：『其先與後魏同出』按拓跋禿髮，就是一音的異譯．）又據樂都 如今甘肅的碾伯縣 自立，是爲南涼．前一五一五 後涼的地方，就此分裂了． 呂光死後，兒子紹繼之．紹兄纂殺紹自立．纂弟超又殺纂而立其兄隆．北涼南涼，時來攻擊，遂降於後秦．前一五〇九 南涼禿髮烏孤，傳弟利鹿孤．利鹿孤又傳弟傉檀．傉檀降後秦姚興，以爲涼州牧，移鎮姑臧．後爲西秦乞伏熾磐所滅．前一四九八 西秦乞伏國仁，傳弟乾歸，爲姚興所破，降於後秦．後來逃歸苑川，見上節 自立．傳子熾磐，襲滅西秦，熾磐死後，子暮末立，爲赫連定所殺．前一四八二 西

涼李暠，遷居酒泉，幷有玉門以西．傳子歆，爲沮渠蒙遜所滅．（前一四八五）南涼亡後，沮渠蒙遜幷有姑臧又滅西涼，取敦煌在涼州諸國中最爲強大傳子牧犍，爲後魏所滅．（前一四七三）還有馮跋所立的北燕，傳子馮宏，也給後魏滅掉．於是天下就賸宋魏兩國了．

第三章　南北朝

第一節　宋齊的治亂

宋文帝的時候，雖然宿將垂盡，兵力已靠不住；然而前此滅南燕，滅後秦，總算是「累勝之餘」；而且這時候的拓跋魏，也不過草創；所以還有恢復中原的念頭．宋武帝死時，魏明元帝乘喪伐宋，取靑兗司豫四州，置戍於虎牢（在如今河南汜水縣）滑臺．（如今河南的滑縣）前一四八三年，宋文帝遣劉彥之伐魏，魏人斂兵河北，宋人恢復虎牢滑臺．到冬天，魏人縱兵南下，宋人不能抵當，所得的地方，又都失去．文帝「經營累年」，到前一四六三年，又遣兵伐魏．然而『兵多白徒，將非才勇』，才進就敗．魏太武帝自將南伐，至於瓜步．（在如今江蘇六合縣）宋人沿江置戍，極其吃緊．幸而盱眙（如今安徽的盱眙縣）彭城，（如今江蘇的銅山縣）都堅守不下，魏太武帝乃勒兵而還．然而『所過郡邑，赤地無餘』，至於『燕歸巢於林木』；元嘉（文帝年號，前一四八八—一四五九．）之政，在南朝中本算是首屈一指的，到此也弄得『邑里蕭條』了．前一四六〇年，魏太武帝被弒文成帝立．宋文帝再想北伐，也沒有成功．南北分立「北強南弱」之勢，到此就算定了．（明帝時，）

和魏交兵，又失掉淮以北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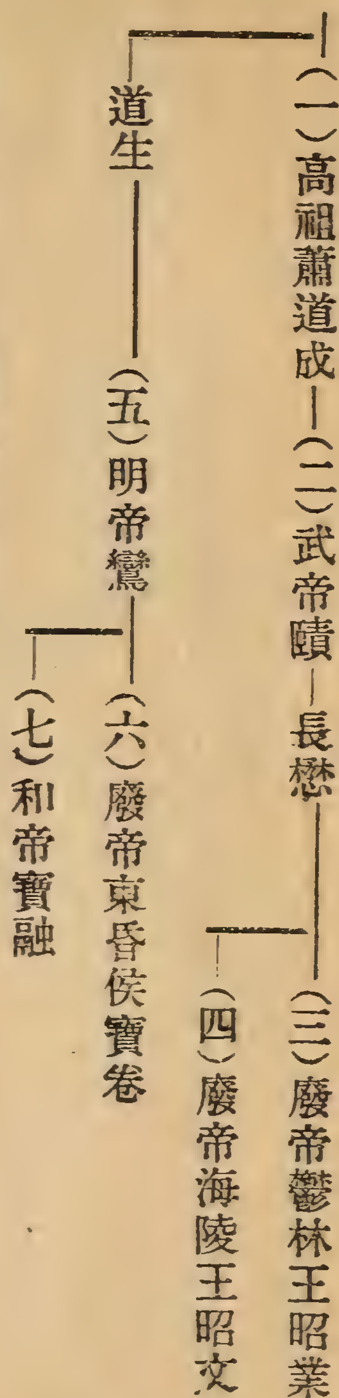
文帝皇后袁氏，生太子劭。淑妃潘氏，生始興王濬。淑妃很爲得寵，袁皇后「恚恨而殂」太子劭，因此深恨潘淑妃和始興王。始興王懼，「曲意事劭，」劭又喜歡了他。劭和濬多過失，怕文帝覺察，「因爲巫蠱」事覺，文帝要廢太子而賜始興王死，猶豫未決。潘淑妃告訴了始興王。始興王告訴太子，太子就舉兵弑帝。(并殺潘淑妃) 江州刺史沈慶之，奉武陵王駿，討誅劭濬。駿立，是爲孝武帝。(前一四五九)

孝武帝天資刻薄，武帝文帝的子孫，差不多都給他殺盡。武帝卒，前廢帝子業立。(前一四四八) 荒淫無度，而刻薄同孝武帝一樣。孝武帝的舊臣，多給他殺掉。又要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。(也是孝武帝的兒子) 子勛的長史鄧琬，奉他起兵。剛剛前廢帝爲左右所弑，明帝立。(前一四四七) 諭子勛罷兵，鄧琬不聽，奉子勛稱帝於尋陽。(前一四四六) 這時候，「四方貢計，並詣尋陽，」朝廷所保，只有丹陽淮南等幾郡而已。不多時，給沈攸之等討敗。明帝因此更加猜忌，孝武帝的子孫，也差不多給他殺完。前一四四〇年，明帝卒，後廢帝立，荒淫更甚於前廢帝。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，(文帝的兒子) 晝夜兼程襲建康，爲蕭道成所討平。蕭道成自此威權漸大。(道成刺兗州，鎮淮陰。) 前一四三五年，道成弑後廢帝，而立安成王準。荊州刺史沈攸之，和中書令袁粲，(鎮石頭) 起兵討道成，都敗死。前一四三三年，蕭道成遂篡宋自立，是爲齊高帝。

齊高帝篡宋之後，四年而殂。前一四三〇 子武帝立。武帝和高帝同起艱難，留心政治；在南朝諸帝中，比較算是好的。前一四一九年，武帝卒。武帝太子長懋早卒，次子竟陵王子良頗有奪宗之意，武帝兄子西昌侯鸞扶立太孫昭業，是爲鬱林王。子良憂懼而死。鬱林王荒淫無度，在位一年，爲鸞所弒，立其弟昭文，旋廢之而自立，是爲明帝。大殺高武二帝子孫。前一四一四年，明帝卒，子寶卷立，是爲東昏侯。昏淫爲南朝諸帝之最，而亦「果於殺戮」。豫州刺史裴叔業治壽陽，如今安徽的壽縣。降魏，南朝因此失掉淮南之地。江州刺史陳顯達反，崔慧景還兵攻帝，爲豫州刺史蕭懿所殺。東昏侯又把蕭懿殺掉。蕭懿的兄弟蕭衍，時爲雍州刺史；東昏侯發道密旨，給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，叫他暗中圖謀他。寶融舉兵反。前一四一一年，自立於江陵，是爲和帝。這時候，蕭衍也起兵襄陽；和帝就用他做征東將軍，發兵東下。東昏侯戰敗，爲宦者所弒。明年，和帝禪位於蕭衍，是爲梁武帝。

宋系圖

- (一)武帝劉裕
  - (二)少帝義符
  - (三)文帝義隆
    - (四)孝武帝駿 —— (五)前廢帝子業
    - (六)明帝彧
      - (七)後廢帝昱
      - (八)順帝準



第二節　北魏的盛衰

北魏太武帝時候，雖然强盛；然而連年用兵，國頗虛耗。太武帝還有北征柔然高車的事情，見下篇第一章第三節。文成帝立，「守之以靜」，民乃復安。前一四四七年，文成帝卒，子獻文帝立，好佛，傳位於孝文帝。前一四四一 太后馮氏，旋弒獻文帝而稱制。前一四三六 前一四二二年，馮太后卒，孝文帝才親政。

孝文帝是北魏一個傑出的人物。遷都洛陽。前一四一九 斷北語，改族姓，禁胡服，與漢人通婚，興學校，改制度，從此以後，鮮卑就與漢族同化了。參看第四章 然而北魏的衰機也兆於此時，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：

（一）魏國的宗室貴人，從南遷以後，都習於奢侈。——這時候，佛法初行，建寺造塔等迷信，更足以助長奢侈。——野蠻民族，遷徙到文明的地方，吸收文化難，而沾染物質上的奢侈易，這也是歷代北族遷入中國的通例。

（二）北魏當建都在平城的時候，和北族的交涉，是很繁的．（參看下篇第一章第三節）所以設了懷朔高平禦夷懷荒柔玄沃野六鎮，（在如今與和道西南境）『盛簡親賢，擁麾作鎮，配以高門子弟，……不但不廢仕宦，至乃偏得復除．當時人物，忻慕爲之．及太和在歷，僕射李冲當官任事，涼州土人，悉免厮役；豐沛舊門，仍防邊戍，自非得罪，當世莫肯與之爲伍．征鎮驅使，爲「虞候」「白直」，一生推遷，不過軍主．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，得上品通官，在鎮者便爲淸途所隔．……多復逃胡鄉，乃峻邊兵之極，鎮人浮遊在外，皆聽流兵捉之．於是少年不得從師，長者不得遊宦．……自定鼎伊洛，邊任益輕，唯底滯凡才，出爲鎮將，轉相模習，專事聚斂，或有諸方姦吏，犯罪配邊，爲之指蹤，過弄官府，政以賄立，莫能自改．』（以上魏廣陽王深上書，見北史太武五王傳　太和，孝文帝年號．前一四三五—一四一三．）於是釁極思變，就成了後來的亂源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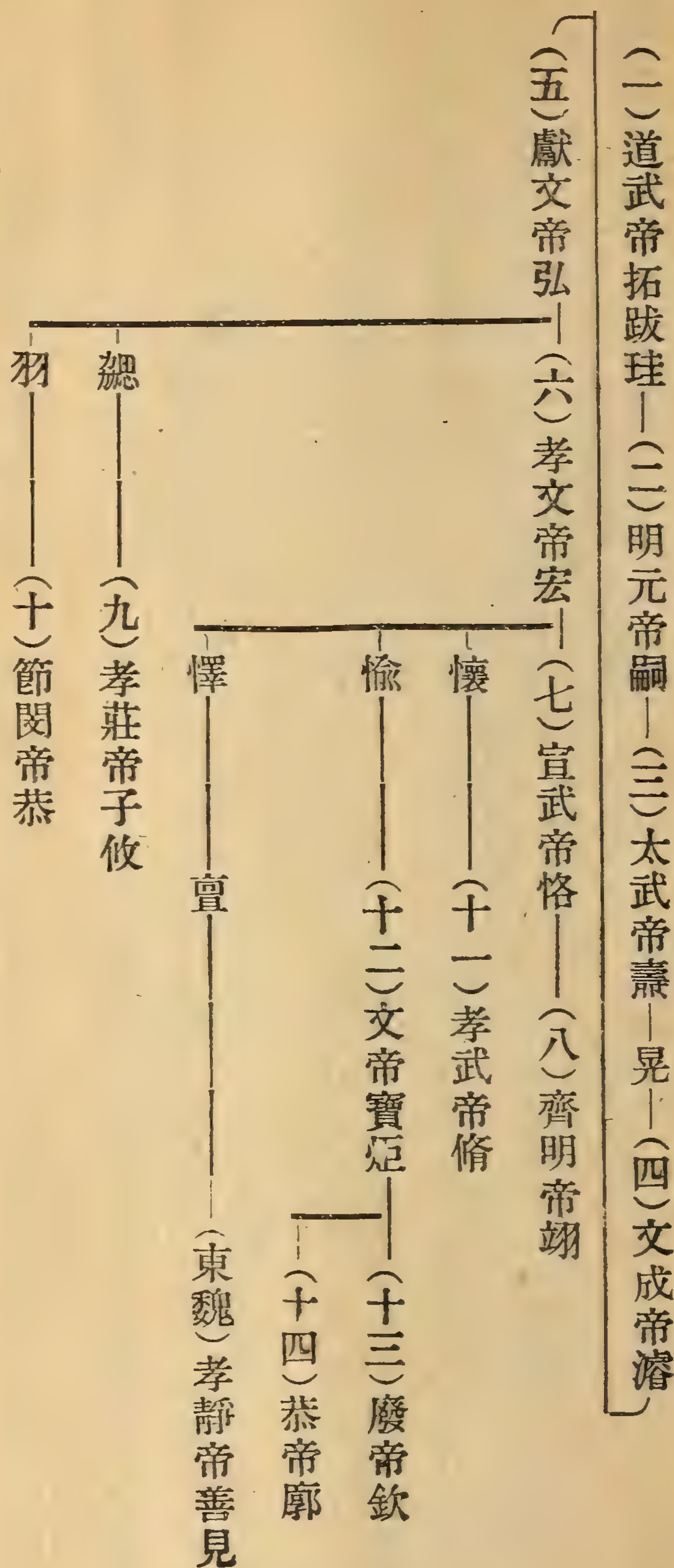
前一四一三年，孝文帝卒，宣武帝立．委政於高皇后的兄肇．前一三九七年，宣武帝卒，孝明帝立．年方六歲，高太后臨朝．　先是道武帝要立明元帝做太子，恐怕身後母后專權，先殺掉他的母親，才立他．從此以後，就做了拓跋氏的家法．—君主政體的殘酷不仁如此．—宣武帝好佛，充華胡氏，生子孝明帝，立爲太子，才不殺胡氏，而且把他立爲貴嬪．高太后臨朝，又要殺掉胡貴嬪．中給事劉騰等，設法阻止．胡貴嬪很感激他．不多時，胡貴嬪和劉騰等合謀，伏兵把高肇殺掉，幷弒高太后．於是胡氏自稱太后，臨朝稱制．（前一三九六）劉騰和太后的

妹夫元乂等用事．後來太后又寵幸了一個清河王懌．（孝文帝的兒子）元乂劉騰，把清河王殺掉，連太后也幽禁起來．劉騰死後，元乂防範稍疏，太后又設法把元乂殺掉，再臨朝稱制．（前一三八七）

奢侈的風氣，到胡后時候更盛．大營寺塔，賞賜無度．於是「府庫累世之積，掃地無餘」至於「減百官祿力」「豫借百姓六年租稅」入市的，每人要稅一個錢；地方官又競為誅求以結納權要；弄得民不聊生．於是六鎮和內地的人，紛起叛亂． 尒朱榮北秀容人，『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，因為氏焉』．（北秀容，在如今山西的朔縣．）尒朱榮雄健有才略，討平部人之亂，做了并肆等六州都督．這時候，明帝年長，和太后嫌隙日深，密召尒朱榮，要誅滅太后左右，旋又後悔，止住他．太后大懼，把孝明帝殺掉．（前一三八五）尒朱榮舉兵入洛，殺掉胡太后，立了孝莊帝．留其黨元天穆居洛，自還晉陽．前一三八三年，孝莊帝誘尒朱榮入朝，殺之，并殺元天穆．尒朱榮的從子尒朱兆，舉兵弒帝，立了長廣王曄．（獻文帝的孫子）明年，又把他廢掉，而立節閔帝． 前一三八〇年，高歡起兵於信都．（高歡，本在尒朱氏部下．先是河北叛亂時，有一個亂黨，喚做葛榮，兵最強．後來給尒朱榮滅掉．手下的人，受尒朱氏陵暴，都不聊生．大小凡二十六反，殺掉過半，還是不能遏止．尒朱兆問計於高歡．高歡說：不如叫他就食山東．尒朱兆聽了他，就叫高歡帶了去．於是高歡就起兵討兆．） 立勃海太守朗（太武帝兒子的玄孫．）攻破鄴城．尒朱兆迎戰，大敗．高歡入洛，廢掉節閔帝和朗，而立孝武帝．（明年，攻殺尒朱兆．） 孝武帝和高歡不睦，暗結關中大行臺宇文泰，以圖高歡．前一三八一年，孝武帝舉兵討歡，歡也從晉陽南下，夾河而軍．孝武帝不敢戰，奔長安．這一年冬天，為宇文泰所弒，立了文帝．而高歡也另立了一個

孝靜帝．於是魏分爲東西，西魏又兩傳，到前一三五三年，而爲宇文氏所篡．明年，東魏也爲北齊所篡．

魏系圖



第三節　東西魏的紛爭和侯景亂梁

東西魏分立後，高歡宇文泰劇戰十年，彼此不能相勝，其中最危險的，是一三七五年這一役．這時候，關中大饑，宇文泰所帶的兵，不滿萬人；而高歡的兵，有二千萬．戰於渭曲，高歡大敗．西魏從此才算站住，乘勝進取河南許多地方．明年，東魏侯景，治兵虎牢，以復河南諸州．宇文泰來救，不利．於是從洛陽以東爲東魏，所有的形勢略定．前一三六九年，高歡又發兵十萬伐魏．戰於邙山，互有勝負．從此以後，東西

魏就沒有什麼大戰役．在河北，東魏以晉陽，西魏以汾州爲重鎭．於是東西分立的局面定，而受其害的，却在於梁．

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（前一四一〇—一三六三）在歷代君主中年壽要算長久的．初年勵精圖治，國內頗稱太平．晚年迷信佛法，三次在同泰寺捨身．「祭宗廟，以麪爲犧牲．」人民有犯罪的，至於「涕泣而赦之．」於是刑政廢弛；承平日久，兵力尤不可靠．又梁武帝太子統（昭明太子）早卒，武帝立了自己的次子簡文帝做太子，對於昭明太子的兒子，覺得有些抱媿．於是把他的兒子河東王譽岳陽王詧等，都出刺大郡．而又用自己許多兒子分刺諸郡，以敵之．諸王「人各有心」，彼此乖離，也是召亡的一個原因．（梁武帝的滅亡，攻佛法的人，都把他作爲口實，然而這是他誤解佛法之過，並不能歸咎到佛法本身，這是略爲研究佛法，就可以知道的．）

高歡手下得力的戰將是侯景，嘗專制河南．前一三六五年，高歡卒，子澄嗣執魏政．侯景以河南十三州降梁．梁武帝因此，就起了恢復北方的雄心．叫自己的兒子貞陽侯淵明去伐魏．魏遣慕容紹宗討侯景，淵明被擒．侯景奔梁，襲據壽陽．梁朝就用他做豫州刺史．（先是梁人乘魏亂，恢復淮北諸州．）侯景見梁朝兵備廢弛，陰懷異圖．前一三六三年，反．武帝命臨賀王正德拒之．（武帝兄弟的兒子，起初養以爲子，打算把他立做太子．後來太子統生，賀還歸本支．因此不悅，常畜異謀．）正德反引侯景渡江，把他開門放入．梁武帝憂憤而死．侯景立了簡文帝，盡陷江南諸郡縣．

這時候，梁朝所分封的諸王，方各據一州，互相吞幷．梁武帝第七個兒子湘東王繹，據了荊州，攻克河東王

詧於湘州，邵陵王綸（武帝第六子）於郢州，形勢頗強。前一三六九年，侯景泝江而上，陷江州郢州，攻巴陵，大爲王僧衍所敗，猛將多死。回來之後，就殺掉簡文帝和太子大器，立了個豫章王棟，（昭明太子孫。）旋又弒之而自立。（稱漢帝）湘東王即位於江陵，是爲元帝。元帝始與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，元帝派他和王僧辨分道進攻，侯景敗死。

先是元帝遣兵攻岳陽王詧於襄陽，岳陽王求救於西魏。元帝乃罷兵。及元帝即位，武帝第八個兒子武陵王紀，也稱帝於成都，發兵攻江陵。元帝請救於西魏，西魏發兵入成都，武陵王腹背受敵，敗死。於是益州爲魏所取，而東方州郡，亦大半入魏。自巴陵至建康，以江爲界。後來帝元和魏，又有違言。前一三五八年，西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，攻破江陵，武帝遇害。徙岳陽王詧於江陵，令其稱帝，是爲西梁。王僧辨和陳霸先，立敬帝於建康。而東魏又把貞陽侯淵明立做梁主，派兵送他回來。王僧辨拒戰，大敗，就投降了他，同他一起回來，把敬帝廢做太子。陳霸先發兵襲殺王僧辨，重立敬帝。前一三五五年，就禪位於陳。

梁系圖

(一)武帝蕭衍
- 統——(後梁)(一)宣帝詧——(二)明帝巋——(三)琮
- (二)簡文綱
- (三)元帝繹——(四)敬帝方智

陳系圖

(一)武帝陳霸先
—道譚—(二)文帝蒨—(三)廢帝伯宗
　　　—(四)宣帝頊—(五)後主叔寶

第四節　周齊的興亡和隋的統一

從北魏道武帝建國之後，凡一百四十八年，而分爲東西。前一五二六—一三七九又十六年而東魏爲北齊所篡，二十三年而西魏爲北周所篡。北齊高氏，系出漢族；然而從文宣帝以後，都極其淫暴，這都是當時所謂「漸染胡風」的一流人；參看第四章從文化上論，實在不能算他是中國人。宇文氏則也是鮮卑。北史周本紀說：

其先出自炎帝，炎帝爲黃帝所滅，子孫遁居朔野。其後有葛烏兔者，雄武多算略，鮮卑奉以爲主。遂總十二部落，世爲大人，及其裔孫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璽三紐，文曰皇帝璽；……其俗謂天子曰宇文，故國號宇文，並以爲氏，普回子莫那，自陰山南徙，始居遼西，……爲魏甥舅之國。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，爲慕容皝所滅。

『出自炎帝』和得氏之由，自然是荒唐話。自陰山南徙，始居遼西，這句話的地理，卻不錯的。宇文氏先世的事迹，詳見北史第九十八卷宇文莫槐傳。世紀說他是鮮卑，而宇文莫槐傳又說他是匈奴，這也是北史疏處。宇文莫槐傳說『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，……其語與鮮卑頗異。』『頗異』者，「不盡異之詞」。這一種人，就是

奚契丹的祖宗明明是鮮卑。不過其先居於陰山，地近匈奴，大概有婚姻上的關係，所以說是『南單于之遠屬。』而兩民族也極爲密接，所以說『其語與鮮卑頗異，』大約是攙雜匈奴語的。這也可推想前史致誤之由。

北齊篡魏的，是文宣帝。性極淫暴，然而這不過是「漸染胡俗」的結果，論起他的本性來，是很明決的，所以還能委任楊愔。歷史上說他「主昏於上，政清於下」。文宣帝死後，太子殷立，爲孝昭帝所廢。前一三五三 傳弟武成帝，前一三五一 極其荒淫。用祖珽和士開一班小人，朝政大亂，國用不足，賦歛無藝，弄得民不聊生。前一三四七年，傳位於子緯，奢縱更甚。郡縣守令，都是市井鄙夫入貲得官，而剝削百姓，以爲取償之計，於是北齊就成了必亡之勢。

北周篡魏的，是孝閔帝。西魏文帝，卒於一三六一年。子欽立，一三五九年，爲宇文泰所廢。立其弟廓。一三五六年，宇文泰卒。明年而孝閔帝篡魏。 然而大權都在叔父宇文護之手。篡位的明年，爲護所弒，立其弟明帝。前一三五一年，又弒之而立其弟武帝。武帝立十二年，才誅護親政。前一三四〇 『帝沈毅有智謀，……剋己勵精，聽覽不倦，用法嚴整，……羣下畏服。……以海內未康，銳情教習；至於校兵閱武，步行山谷，……征伐之處，躬在行陣；性又果決，能斷大事；故能得士卒死力』前一三三六年，伐齊，克平陽。齊主自晉陽回攻，不克。明年，再伐齊，克鄴。齊主暐出走，被執，齊亡。

滅齊的明年，周武帝卒，子宣帝立。荒淫無度，周政遂衰。前一三三三年，傳位於靜帝，自稱天元皇帝。未幾而

死，靜帝年幼，內史上大夫鄭譯等，矯詔引宣帝后父楊堅輔政。楊堅就大殺周宗室，盡握朝權。相州總管尉遲迥，鄖州總管司馬消難，益州總管王謙等，起兵討堅，皆爲堅所敗。前一三三一年，堅遂篡周而自立。

陳武帝無子，傳位於兄子文帝。前一二二五 文帝死後，太子伯宗立。前一三四六。大權盡在叔父安平王頊之手。前一三四四年，爲頊所廢。頊自立，是爲宣帝。宣帝立九年而北齊亡，乘機恢復淮南之地。隋文帝受禪的明年，宣帝卒，後主叔寶立。荒淫無度。前一三二三年，爲隋所滅。西梁已先二年爲隋所滅，天下復統一。

齊系圖

- 神武帝高歡
  - (一)文宣帝洋—(二)廢帝湛
  - (三)孝昭帝演
  - (四)武成帝湛—(五)後主緯—(六)幼主恆 齊將亡時，後主傳位於子恆，亦爲周人所執。

周系圖

- 文帝宇文泰
  - (一)孝閔帝覺
  - (二)明帝毓
  - (三)武帝邕—(四)宣帝贇—(五)靜帝闡

讀兩晉南北朝的歷史，有一件事情應當注意的，便是「這時候，中國的政府，差不多始終是軍閥政府。」曹魏司馬晉，其初都是軍閥，不必論了。晉武平吳之後，便撤廢州郡兵備；原也有意於偃武修文；無如一方面又想行「封建制度，」諸王都給以兵權，就釀成了「八王之亂。」於是「中央政府解紐，」各地方的權力，自然擴張起來。這時候，北方五胡的勢力日盛；解紐之後的地方政府，無論怎樣，抵敵不住他。所以雖然有劉琨王浚等幾個想竭力支持的人，也是終於滅亡。至於南方，究竟離五胡的勢力稍遠，長江一帶，還能自保，就成了東晉和宋齊梁陳五朝漢族逃難的地方。却是南方的形勢，從長江下流，要想渡江而南，是很難的。——長江下流的津要，是采石和京口兩處，以當時軍事上的形勢論，北軍很難飛渡，所以有「長江天塹」的話。——而荊襄一方面，受北方的壓迫較重；荊襄設或不保，從上游順流而下，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。所以自來立國南方的，沒有不以荊襄為命脈。——三國吳要力爭荊州，也是這個道理。因此之故，晉室東渡以後，荊襄方面，不得不屯駐重兵，以禦北方。——當時荊州的形勢，在事實上總較揚州為強。——晉室東渡以後，所以能立國，固然靠此；而中央政府，常受荊州方面的壓迫，也是為此。從劉裕滅掉桓玄以前，這種形勢，始終沒有改變。劉裕以一個武人，而盡滅掉其餘的武人；論理，中央政府的權力，可以大振；然而當時雖把功臣宿將除盡，而因防禦北方的原故，外兵仍不得不重。於是芟除功臣宿將的結果，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，以致對外不

競；而內國則外兵既重，中央政府，仍不免受其壓迫，齊梁陳三朝的崛起，都是如此．還有許多反叛而不曾成功的． 所以從董卓入據洛陽以後，到隋朝統一天下以前「漢族四百年的政府，可以說全是給軍閥盤據」——前一七二三——一三二三 讀史的人，總說外兵不重，不能抵禦異族的；所以宋朝除掉唐朝的藩鎮，就有遼金元之禍．這種觀察，是全然誤謬的．宋朝的滅亡，是另有原因，和去藩鎮全無干涉；而且契丹的侵入，不是藩鎮引他進來的？這個且待將來再論．即以東晉論，當時荊州的兵力，似乎替國家捍禦一點外患；然而若不是荊揚二州，互相猜疑，東晉恢復北方的機會就很多；桓溫沒有下流的掣肘，劉裕沒有內顧之憂，恢復北方的事業，都未嘗不可以成功．所以內外乖離，最是立國的大忌， 所以軍閥的對於國家，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．——這個並不是說要去兵；正因為有了驕橫的軍閥，往往只能對內，並不能對外；到國內乖離之後，就是把別國人引進來，都是在所不恤的． 這個是歷朝的史事，都是如此，略為留心一點，便可以看得出． 以上是就對外一方面論．就對內一方面論，軍閥政府的罪惡就更大． 因為軍閥政府，大抵是不知政治為何事的．所以行不出一點好政治來，而且本有的好政治，還要給他敗壞．把下文所講魏晉以後的政治制度，和兩漢一比較，就可以知道了．還有一種昏淫的君主，也是軍閥政府所獨有的，崇尚文治的皇室，這種人很少．我如今且舉個齊東昏侯做個例．

以五更就臥，至晡乃起。王侯以下，節朔朝見，晡後方前，或際暗遣出。臺閣案奏，月數十日乃報，或不知所在；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，並是五省黃案。……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，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鷹犬，左右數百人，常以自隨，奔走往來，略不暇息。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。……漸出游走，不欲令人見之，驅斥百姓，惟置空宅而已。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，既往無定處，尉司常慮得罪，東行驅西，南行驅北，應旦出，夜便驅逐。……臨時驅迫，衣不暇披，乃至徒跣走出；犯禁者應手格殺，百姓無復作業，終日路隅。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，皆空家盡室。巷陌縣幔爲高障，置人防守，謂之「屏除」。高障之內，設部伍羽儀；復有數部，皆奏鼓吹羌胡伎，鼓角橫吹。夜反，火光照天。每三四更中，鼓聲四出，幡戟橫路。……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，環繞宛轉，周徧都下。老小震驚，啼號塞道。處處禁斷，不知所過。疾患困篤者，悉掆移之；無人掆者，扶匐道側，吏司又加捶打，絕命者相係。從騎及左右，因入富家取物，無不爲盡。工商莫不廢業，樵蘇由之路斷。至於乳婦昏姻之家，移產寄室；或輿病棄尸，不得殯葬。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，吏懼爲監司所問，推至水中，泥覆其面，須臾便死，遂失骸骨。……三年，殿內火。……其後出游，火又燒璿儀、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；北至華林，西至祕閣，三千餘間皆盡。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，云：『柏梁既災，建章是營』。於是大起諸殿。……皆帀飾以金璧。……潘氏服御，極選珍寶，主衣庫舊物，不復周用，貴市人間金銀寶物，價皆數倍。……都下酒酤，皆折輸金，以供雜用，猶不能足。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，

計功爲直，斂取見錢，供太樂主衣雜費；由是所在塘瀆，悉皆隳廢，又訂出雄雉頭，鶴氅，白鷺縗，百品千條，無復窮已。親倖小人，因緣爲姦，科一輸十……百姓困盡，號泣道路。少府大官，凡諸市買，事皆急速，催求相係；吏司奔馳，遇便虜奪，市廛離散，商旅靡依。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，窮奇極麗，當署種樹，朝種夕死，死而復種，卒無一生。於是徵求人家，望樹便取，毀徹牆屋，以移置之……紛紜往還，無復已極……明帝時，多聚金寶，至是金以爲泥，不足周用，令富室買金，不問多少，限以賤價，又不還直……潘妃放恣，威行遠近；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；富人悉誣爲罪，田宅貲財，莫不啓乞；或云寄附隱藏，復加收沒；一家見陷，禍及親隣；又慮後患，男口必殺……（北史齊本紀下）

宋的前後廢帝，齊的鬱林王，陳的後主，都是這一路人。爲什麼這樣淫暴的君主，專出在這個時候？原來一國的文化，決不是普及於全社會裏的各階級的；這種人，都是沈沒在社會的下層的，——歷朝開國的君主，固然都是這一種人；然而得國之後，總要偃武修文；一兩傳後，就把這種性質變掉。——獨有南北朝時代，他的政府，始終沒改掉軍閥的性質，就自然產出這一種人。這也可見得武人當權的弊竇。

至於北方，則當時始終在異族政府之下，而異族的君主，也是極淫暴的。我如今再舉個石虎爲例。

季龍性既好獵；其後體重，不能跨鞍；乃造獵車千乘，轅長三丈，高一丈八尺；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，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。剋期將校獵，自靈昌津南至滎陽，東極陽都，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，有犯者

罪至大辟。御史因之，擅作威福；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，求之不得，便誣以犯獸，論死者百餘家。海岱河濟間，人無寧志矣。又發諸洲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，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。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；東宮十有二等；諸公侯七十餘國，皆爲置女官九等。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，爲三等之弟，以分配之。郡縣要媚其旨，務於美淑，奪人婦者，九千餘人。百姓妻有美色，豪勢因而脅之，率多自殺。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，總會鄴宮。季龍臨軒簡弟諸女，大悅，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。自初發至鄴，諸殺其夫及奪而遺之縊死者三千餘人，荊楚揚徐間，流叛略盡；宰守坐不能綏懷，下獄誅者五十餘人。（晉書載記第六）

當時異族裏這種殘暴不仁的人極多；其最甚的，就是劉聰劉曜苻生赫連勃勃等。北齊的文宣帝武成帝後主等，雖然系出漢族，然而久已和異族同化，也可以認他做胡人。其中也有一派，比較上文明一點的，便是鮮卑慕容氏，氐苻堅，和北魏孝文帝等。這個大約因各族感受漢族文化的不同而異。當時諸族之中，最淫暴的，是胡羯；鮮卑氐羌，都比較文明些。這個也有個緣故。漢朝的征服異族，對於匈奴，用力最多；所以當時的匈奴雖然降伏，還時時存一怕他復叛的心，養之如驕子。（看前後漢書匈奴傳，便可知道。）至於氐羌兩族，却又不免淩侮他。只有鮮卑，住在塞外，和漢族的關係較疏——既不受漢族的壓迫，也不能壓迫漢族。——兩族的關係，

—雖然也有時小小用兵—然而大體上卻總是通商往來的一種平和關係．所以匈奴因受優待而驕；氐羌兩族，又因受壓迫，而不能爲正當的發展．只有鮮卑人，最能吸收漢族的文化．所以他們滅亡的時候，也是不同．胡羯是暴虐不已，終於自斃的．鮮卑卻是吸收了漢族的文化，慢慢兒同化的．（氐羌人數較少，所以和別一族融化，較爲容易．）

北魏孝文帝的勵行改革，讀史的人，都說他是失策．這種觀察，也是誤謬了的．議論他的人，不過說他是：從此以後，就同化於漢族，失掉本來雄武的特質．然而不如此，難道想永遠憑藉著武力，和漢族相持麼？後來的女眞滿洲，都是實行這種政策的，然而「其效可覩」了．這個且待後來再行詳論．總而言之，以塞外遊牧的種族，侵入中國，其結果，和漢族同化而消滅，是不可避免的．只看你走那一條路消滅罷了．那麼，還是揀胡羯的一條路走呢？還是揀鮮卑的一條路走呢？這種道理，難道北魏孝文帝都能曉得麼？這也未必其然，不過一種愛慕文化的心理，實在能彀教人消滅種族之見罷了．這也可見得文化是天下的公物，實在有益於平和．

第二篇 中古史下

第一章 隋朝的內政外交

第一節 隋文帝的內治

從董卓入據洛陽以後，到隋文帝統一天下以前，中國實在經過四百年異族和軍閥蹂躪的政治，前篇的末章，已經說明了．到隋文帝統一以後，天下就換了一番新氣象．隋文帝這個人，在中國歷史上，並不負什麼好名譽，然而他却實在有過人之處．我如今且引文獻通考國用門馬端臨論隋朝財政的一段話如下：

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，然考之史傳，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．蓋周之時：酒有榷，鹽池鹽井有禁，入市有稅，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．夫酒榷，鹽鐵，市征，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；而隋一無所取，則所仰賦稅而已，然開皇三年；調絹一匹者，減爲二丈；役丁十二番者，減爲三十日．……開皇九年，以江表初平，給復十年；自餘諸州，並免當年租稅．十年，以宇內無事，益寬徭賦；百姓年五十者，輸庸停放．十二年，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，三分減一；兵減半；功調全免．則其於賦稅，復闊略如此．然文帝受禪之初，卽營

新都，徙居之；繼而平陳，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；則此十餘年之間，營繕征伐，未嘗廢也。史稱帝於賞賜有功，並無所愛；平陳凱旋，因行慶賞，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，達於南郭，以次頒給；所費三百餘萬段；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。夫既非苛賦役以取財，且時有征役以糜財，而賞賜復不吝財，則宜其用度之空匱也；而何以殷富如此。史求其說而不可得，則以爲帝衫履儉約；六宮服澣濯之衣；乘輿供御，有故敝者，隨令補用；非燕享，不過一肉；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，以氈袋進香，皆以爲費用，大加譴責。嗚呼！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，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，取於民有制者，信利國之良規，而非迂闊之談也。……

總而言之，隋文帝這個人，固然也有他的短處；—猜忌，嚴酷，—然而他的長處，却實在不可沒的。他的長處，第(一)在躬行節儉，第(二)在留心政治，勤於民事。當文帝時候，一切政治，都定有規模，唐以後沿襲他的很多。這個且待第三章裏再講。我如今還要講一講隋文帝的武功。要講隋文帝的武功，就不得不把當時塞外異族的形勢，先行敍述一番。

第二節　回族的起原和分布

歷史上爲中國之患最深的，自然是北族。北族，匈奴之後，便是鮮卑。鮮卑之後，却是誰呢？便是柔然。柔然，南史上說他是匈奴別種，是錯誤的。北史上說：

始神元之末，掠騎有得一奴，髮齊肩，無本姓名，其主字之曰木骨閭。木骨閭者，首禿也。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，故後子孫因以爲氏。木骨閭既壯，免奴爲騎卒。穆帝時，坐後期當斬，亡匿廣漠谿谷間，收合逋逃，得百餘人，依純突隣部。木骨閭死，子車鹿會雄健，始有部衆，自號柔然。後太武以其無知，狀類於蟲，故改其號爲蠕蠕。

又後來阿那瓌（柔然的可汗，見下節。），啓魏主：『臣先世緣由，出於大魏。』可見得柔然確是鮮卑的分部。然而當時北方，鮮卑並沒有大部落，柔然如何能突然發生呢？這個由於他所用的，都是高車之衆。然則高車是什麼種族呢？

高車就是鐵勒，——也譯作勑勒。——漢朝時候，喚做丁令。——又寫作丁零，丁靈。然則他在什麼地方呢？

史記匈奴列傳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隔昆新藜之國。（渾庾，漢書作渾窳。隔昆下漢書有龍字，是衍文，三國志注也沒有的。）漢書李廣蘇建傳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……丁令盜武牛羊。

漢書匈奴傳郅支……北擊烏揭，烏揭降，發其兵西破堅昆，北降丁令。史記索隱引魏略丁靈，在康居北，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。三國志注引魏略以上三國，（案指呼得堅昆丁令，呼得就是烏揭。）堅昆中央，俱去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；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；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；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。

北海，就是如今的拜喀勒湖。接習水的接字，是謫字，安習水，就是如今的額爾齊斯河。（把「地望」「道里」核起來，都如此。）

然則漢初的丁令，東西蔓延，已經很廣了。再看他以後的分布是怎樣？案北史述鐵勒分布的地域是。（部名太煩，且多不能句讀，所以略去。）

獨洛河北。（如今的土拉河。）伊吾以西，焉耆之北，傍白山。金山西南。（如今的阿爾泰山。）康國北，（見第二章第二節。）傍阿得水。（疑心是如今的鹹海。）得嶷海東西。（疑心是如今的裏海。）拂菻東。（拂菻，就是羅馬。）北海南。

唐書述鐵勒十五部的地域是：

回紇　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，距京師七千里。（娑陵水，如今的色楞格河。）

薛延陀（據上文，則薛延陀在色楞格河的南邊。）

拔野古　漫散磧北，地千里。直僕骨東，鄰於靺鞨。

僕骨　在多覽葛之東，地最北。

同羅　在薛延陀北，多覽葛之東，距京師七千里而贏。

渾　在諸部最南者。

契苾　在焉耆西北鷹娑川，多覽葛之南。

多覽葛　在薛延陀東，濱同羅水。如今的土拉河。

阿跌

都播　其地北瀕小海，西堅昆，南回紇。

骨利幹　處瀚海北。其地北距海，去京師最遠。又北度海，則晝長夜短，日入烹羊胛熟，東方已明，蓋近日出處也。北距的海，大約是如今的貝加爾湖。

白霫　居鮮卑故地，直京師東北五千里。與同羅僕骨接。避薛延陀，保奧支水冷陘山。山南契丹，北烏羅渾。東靺鞨，西拔野古。地圓袤二千里，山繚其外。如今蒙古東部的內興安嶺。

斛薛　處多覽葛北。

奚結　處同羅北。

思結　在延陀故牙。

這所分布的地域，也和史漢魏略所述，差不多的。然則何以見得丁令—丁零丁靈—就是鐵勒，—勑勒—也就是高車呢？案北史高車傳『蓋古赤狄之餘種也，初號爲狄歷，北方以爲高車丁零。』狄歷丁令—丁零丁靈—鐵勒，—勑勒—本是一音之異譯，這是很容易見得的。至於高車：則魏書說他因『車輪高大，輻

數至多，』所以得名。元史譯文證補引阿卜而嘎錫的話說他古時嘗『侵掠異族，鹵獲至多，騎不勝負，有部人能製車，車高大，勝重載，乃盡取鹵獲以返，故以高車名其部。』日本高桑駒吉說康里Kankly兩個字，是土耳其語「車」的意思。然則高車兩個字，就是後來康里部的康里兩個字的義譯了。高桑駒吉的話，見他所著的北狄史。又元史譯文證補說康里就是康國是錯的，看第二章第二節自明。

這種人現在通稱為回族，西漢人則稱他為突厥人。元史譯文證補說：『匈奴之後，突厥最盛。突厥既滅，回紇乃興。今日者，玉關以西，天山南北，悉為回部，無所謂突厥也；而突厥之稱，乃獨流傳於西土。曰突而克，亟讀之即突厥；曰突克壘，猶言突厥同類，今法人稱土耳其國，音如突而克月，稱其人類曰突而克；英人稱其國曰突而克以；皆為突厥轉音。』案以下還有一大段，論突厥回紇的語言文字的，太長，不能備錄了，可檢閱原書。又案突而克，中國現在譯作土耳其。然而這都是後起分部的名稱，並不是古來全族的通號。尚書大傳『北方之極，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，帝顓頊神玄冥司之。』可見得丁令二字，起原之古。據北史高車傳，則丁令二字是北方人的稱呼，這個北方二字，大約是指北族。在漢族的正音，則當作狄歷。狄歷兩個字，分明就是一個「狄」字的「長言」。難道古代所謂北狄的「狄」字，本是指這一種人而言之的麼？這個證據還不十分充足，卻就不敢武斷了。匈奴古代，本與漢族雜居河域，還徙到漢南北，是後來的事情，已見第一篇。這一說如假定不誤，則古代漢族北境就和丁令相接。

第三節　高車和柔然

丁令的部落分布得如此其廣，他的起原，如此其早；然而從南北朝以前，卻寂寂無聞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我

說就由他部落太多，不能統一的原故。北史說他：『無部統大帥，當種各有君長。爲性麤猛，黨類同心。至於寇難，翕然相依。』要『至於寇難』，才能殼『翕然相依』，就可以反證他平時的不能結合。

丁令部落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最早有些關係的，就是北史上所謂高車。高車也是全族的通名，北史把高車鐵勒，分別爲二，非是。但這北史所稱爲高車的一部分，無從替他另定新名，所以仍舊沿用他。讀者只要曉得這所用的高車二字是狹義就是了。這所謂高車，狹義的高車。就是丁令部族，在匈奴之北的。指舊時匈奴所居之地。這所謂高車，在如今外蒙古北境，和西伯利亞南境。北史上述他的起原道：

其語略與匈奴同，而時有小異。或云：其先匈奴甥也。俗云：匈奴單于生二女，姿容甚美，國人皆以爲神。單于曰：我有此女，安可配人，將以與天。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，置二女其上曰：請天自迎之。經三年，其母欲迎之；單于曰：不可，未徹之間耳。復一年，乃有一老狼，晝夜守臺嘷呼，因穿臺下爲空穴，經年不去。其小女曰：吾父處我於此，欲以與天；而今狼來，或是神物，天使之然。將下就之。其姊大驚曰：此是畜生，無乃辱父母。妹不從，下爲狼妻而產子。後遂滋繁成國。故其人好引聲長歌，又似狼嘷。

說匈奴人築臺於『國北無人之地』；而且他在血統上和匈奴有關係；言語又與匈奴大同；可見得他和匈奴的關係，和他所處的地方了。這一部分的丁令，既然和匈奴關係如此之密，他的程度，自然應當略高些；然而還不能自行結合，直到柔然侵入漠北，借用其力，才和中國發生直接的關係；這個大約因他所處的地

方，太偏於北，還不及漠北的交通頻繁，競爭劇烈，所以進化較遲。

柔然的強盛起于社崙；（木骨閭七傳。）和魏太武帝同時。屢侵後魏北邊。太武帝把他打敗，社崙就渡漠擊高車，『深入其地，遂幷諸部。』於是兵勢大振。前一四八四年，太武自將攻他。時社崙從父弟大檀為可汗，『震怖北走』（柔然所用的，是高車之衆；高車之衆，是『頭別衝突，乍出乍入，不能堅戰』的，所以不足以當大敵。）太武北至菟園水，（大約是如今的土拉河。）降其部衆數十萬。大檀憂憤而死。後來太武又兩次征討高車，把投降的部衆都遷之漠南，也有好幾十萬。這遷徙到漠南的高車，大約慢慢的就和本在漠南的諸部族同化了——所以後來不聽得再有什麼舉動——至於遺留在漠北的，大約仍隸屬於柔然；所以後來柔然得以復振。柔然的復振，在東西魏既分之後。大檀五世孫醜奴，和他的從弟阿那瓌，相繼為可汗，都和東西魏做敵國。到前一三六〇年，才為突厥所破。柔然雖然是鮮卑，然而從拓拔氏南遷之後，漠北不聽得再有什麼鮮卑的大部落，所以柔然所用的，可決其都是高車之衆。然則柔然的盛強，就要算是丁令部族，第一次見頭角於歷史上了。繼柔然而興的，便是突厥。

第四節　突厥的起源

突厥的起源，研究起來，却是一件很有興趣的問題。案北史述突厥起源，共有三說：

（一）其先在西海之右，獨為部落，蓋匈奴之別種也。姓阿史那氏。後為鄰國所破，盡滅其族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兵人見其小，不忍殺之，乃刖其足，斷其臂，棄草澤中。有牝狼，以肉餌之，及長，與狼交合，遂有孕焉。彼

王聞此兒尙在，重遣殺之。使者見在狼側，幷欲殺狼。於時若有神物，投狼於西海之東，落高昌國西北山，山有洞穴，內有平壤茂草，周圍數百里。（隋書作『地方二百餘里』。）四面俱山。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長，外託妻孕，其後各爲一姓，阿史那卽其一也。最賢，遂爲君長。故牙門建「狼頭纛」，示不忘本也。漸至數百家，經數世，有阿賢設者，率其部落，出於穴中，臣於蠕蠕。

（二）或曰：突厥本平涼雜胡，姓阿史那氏。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，世居金山之陽，爲蠕蠕鐵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俗呼兜鍪爲突厥，因以爲號。

（三）又曰：突厥之先，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，兄弟七十人。其一曰伊質泥師都，狼所生也。阿謗步等性並愚癡，國遂被滅。泥師都既別感異氣，能徵召風雨，娶二妻，云是夏神冬神之女。一孕而生四男，其一變爲白鴻；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，號爲契骨；其一國於處折水；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，卽其大兒也。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，並多寒露。大兒爲出火溫養之，咸得全濟。遂共奉大兒爲主，號爲突厥，卽納都六設也。都六有十妻，所生子皆以母族姓，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。都六死，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，乃相率於大樹下，共爲約曰：向樹跳躍，能最高者，卽推立之。阿史那年幼，而跳最高，諸子遂奉以爲主，號阿賢設。

又元史譯文證補卷一，譯拉施特蒙古全史，述蒙古種族的起源道：

相傳古時蒙古與他族戰，全軍覆沒，僅遺男女各二人，遁入一山，斗絕險巇，唯一徑通出入，而山中壤地寬平，水草茂美，乃攜牲畜輜重往居。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。二男一名腦古，一名乞顏；乞顏義爲奔瀑急流，以其膂力邁衆，一往無前，故以稱名。乞顏後裔繁盛，稱之曰乞要特；乞顏變音爲乞要，曰「特」者，統類之詞也。後世地狹人稠，乃謀出山；而舊徑蕪塞，且苦艱險；繼得鐵礦，洞穴深邃，爰伐木熾炭，篝火穴中，宰七十牛，剖革爲筒，鼓風助火，鐵石盡鎔，衢路遂闢，後裔於元旦鍛鐵於鑪，君與宗親，次第捶之，著爲典禮。

這一段話，和北史突厥起原的第一說，極其相類。洪文卿說：恐是蒙古『襲突厥唾餘，以自述先德。』但是蒙古爲什麼要拾突厥的唾餘，以自敍先德呢？當蒙古盛時，突厥也是個被征服的種族。我再三考校，才曉得蒙古本是寶夷突厥的混種。——這個且待後來再說。——這一段話，定是北史第一說的傳聞異辭。

就這幾種說法看起來，其中有許多同點：（一）突厥是狼種。（北史第一第三兩說。）（二）突厥姓阿史那氏。北史三說都同。（三）突厥有十姓，阿史那是其一。北史第一第三兩說。（四）突厥先世嘗爲他族所滅，北史第一第三兩說，和蒙古全史。遁入一山。北史第一說，和蒙古全史。（五）始出此山的人，爲阿賢設。北史第一第三兩說。（六）突厥人長於鍛鐵。北史第二說，和蒙古全史。（七）納都六設的「設」字，是突厥『別部典兵者』之稱。唐書突厥傳。納都六三字，就是腦古的異譯。（八）蒙古的始祖，蒙文秘史名孛兒帖赤那，「孛兒」，譯言「蒼」，「帖赤那」，譯言「狼」。阿史那，泥師都，都是帖赤那的異譯。

這種傳說，似乎荒唐；然而突厥牙門建狼頭纛；突厥可汗，每歲率重臣，祭其先窟。西突厥也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。又拉施特『身仕宗藩之朝，親見捶鐵典禮』；斷不能指為虛誣。然則突厥的起原，一定就要在這幾種神話裏頭討消息了。 這討消息的法子怎麼樣？我說仍不外乎考求他的地理。 突厥先世所居的山：據北史第一說，在西海之東，高昌國西北；第二說是金山之陽；第三說，山名跋施處折施。不曾說他所在的地方，但和阿輔水，劍水，總不得十分相遠。劍水，便是後世的謙河，在唐拏烏梁海境內；據蒙古全史，山名阿兒格乃袞，也不曾說他所在的地方。 我說突厥先世為他族所滅，就是魏太武滅沮渠氏的事實。這時候，突厥在平涼境內，大約也受過兵災。於是逃到一座山中。這座山：就是所謂跋施處折施；——也就是所謂阿兒格乃袞——其位置，在高昌國的西北，金山之陽，和所謂謙河相距並不甚遠。 我何以敢斷定突厥先世為他族所覆滅，就是魏太武滅沮渠氏的事情呢？因為這種野蠻部落他所記的神話，並不能很遠。試看高車的神話，也不過託始於「匈奴既在漠北之後」可知。 若說他荒誕不中情實，那更不必疑心。請看一看唐書的回紇傳，回紇是怎樣滅亡的，再看一看元史的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，他們自己却說成一件甚麼事情，就可知道了。

然則突厥也是在近塞地方，比較的程度高一點，所以能用鐵勒之衆的。

第五節　突厥的盛強和隋朝和突厥的交涉

突厥之強，起於土門。土門部衆漸盛，始和後魏通商。前一三六〇年，土門攻柔然，大破之。柔然可汗阿那瓌

自殺。土門於是自立爲伊列可汗。伊列可汗卒，弟木杆可汗立。西南破嚈噠，(見第二章第二節。)西北服結骨，(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二節。)北服鐵勒諸部，東北服寶帶，(見第三篇下第二章第一節。)靺鞨，(見第三篇上第五章第一節。)東南服奚契丹。(見第三篇上第三章第二節。)於是突厥的疆域，北包西伯利亞，東北至滿洲，西接羅馬，西南包括領中央亞細亞，開北族未有之盛。木杆可汗卒，弟佗鉢可汗繼之。這時候，周齊分爭，彼此都怕突厥，和敵人結好，爭『結婚姻，遺繒帛，』以買他的歡心。於是佗鉢大驕，道：『使我在南兩兒孝順，何憂貧也。』北齊滅亡之後，突厥擁立了文宣帝的兒子范陽王紹義。周人把宗女千金公主嫁給他，才把紹義執送。佗鉢可汗死，繼立的名沙鉢略可汗。沙鉢略可汗時，周亡隋興。沙鉢略又師他鉢的故智，助周營州刺史高寶寧爲寇。先是周臣長孫晟，替周人送千金公主於突厥，對於突厥的內情，頗爲熟悉。隋文帝用他的計策，離間了木杆可汗的兒子阿波可汗，和其主西方的達頭可汗，(突厥分部的酋長，也稱可汗，其共主則稱大可汗。)和沙鉢略構兵。突厥於是分爲東西。沙鉢略乃請和；千金公主改姓楊氏，封爲大義公主。沙鉢略死後，弟莫何可汗繼之。擒獲阿波。莫何死，子都藍可汗立。大義公主又煽惑他犯邊。隋文帝又用長孫晟的計策，煽惑了都藍的兄弟突利可汗，(突厥主東方的，總稱爲突利可汗。這個和後來頡利可汗的兄弟，同稱號而非一人。)叫他構殺大義公主。就故意把宗女安義公主嫁給突利可汗，而不許都藍尚主，以挑動都藍之怒。都藍果然大怒，發兵攻突利可汗，破之。突利逃奔中國，隋朝處之夏，勝二州之間。(夏州，在如今陝西橫山縣北，勝州在鄂爾多斯左翼後旗。)封他爲啓民可汗。這時候，安義公主已死，又把義成公主

嫁給他。都藍死後，突厥內亂，啓民靠著隋朝的援助，盡有其衆。西突厥自阿波被擒後，子泥利可汗，繼主部衆。尼利死後，子處羅可汗繼之不善撫御部下反叛也入朝於隋。於是周齊以來北方的強敵就算給隋朝的外交政策戰勝。——然而這種手段畢竟是卑劣的，所以也不能持久。

第六節　朝鮮半島三國和中國的關係

同隋朝有關係的，還有一個高句麗。如今也得敍述一敍述他的起原。

從漢武帝滅衞氏，分置四郡後，（昭帝時，臨屯廢入樂浪，眞番廢入玄菟。公孫度又分樂浪南境置帶方郡；晉時俱屬平州。）朝鮮半島的北部，就入於中國的版圖。然而懸隔東北，中國的實力，究竟及不到他；於是貉族的勢力就乘機侵入。

貉族的起源，已見第一篇第六章第三節和第二篇第四章第三節。從漢武帝平定朝鮮之後，濊貉分爲兩支：一支入朝鮮半島東部的，號爲東濊，也稱不耐濊。（不耐，漢樂浪郡屬縣，東部都尉治。）其留居舊地的，爲夫餘國。後漢光武時，始通中國。晉初，爲慕容廆所破，（前一六二七。）晉人援之復國。（前一六二六。）其後事，遂不復見於中國史上。據朝鮮歷史所紀載，則夫餘嘗分爲二；中國歷史上所載，爲北夫餘；別有一支，移居於加葉原，（在如今沿海州境內。）謂之東夫餘。（後降於高句麗。）北夫餘王慕漱，和鄙倉河伯之女柳花私通，生子名朱蒙。南走至忽本，（亦作卒本，在如今興京縣境。）自立一國，號爲高句麗。以高爲氏。是爲東明聖王。都沸流山上。（林泰輔說：佟家江的支流富爾溝，就是古時的沸流水，山當在其附近。）時前一九六九年。（漢宣帝神爵四年。）東明聖王卒，

子琉璃明王類利立。先是北夫餘王優台娶忽本人女召西奴，生了兩個兒子：一個喚做沸流，一個喚做溫祚。優台死後，召西奴轉嫁東明聖王，沸流溫祚，也都相隨而來。琉璃明王立後，『沸流兄弟鬱鬱，自視如贅疣。』於是與其臣十人南走，溫祚立國於北漢山下，是爲北慰禮城。（在如今漢城之北。）以有十臣相輔，號爲十濟。後來又以百姓樂從，改號爲百濟。時前一九二九年。（漢成帝鴻嘉三年，沸流立國海濱，民不樂從，鬱鬱而死。北夫餘得晉援復國，後爲靺鞨所逼，也降於高句麗。以上據朝鮮金澤榮韓國小史，兼參考日本人林泰輔朝鮮通史。朝鮮史籍所載高句麗百濟開國的事情，也和中國後漢書晉書南北史隋書所載，無大出入，不過事實略爲完備些罷了。朝鮮半島詳備的史事，也起於中國唐以後高句麗百濟，還是文獻無徵的。）

同時又有起於朝鮮半島南部的，是爲新羅及駕洛。（魏書稱爲迦羅。）案三韓部落，也已見第二篇。三韓之中，以馬韓爲最大。箕準給衞滿殺敗之後，逃到馬韓之中稱王。又傳了九世，到前一九〇四年，（王莽篡漢這一年。）才給百濟滅掉。先是秦始皇時候，中國人避苦役出塞的，和辰韓雜居，謂之秦韓。（亦稱爲辰韓，而分別本來的辰韓，謂之辰韓本種。）其衆分爲六村，有一個人，姓朴，喚做赫居世，爲六村所服，推爲共主；（同高句麗立國同年。）居於金城；（如今的慶州。）是爲新羅。（初名徐羅伐，後改雞林，晉惠帝時，才改稱新羅。）又有少昊金天氏之後八人，從中國的莒縣，（西漢屬城陽，東漢屬琅邪，如今仍稱莒縣，屬山東。）遷徙到辰韓。（後人稱其地爲八莒，如今朝鮮的星州。）他的後人金首露，以前一八七〇年，受弁韓九干（「干」，弁韓酋長之稱。）的推戴立國，是爲駕洛。傳八世，到前一三八〇年，（梁武帝中大通三年。）才降於新羅。（此節也據韓國小史。）以上所說的話，固然未必十分可信；然而朝鮮半島的南部──三韓──是由漢族開發，却

是無可疑的．

高句麗的初興，在鴨綠江支流渾河流城．琉璃明王，從沸流山遷居國內．（在如今桓仁縣境．）八傳到山上王延優，又遷都丸都．（在如今輯安縣境．）對於遼東，時有騷擾．前一六六六年，魏幽州刺史毌丘儉，攻破丸都．山上王的兒子東川王優位居，遷居平壤．四傳到故國原王釗，又遷都丸都．這時候，慕容廆做了晉朝的平州刺史．前一五七〇年，攻破丸都；虜釗母妻，而且掘其父墓，載其尸而還．故國原王卑辭求和，乃還其父尸．高句麗自此不敢再為侵寇．又四傳到廣開土王談德．南伐百濟，取城五十八，部落七百．（見永樂大王碑．）又救新羅，敗百濟日本的聯合兵．這時候慕容氏入據中國，高句麗乘勢，盡取遼東之地，國勢大振．

百濟從滅掉箕氏之後，遷都四泚，（如今的夫餘．）盡幷馬韓之地．與新羅時相攻伐．高句麗強盛之後，新羅百濟，嘗聯合以禦之．先是日本九州地方的熊襲人，嘗靠新羅做聲援．前一七一二年，日本仲哀天皇伐熊襲，卒於軍．他的皇后，——神功皇后，中國歷史上叫他做卑彌呼．——喬裝男子，渡海攻新羅．新羅人不能禦，進金帛八十艘請和．於是日本於弁韓故地開任那府，（如今慶尚道洛東江以東之地．）派兵戍守．南北朝以後，新羅漸強．前一三五〇年，（陳文帝天嘉三年．）奪取日本的任那．日本屢出兵攻新羅；百濟妬忌新羅的強盛，也反與高句麗聯盟；於是新羅勢孤，不得不乞援於中國；就釀成了隋唐時代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交涉．

但是當隋朝時候，這種複雜的關係，還沒有發生。隋朝的用兵於高句麗，純粹因他侵犯中國而起。前一三一四年，高句麗嬰陽王元，（廣開土王七傳。）率兵侵犯遼西。隋文帝遣漢王諒率師擊之，遇水潦，饋運不繼，不利而還。高句麗因此益驕。

第七節　隋唐的興亡

隋文帝時候，天下畜積之多，既如前述；而且這時候，綏服了北方一個強敵，並不曾動什麼干戈；論理，這時候的中國，大可以希望太平；然而這種基業，到煬帝手裏，竟都敗壞掉了。

隋文帝的廢太子勇而立煬帝，讀史的人，都以為失策。然而太子勇是個什麼樣人？立了他，又有什麼好處？我說這時候還承南北朝的餘風，太子勇是北齊文宣帝一流人，煬帝是陳後主一流人。都是當時社會的產物。——既然要行「君主世襲」之制，這種事情，是無可如何的。（隋文帝廢勇立廣的事情，可自把隋書或通鑑紀事本末……參考。這一類事情，——顯著而容易查檢的，——本書實因限於篇幅，不能詳舉了。）

隋煬帝的貽害於天下，可以總括為「務巡遊」和「事四夷」兩件事情。屬於前一項顯著的，便是

(1)以洛陽為東都，大營宮室。

(2)開通濟渠，自西苑引穀洛二水，以達於河；又自河入汴，自汴入淮，以接江淮間的邗溝。又開江南河，從京口達餘杭。（如今浙江的餘杭縣。）

(3)開永濟渠．引沁水，南通黃河，北至涿郡．如今的京兆．

(4)治馳道自太行抵幷州，由榆林以達於薊．

關於後一項的是：

(1)北巡幸啓民可汗帳，賞賜不可勝計．

(2)誘西突厥獻地，設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．西海，就是如今的青海．河源，是指黃河下源．鄯善，且末，都是漢時西域國名． 謫罪人以戍之，轉輸巨萬，於是西方先困．

(3)使裴矩招致西域諸胡入朝，參看第二章第二節． 所過郡縣，供帳極其勞費．

(4)而其騷動全國的，尤在東征一役．帝徵高句麗王元入朝，不至．前一三〇一年，徵天下兵會涿郡，以伐高句麗，明年，攻遼東，不克．而將軍宇文述，又以九軍大敗於薩水．如今朝鮮的大寧江． 損失巨萬．一二九九年，再徵天下兵會涿郡，楊玄感督運黎陽，舉兵反，乃還師．遣兵擊楊玄感，玄感敗死． 一二九八年，再徵天下兵會涿郡，時天下已亂，所徵兵多不至；高句麗亦困弊，請和，於是掩耳盜鈴，受其降而罷兵．

煬帝的無道，是人人所知，開運河一事，或有人替他辨護，說於調和南北的文化有益．然而開運河，用不著「坐龍舟」遊玩．煬帝的開運河，和漢武帝的「事四夷」一樣，所做的事情，雖不能說他全然無益，然而以如

此「勞費」致如此「效果」總是極不經濟的而且他作事的動機，全沒有福國利民的思想；所以就他的行爲而論，畢竟是功不抵罪的．

天下攪得如此，自然有許多人紛紛而起．於是

竇建德據樂壽．如今直隸的獻縣．

翟讓李密同起兵，後來李密殺掉翟讓，據洛口．在如今河南的鞏縣，隋於此置倉．

徐圓朗據魯郡．如今山東的滋陽縣．

劉武周據馬邑．如今山西的馬邑縣．

梁師都據朔方．如今陝西的橫山縣．

薛舉據天水．

李軌據武威．

蕭銑據江陵．

林士弘據鄱陽．如今江西的鄱陽縣．

朱粲據南陽．

杜伏威據歷陽。如今安徽的和縣。

李子通據海陵。如今江蘇的泰縣。

陳稜據江都。

沈法興據毗陵。如今江蘇的武進縣。

前一二九七年，煬帝北巡至雁門，爲突厥始畢可汗啓民的兒子。所圍，援至乃解。明年，再造龍舟如江都。見中原已亂，無心北歸；而從駕的將士都是北方人；宇文化及宇文述的兒子。等因之作亂。前一二九四年，弒煬帝，立秦王浩，煬帝弟秦王俊的兒子。擁衆北歸，隋將王世充，立東都留守越王侗，和李密相持。聽得化及北歸，忙和李密連和，叫他把化及堵住。化及就弒殺秦王，自稱許帝。後爲竇建德所殺。

唐高祖李淵，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。前一二九五年，起兵。攻破長安，奉西京留守代王侑爲帝。明年，就廢代王而自立。先平定薛仁杲薛舉的兒子。李軌，滅掉劉武周。這時候，河北全爲竇建德所據；河南則王世充和李密相持。世充殺敗李密，李密降唐。又借名收撫山東，出關要圖自立。爲唐將盛彥師所邀斬。世充於是弒越王侗，自稱鄭帝。前一二九一年，唐秦王世民攻王世充，圍洛陽。世充求救於竇建德，建德發兵來救，世民據虎牢迎擊，大破之，生擒建德，世充乃降。明年，建德舊將劉黑闥復叛，徐圓朗先已降竇建德，建德亡後，降唐，及是也

叛應之。爲唐太子建成所破，於是北方略平。南方惟蕭銑所據的地方最大。滅王世充這一年，也給李靖滅掉。林士弘先已爲蕭銑所逼，退保餘干，如今江西的餘干縣。未幾而死，其衆遂散。朱粲降唐復叛，也給唐朝滅掉。江淮之間，杜伏威最強。陳稜，沈法興，都給李子通滅掉，李子通又給杜伏威滅掉，杜伏威入朝於唐，於是南方也平定。北邊則高開道爲其下所殺。劉武周將苑君璋據馬邑降突厥，後見突厥政亂，亦來降。前一二八四年，討平梁師都，天下就大定了。

隋系圖

(一)文帝楊堅—(二)煬帝廣—昭—(三)恭帝侑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(四)恭帝侗

第二章　唐朝的初盛

第一節　唐太宗滅突厥

唐高祖的得天下，大半由於秦王世民之力；而卽位之後，卻立建成做太子；於是有「玄武門之變。」高祖傳位於世民，是爲太宗。玄武門之變，可用通鑑紀事本末參考。然而這件事情的眞相，是不傳的。

唐太宗是一個賢主；歷史上稱他勤於聽政，勇於納諫；能用賢相房元齡杜如晦，直臣魏徵。在位之時，天下

太平，百姓安樂至於「行千里者不齎糧」「斷死刑僅三十九人」這種話，雖然不免有些過情，而且未必合於事實，（譬如斷死刑之所以少的，一定是由於官吏希旨，粉飾太平，這是可以推想而得的。）然而「貞觀之治」總要算歷史上所罕見的了。唐朝的治法，是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，這個且待第三章裏再講。而唐朝一朝，和域外諸民族關係尤大，現在且述個大略。

唐朝的對外，最重要的，還是和北族的關係。突厥啓民可汗死後，子始畢可汗立，部衆漸強。這時候，又值中國喪亂，邊民避亂的，都逃奔突厥。於是突厥大盛，控弦之士數十萬，割據北邊的人，都稱臣於突厥。唐高祖初起，也卑辭厚禮，想得他的助力。—然而卻沒得到他多少助力。—天下已定之後，待突厥還是很優厚的。然而突厥反格外驕恣。大抵游牧民族，總是「淺慮」而「貪得無厭」的。而且這種人所處的境遇，足以養成他「勇敢」「殘忍」的性質。所以一種「好戰鬬」的「衝動」極其劇烈。並不是一味卑詞厚禮，就可以和他「輯睦邦交」的。而且一時代人的思想，總給這個時代限住，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。「前朝的遺孽，想倚賴北族，北族也把他居爲奇貨」這種事情，「齊周」「周隋」之間，已經行過兩次了。已經行之而無效的了。然而隋唐之際，還是如此。突厥內部，有個義成公主，煽惑他犯邊。而外面卻也有個齊王暕，可以給他利用。始畢死後，弟處羅可汗立。處羅死後，弟頡利可汗立。從啓民到頡利四代，都妻隋義成公主。（這是北族的習慣如此。）到頡利，就迎齊王暕，置之定襄。（在如今山西平魯縣的西北。）沒一年不入寇，甚至一年要入寇好幾次；北邊幾千里，沒一處不被其患。高

祖幾乎要遷都避他．而唐朝對待他的法子，也還是鈔用隋朝的老文章，這個眞可謂極天下之奇觀了．處羅可汗的兒子主治東方，仍稱爲突利可汗．太宗和他，本來是認得的，於是設法離間他．而頡利這時候，又失掉鐵勒的心．北方的鐵勒，一時叛他，推薛延陀回紇爲主．而國內又遇著天災，於是國勢大衰．前一二八三年，頡利擁衆漠南，想要入寇．太宗遣李靖等分道伐他．李靖襲破頡利於鐵山，(在陰山之北．)頡利遁走，爲唐行軍總管張寶相所擒．於是突厥之衆，一時奔潰．也有北降薛延陀的，也有西走西域的，而來降的還有十幾萬．太宗初時，想把他處之塞內，化做中國人．(當時魏徵主張把他遷之塞外，溫彥博主張把他置諸中國，化做齊民．辯論的話，具見唐書突厥傳．太宗是聽溫彥博的話的．著唐書的人，意思頗有點偏袒魏徵．然而溫彥博的話，實在不錯．唐朝到後來，突厥次第遣出塞外，而且不甚能管理他，仍不啻實行魏徵的政策．然而突厥接連反叛了好幾次，到默啜，幾乎恢復舊時的勢力，邊患又很緊急，這都是「放任政策」的弊病．──「唐朝駕馭突厥的政策，和他的效果，」這件事情，頗有關係，可惜原文太長，不能備錄．讀者諸君，可自取唐書一參考．)後來見他不甚妥帖，才用突厥降人蕭思摩爲可汗，叫他還居河北．這時候薛延陀的眞珠可汗，已徙居突厥故地，(眞珠可汗，名夷男．突厥還沒滅亡的時候，太宗就册封他做可汗，以「樹突厥之敵」．突厥滅後，就徙居突厥故地．)形勢頗強．蕭思摩不能撫馭，依舊逃歸中國．前一二六八年，眞珠可汗卒，子拔灼立．薛延陀內亂，太宗趁勢又把他滅掉．於是回紇徙居薛延陀故地．鐵勒的強部，本來只有薛延陀和回紇，薛延陀既亡，回紇還沒強盛，對於中國奉事惟謹．於是北方的強敵，又算暫時除掉．

至於西突厥，則到高宗手裏，才給中國征服的，見下節．

第二節　藏族的興起

唐朝所謂西域和漢朝的情形又大不相同了．後漢和西域的交通葱嶺以西，從永初以後就絕掉葱嶺以東，直到桓帝延熹以後才絕．參看第二篇第七章第二節．兩晉時代只有苻堅盛時，曾命呂光征服西域也只及於葱嶺以東．詳見晉書呂光載紀和西域諸國的傳．後魏到太武時才和西域交通，兼及於葱嶺以西．當時西域分為四域：『葱嶺以東，流沙以西為一域』，這就是第二篇第四章第二節所說「狹義的西域」．『葱嶺以西，海曲以東為一域』，是如今的伊蘭高原．『者舌以南—詳見元史譯文證補二十七上—月氏以北為一域』，是如今吉爾吉思曠原之地．『兩海之間，水澤以南為一域』，是如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地．其詳可參考北史．然而後魏和西域，沒有多大的關係．隋煬帝時，曾招致西域諸國入貢共四十餘國．惜乎當時的記錄多已失傳，所以「史不能記其詳」．總之中國和西域的關係，漢朝以後，是到唐朝才密切的．

要曉得魏晉以後西域的情形，就得曉得月氏和嚈噠．月氏，已見第二篇第四章第一節．他從占據大夏故地之後，東西域算做大國，文明程度也頗高，中國的佛教就是從月氏輸入的．參看第三章第六節．到西元五世紀後半，前一三六一—一三一二．梁簡文帝大寶二年，至隋文帝開元十年．才給嚈噠所破，支庶分王，便是唐書所謂昭武九姓．北史『康國者，康居之後也．……其王本姓溫，月氏人也．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，因被匈奴所破，西踰葱嶺，遂有其國．枝庶分王．故康國左右諸國，並以昭武為姓，示不忘本也．』唐書『康國，君姓溫，本月氏人．始居祁連山北昭武城，為突厥所破，稍南依葱嶺，卽有其地．支庶分王；曰安，曰曹，曰米，曰何，曰火尋，曰戊地，曰史，世謂九姓．並姓昭武．』案康居沒有住過祁連山北，月氏西徙，也遠在突厥勃興以前．北史說康國是康居之後，明係謬誤．唐書『為突厥所破』，突厥也明係匈奴之誤．月氏為嚈噠所破，中國史不載其事，西漢

史也不詳。但月氏西徙以後，分其國爲五部翕侯，後來貴霜翖侯并四部爲一，明有一統一的共主。照北史唐書所載，只有枝庶分王，明是統一政府給嚈噠滅掉以後的情形。康國，亦稱薩末鞬，又作颯秣建，元魏稱悉萬斤，就是如今的撒馬兒干。安，又稱布豁，亦作捕喝，就是如今的布哈爾。東安，亦稱小安，又稱喝汗，在安東北四百里。曹，又稱西曹，亦稱劫布呾那，在米國之北，西三百餘里而至何國。東曹，亦稱率都沙那，又作蘇對沙那，蘇都識匿，北至石，西至康，皆四百里。中曹，在康之北，西曹之東。石，亦稱柘支，又作柘析，又作赭時，就是如今的塔什干。米，又稱彌末，又作弭秣賀，北距康百里。何，亦稱屈霜你迦，又作貴霜匿，在劫布呾那西三百餘里。火尋，亦作貨利習彌，又作[illegible]利，就是後來的花剌子模。戊地，西域記作伐地，在布豁西四百餘里。史，亦稱佉沙，又稱羯霜。南有鐵門山，就是明史所謂渴石，如今的加爾支。以上昭武九姓諸國釋地，據唐書西域記，參照元史譯文證補和近人丁氏謙的西域記考證。北史又有烏那遏，都烏滸水西。—如今的阿母河。—東北去安四百里，西北去穆二百里。又有鏺汗國唐書作寧遠，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。東距疏勒千里，西去蘇對沙那，西北去石國，各五百里，國王也都姓昭武。又北史另有大月氏國，都賸藍氏城，小月氏，都富樓沙城。總而言之，月氏雖爲嚈噠所破，以至土崩瓦解，然而支庶分王，依舊到處都是，實在還不止唐書所載昭武九姓。諸國的全亡，當在大食東侵以後，史書闕略，無可詳考了。然則嚈噠又是什麼呢？

「西藏古時候喚做什麼？」「就是唐朝的吐蕃。」這種問答是很容易得到的，是人人以爲不錯的，然而實在太粗略了些。案唐書。

吐蕃本西羌族，居析支水西。祖曰鶻提勃悉野，健武多智，稍并諸羌，據其地。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，而姓勃窣野氏。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，二子：曰樊尼，曰傉檀。傉檀嗣，爲乞伏熾磐所滅。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，以爲臨松太守。蒙遜滅，樊尼率兵西濟河，逾積石，遂撫有羣羌云。

這兩說，都說吐蕃就是羌。如今的藏族，和歷史上的羌人，有一個大異點。便是藏族是「一妻多夫」，羌

人是「一夫多妻」。然則爲什麽歷史上「一妻多夫」的種族，不把他算做藏族的祖宗，反要拉一個「一夫多妻」的羌人呢？

如今的海藏高原，在地文地理上，可以分做四個區域。

（1）後藏湖水區域。其地高而且平。

（2）前藏川邊傾斜地。雅魯藏布江以東，巴顏哈剌山脈以南，大慶河以西，諸大川上游的縱谷。兼包四川雲南的一部。

（3）黃河上游及青海流域。

（4）雅魯藏布江流域。喜馬拉雅岡底斯兩山脈之間。

（2）（3）都是羌族棲息之地。（4）是吐蕃發祥之地。（1）就是藏族的居地了。藏族見於歷史上的，凡三國——都有「一妻多夫」的風習的，——一是嚈噠，一是女國，唐書作東女。——對於西女而言之。『西女，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，……拂菻君長，歲遣男子配焉。俗產男不舉。』亦見唐書——又稱蘇伐刺拏瞿呾羅，——西域記同。——西域記又云：其地在大雪山中，北距于闐，東接吐蕃，正是如今後藏之地。女國的結果，唐書本傳不詳，南詔列傳南詔給韋臯的信，有『西山女王，見奪其位』兩句，可見女國係爲吐蕃所滅。一是唐書南蠻傳中的名蔑。原文云『其人短小，兄弟共取一妻。婦總髮爲角，以辨夫之多少。』而嚈噠最大。

嚈噠的事迹，中史闕略，西史也不詳，但約略曉得西元五世紀中，是嚈噠的全盛時代。他的疆域，西至波斯，東至天山南路。都城在吐火羅，就是如今波爾克。北史把吐火羅嚈噠，分做兩國，是誤謬的。據丁氏大唐西域記考證南史『滑國，車

師別種』，北史『大月氏之種類，亦曰高車之別種』，都是謬誤的。嚈噠盛強的時候，曾征服西北兩印度。前一三九〇年頃，北印度烏萇國，有超日王出，把嚈噠逐之境外；而突厥亦興於北方，攻擊嚈噠；嚈噠腹背受敵，前一三五〇年頃，國遂分崩，突厥代領其地。

以上是葱嶺以西的情形；葱嶺以東，從後漢以後，諸小國就開了一個互相吞并的局面，其興亡不甚可考。到唐時，高昌，焉耆，龜茲，于闐，疏勒，五國較大。（高昌，就是漢朝車師之地，其王是中國人。詳見晉書和北史，茲不備舉。）也役屬於西突厥。唐太宗時候，對於高昌焉耆龜茲三國，都用過兵。初設安西都護府於高昌，後來徙治焉耆。這時候，葱嶺以東，要算綏服，到前一二五九年，高宗滅掉西突厥，把西突厥的屬地，都分置羈縻府州。西至波斯，唐朝對於西域的威聲，這時候要算極遠了。

第三節　印度阿利安人入藏

如今要說到吐蕃了。講吐蕃人的歷史，自然要以吐蕃人自述的話為據。蒙古源流考一書，是蒙古人既信喇嘛教之後，把舊有的脫卜赤顏，硬添上一段，算是蒙古人系出吐蕃王室的。（參看第三篇下第二章第一節。）拿來講蒙古的歷史，極不可靠；卻是其中述吐蕃王室的來歷，都是吐蕃人自己說的話。據原書：（原書文理極劣，且全錄太繁，所以加以刪潤。）

巴特沙拉國烏迪雅納汗生一子，善占之「必喇滿」占之曰：此子剋父，必殺之；而鋒刃利器皆不能傷，乃

貯以銅匣，棄之恒河中；外沙里城附近種地之老人，見而收養之。及長，告以前事；此子遂向東方雪山而去；至雅爾隆贊唐所有之四戶塔前，衆共尊爲汗；時歲次戊申，戊子後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也。是爲尼雅特贊博汗。勝四方部落，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。傳七世，至智固木贊博汗。案「贊博」，都是「贊普」的異譯。爲姦臣隆納木所弑。其長子置特，逃往寧博地方。次子博囉咱，逃往包地方。三子布爾特齊諾，逃往恭布地方。一本作恭博。案這個人，就是後文硬把他算做蒙古的始祖的。隆納木據汗位一載，舊日數大臣誅之；迎立博囉咱，是爲六賢汗之首。六賢汗後，又傳衍慶七汗，妙音七汗，而至名哩勒丹蘇隆贊。名哩勒丹蘇隆贊，以丁丑年生，實戊子後二千七百五十年。二十三歲，已丑，即汗位。

名哩勒丹蘇隆贊，就是唐書的棄宗弄讚。即位之年，歲在己丑，是唐太宗貞觀三年。前一二八三。生年丁丑，應當是隋煬帝的大業十三年。前一二九五。這一年是戊子後二七五〇年，則尼雅特贊博汗始王土伯特的戊申，是周赧王的二年了。前二二二四。源流考的世次年代，固然全不可據。然而這所謂土伯特，如今西藏人自稱還是如此。異譯作唐古特，圖伯特。土伯二字，就是吐蕃的對音。「蕃」讀如「播」。『特者，統類之詞，』見上節引拉施特蒙古全史。所謂恆河雪山喜馬拉雅山。都在印度地方。和如今研究「西藏學」的人，說「西藏地方的貴種，是印度阿利安人，由喜馬拉雅山峽路，遷入西藏」的話也相合。然則所謂土伯特，就是我「上節所說藏族」的名稱。至於吐蕃的王室，自出於巴特沙拉國，並不是

土伯特。

然則藏族的藏字，又是從何而來的呢？我說這就是羌字。「羌，」「藏，」古都讀如「康」。到「羌」字的讀音改變，就寫作「藏」字；「藏」字的讀音又變，就又寫作「康」字了。土伯特本只占領後藏高原的地方；從印度遷入的阿利安人，（和吐蕃王室同族。）更只占領雅魯藏布江流域。自此以外，前節所舉的(2)(3)兩個區域，都是羌人分布的地方。漢時的所謂羌人，本據地在青海和黃河上游流域，已見第三篇第一章第一節。這一帶地方，到晉朝時候，為鮮卑吐谷渾所據，（吐谷渾是慕容廆的庶兄。和廆不睦，西徙附陰山。後來逐漸遷徙，而入於如今的青海地方。他的子孫，學中國「以王父字為氏」的例，就把吐谷渾三字，做了國名。詳見晉書南北史。）羌人都被他征服。其獨立的部落，還有宕昌，（北史『在吐谷渾東，益州西北。』）鄧至，（在平武——如今四川的平武縣——以西，汶嶺——岷山——以北。）党項，（東接臨洮，——如今甘肅的岷縣——西平，——如今甘肅的西寧縣——西拒葉護。——指突厥的轄境而言。）都是在岷山以北的。其岷山以南諸大川的上游，則有嘉良夷，附國，薄緣夷等。（北史『嘉良有水，闊六七十丈；附國有水，闊百餘丈；並南流，用皮為舟而濟。』應當是如今的鴉龍江和金沙江。『附國西有薄緣夷。其西為女國。女國東北，連山緜亘數千里，接於党項，往往有羌。』女國在如今的後藏，女國東北的山，應當是長江怒江之間的山了。此外北史和唐書，所載瑣碎的名字還很多，今不具舉。）都在『深山窮谷，無大君長』。所以吐蕃強盛以後，就都為所役屬。

從印度侵入的阿利安人，因為做了土伯特王，就改稱土伯特，——吐蕃，——而他種族的本名遂隱。吐蕃王室強時，羌人都被他征服，和中國交涉，都是用吐蕃出名，羌字的名詞，就暫時冷落。但是羌人畢竟是一個大種族，他所占據的地方也很大，這羌字的名詞，畢竟不會消滅的。到後世同中國交涉，就又用羌字出名。

但是這時候，羌字的讀音已經改變了；就照當時的口音，把他譯作藏字。到後來，藏字的讀音，又改變了，於是藏字又變作地理上的名詞，而向來「譯做羌字藏字的一個聲音」又照當時的口音譯做康字。於是把西藏一個區域，分作康藏衞三區，而康字藏字，遂同時並行，變作地理上的名詞。如果推原其始，則有「一妻多夫的風習」的這一個民族，應當正稱爲土伯特，—吐蕃，—不得借用藏字。從印度侵入的這一支人，更應當加以區別，或稱做「吐蕃王室」或稱做「阿利安族」；現在一概稱爲藏族，不過是隨俗的稱呼，學術上精密研究起來，這種籠統的名詞，是不能用的。「現在的所謂藏族」依我剖解起來是如此，不知道對也不對，還望大家教正。

羌族和土伯特所處的地方，都是很瘠薄的；所以不能發生文明。吐蕃王室，從印度侵入，他的文明程度，自然要高些；所以就強盛起來了。（吐蕃的信史，就起于名哩勒丹蘇隆贊，以前的世次，都是不足信的。）唐太宗時，吐蕃因求「尙主」不得，曾經一攻松州，（如今四川的松潘縣。）太宗派侯君集把他打敗。但是旋亦許和，把宗女文成公主嫁他。這位文成公主，和吐蕃的開化，大有關係。（如今西藏人還奉祀他。）文成公主好佛，帶了許多僧侶去；棄宗弄讚又打破泥婆羅，（如今的廓爾喀。）娶了他一個公主；這位公主，也是好佛的；吐蕃從此才信奉佛教，而且派人到中國印度留學，定法律，造文字，也都見蒙古源流考。（棄宗弄讚，可認爲一個熱心文化的人。後來吐蕃和中國構兵，都是棄宗弄讚死後，專兵權的大臣所爲。棄宗弄讚對中國，始終很爲恭順。看唐書本傳自知。）

因爲和吐蕃交通，而中國的國威，就宣揚於印度，這也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這時候玄奘，遊歷到印度，對烏萇國的尸羅逸多王，陳述『太宗神武，中國富強。』尸羅逸多便遣使交通中國。前一二六四年，尸羅逸多死了，其臣阿羅那順自立。中國使者王玄策適至，阿羅那順發兵拒擊。王玄策逃到吐蕃邊境，調吐蕃和泥婆羅的兵攻他，生擒阿羅那順，下五百餘城。中國和印度發生兵爭的關係，在歷史上就只這一次。

第四節　唐朝和朝鮮日本的關係

從隋煬帝東征失敗以後，高句麗就格外驕傲；聯合百濟，屢侵新羅，新羅無法，只得求救於中國。唐太宗初時也無意於爲他出兵；到前一二七〇年，高句麗大臣泉蓋蘇文弒其主建。建號榮留王，是嬰陽王的兄弟。立其姪寶藏王藏。太宗以爲有隙可乘，想趁此恢復遼東，就出兵以伐高句麗。唐書載太宗謂臣下：『今天下大定，惟遼東未賓。……朕故自取之，不遺後世憂也。』可見得這一次用兵的動機，全不是爲新羅。

太宗的用兵，自然和隋煬帝不同；然而這時候中國用兵於高麗，有種種不利之點；所以以太宗的神武，也犯了個「頓兵於堅城之下」的毛病，不能得志。太宗以前一二六七年二月出兵，四月，渡遼河，克遼東；進攻安市；在如今蓋平縣境。破高句麗援兵十五萬於城下。然而安市城小而堅，攻之遂不能克。九月，以遼左早寒，遂班師。這一次，雖然沒打敗仗；然而兵威的挫折，和實際的損失，是不待言而可知的。太宗深以爲悔。

御駕親征，手下的人，把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；用兵就不覺過於持重，不能應機，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。所

以反不如偏師遠鬭的利害。前一二五二年，高宗因高句麗百濟攻新羅益急，遣蘇定方自成山（在如今山東的文登縣。）渡海攻百濟，破其都城，百濟王義燕降，百濟人立其弟豐，求救於高句麗，日本。前一二四九年，劉仁軌大破日本兵於白江口。（如今的錦江。）豐奔高句麗，百濟亡。前一二四六年，泉蓋蘇文死，三子爭權，國內亂。明年，高宗遣李勣伐高句麗。前一二四四年，也把他滅掉。於是朝鮮半島只賸了新羅一國。唐朝在平壤設了個安東都護府，以統治高句麗百濟的地方。這時候，中國對東方的聲威大振，日本和中國的交通，在此時也稱極盛。

第五節　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洋的關係

以上所說的，是東西北三方面的情形。還有從魏晉到唐，中國和南方諸國的交涉，也得大略說一說。中國的海岸線，是很長的。閩，浙，廣東，（當時且兼有越南的一部分。）等省，曲折尤富。南方的國民，在海上所做的事業也不少。可惜中國歷代，都注意於陸而不注意於海；就是盛強的時候，國力也只向西北一方面發展。這許多冒險的國民，做了國家的前驅；不但沒有國力做他的後盾，叫他的事業發揚光大；連他們的姓名事迹，也都在若有若無之間了。現在且根據着歷史所載，把當時南方諸國的情形，大略說一說。

案當後漢時，中國交州的境域，大約包括如今越南的北部。（從廣和城以北。）分爲交阯九眞日南三郡。（三國時，分爲交阯，新興，武平，九眞，九德，日南六郡。晉初因之。）晉初，日南的南境，據地自立，這個便是林邑；（其都城，就是如今的廣和城。唐至德以後，謂之占城國。）林邑的南邊，就有

扶南，在瀾滄江下流臨暹羅灣。眞臘，如今的柬埔寨。赤土；如今的地那悉林。這都是後印度半島較大的國。其頓遜，毗騫，諸薄，馬五洲，自然大洲，卻是因扶南而傳聞的。南史扶南，『其南界三千餘里，有頓遜國。在海崎上，地方千里。城去海十里。有五王，並羈屬扶南。』『頓遜之外，大海洲中，又有毗騫國。去扶南八千里。』『又傳扶南東界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諸薄國。國東有馬五洲。復東行漲海千餘里，至自然大洲。』頓遜，當在馬來半島的南端。毗騫，似在蘇門答臘。諸薄國，馬五洲，或者是婆羅洲。自然大洲，或者是巴布亞。史稱扶南王范蔓，『作大船，窮漲海，開國十餘，闢地五六千里。』想是因此而傳聞的。…范蔓是中國人。

此外當南北朝時候通貢於南朝的有：

訶羅陁。

訶羅單。宋書說他都闍婆洲，怕就是闍婆達。

婆皇。

婆達。

闍婆達。唐書『訶陵，亦曰社婆，曰闍婆。』地理志。海峽（如今的麻六甲海峽）之南岸爲佛逝國，佛逝國東，水行四五日，至訶陵國。則當在今蘇門答臘的東南端。

盤盤。據唐書，在哥羅西北。哥羅在海峽北岸，則盤盤當在馬來半島南境。

丹丹。唐書說『在南海，北距環王，限小海，與狼牙脩接。』亦當在馬來半島南端。

干陀利。

狼牙修。如今的蘇門答臘。

婆利。如今的婆羅洲。

當隋朝時候和中國有交涉的，又有一個流求，就是如今的臺灣。此外見於唐書的便有

甘畢。在南海上，東距環王。（環王即是林邑）。

哥羅舍分。在南海南，東距墮和羅。

修羅分。在海北，東距眞臘。

僧高。在水眞臘西北。

武令，迦乍，鳩密。這三國當與僧高相近，故唐書以其名連舉。

富那。和鳩密同入貢的。

投和。自𧫷州西南，海行百日乃至。

墮和羅。在投和之西，亦名獨和羅。南距盤盆。自廣州行五月乃至。

曇陵陀洹。都是墮和羅的屬國，曇陵在海州中。陀洹，又名耨陀洹，在環王西南海中，和墮和羅接。

羅越。在海峽北岸。

瞻博。唐書說北距兢伽河。(恒河)當在今阿薩密附近。

墮婆登。在海島上，在環王之南，東距訶陵。

室利佛逝。在海峽南岸。

羅刹。在婆利之東，與婆利同俗。

誅奈。在環王之南，汎交趾海，三月乃至。

甘棠。唐書但說居大海南，無從知爲何地。

諸國的種族大抵分爲兩種：(一)種裸跣，黑色，拳髮，垂耳的，是馬來西亞種。仍有食人的風俗。參看第一篇第六章第五節。(二)種深目高鼻的，是印度西亞種。宗教文化，都屬印度一系。其和中國交通，從晉到唐，大概沒有斷絕。可惜歷史上的記載，只有宋文帝，梁武帝，唐中葉以前，三個時代較詳。欲知其詳，可自取從晉書到唐書的四裔傳參考。

當這時代，最可注意的，是中國曾經和西半球交通。案南史

扶桑國齊永元元年，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，說云：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；地在中國之東。……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，第三者爲納咄沙。……其衣色，隨年改易：甲乙年青，丙丁年赤，戊己年黃，庚辛年白，壬癸年黑。……其婚姻：婿往女家門外作屋，晨夕洒掃。經年而女不悅，卽驅之；相悅，乃成昏。昏禮大抵與中國同。親喪七日不食；祖父母喪五日不食；兄弟伯叔，姑，姊妹，三日不食。設坐爲神像，朝夕拜奠。不制衰經。嗣王立，三年不親國事。

這一國政教風俗，雖和中國相類。然『婿往女家門外作屋』是新羅俗；貴人名對盧，是高句麗語；大抵是朝鮮半島的人民移植的。文身國，在倭東北七千餘里。大漢國，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。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餘里，明明是南北美洲。近人餘杭章氏法顯發見西半球說。見章氏叢書太炎文集中。據法顯佛國記，說法顯所漂流的耶婆提國，就是如今南美洲的耶科陁爾。法顯不但發見西半球，而且還繞地球一周。然而佛國記說耶婆提國，「外道」「婆羅門」興盛，佛法無足言。則法顯以前，印度人已有到西半球的。南史扶桑傳又說其國『舊無佛法，宋大明二年，罽賓國有比丘五人，游行其國，流通佛法經像，教令出家，其俗遂改。』可見朝鮮半島的人到西半球，又在印度人以前了。

第六節　武帝之亂和開元之治

以上所述，要算是唐朝全盛的時候；如今便要經過一個中衰期了。這便是「武韋之亂」。

太宗以前一二六三年崩，高宗即位。高宗的初政，也是很清明的。所以史家說「永徽之治，媲美貞觀。」然而從前一二五八年納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。明年，廢王皇后，立武氏為后，褚遂良長孫無忌等諫諍，都遭貶斥。從此以後，朝政漸亂。高宗有風眩的毛病，不能視事，件件事情，都叫武皇后干預。實權就漸入於武后之手。高宗以前一二二九年崩，高宗的太子名忠，非武后所生，武后把他廢掉，立了自己的兒子弘。又把他廢了，立了他的兄弟賢。又把賢廢掉，立了他的兄弟哲。這時候，哲即位，是為中宗。明年，武后把他廢掉，立了他的兄弟旦。（睿宗）遷中宗於房州。（如今湖北的鄖陽縣。）前一二二二年，以旦為皇嗣，改姓武氏。自稱則天皇帝，國號周。前一二一四年，還中宗於京師，立為太子。一二〇七年，武后有疾，宰相張柬之和崔元暐，敬暉，桓彥範，袁恕己等謀。運動宿衛將李多祚，舉兵殺武后嬖臣張易之張昌宗，奉中宗復位。　然而中宗的皇后韋氏，又專起權來。韋后的女兒安樂公主，嫁給武后姪兒子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。三思因此，出入宮掖。還有替武后掌文墨的上官婉兒。中宗立為倢伃。和韋后，都同武三思交通。武氏的權勢，又盛起來。張柬之等五人，反遭貶謫而死。中宗的太子重俊，不是韋后所生。韋后和武三思等，日夜謀搖動他。重俊又怕又氣，舉兵把武三思武崇訓殺掉。自己也給衛兵所殺。前一二〇二年，韋后弒殺中宗，要想臨朝稱制，相王旦的兒子臨淄王隆基，起兵討誅韋后。奉相王即位，是為睿宗。　然而這時候，政治上的空氣，還不清明。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，向來干預慣政治的。在政治

上，還頗有實權．又要想謀危太子．睿宗立臨淄王爲太子，就是玄宗． 直到前一二〇一年．才算把他安置於蒲州，而命太子監國．明年，把太平公主召還賜死．睿宗也傳位於太子，是爲玄宗．「武韋之亂」到此才算告一結束．

武后以一女主而「易姓革命」君臨天下十五年看似曠古未有之事．然而這時候，朝廷上並沒有什麼特殊勢力，自然沒有人去反抗他．唐朝的宗室，只有越王貞，琅邪王沖，想起兵反抗他．異姓之臣，只有李敬業曾一起兵．都是並無憑藉的人，自然不能成事． 這時候，政治界上的情形，却給他攪得希亂．從越王貞琅邪王沖起兵之後，他疑心唐朝的宗室，都要害他；就大殺唐宗室．從李敬業起兵之後，更其「杯弓蛇影」．於是大開「告密」之門．任用周興，來俊臣，索元禮等酷吏．濫用刑誅，貽累人民，實爲不淺．又濫用爵祿，收拾人心．弄得政界上，全是一班「干進無恥」喜歡興風作浪的小人．中宗復位以後，直到睿宗禪位以前，政界上的空氣，總不得清明，都是他一手造成的．頗像近時的袁世凱．

既然一味注意對內，對外一方面自然無暇顧及．於是突厥遺族骨咄祿，頡利的疏族． 就強盛起來．骨咄祿死，弟默啜繼之，復取漠北．回紇度磧，南徙甘涼間． 恢復頡利時代的舊地．大舉入攻河北，破州縣數十． 契丹李盡忠孫萬榮，也舉兵背叛，攻破營平二州，侵及冀州．參看第三篇上第三章第二節． 朝廷發大兵數十萬討之，都不能定． 還有吐蕃，當高宗時候，就破党項，滅吐谷渾；又取西域四鎮．龜茲于闐焉耆疏勒． 武后時，總管王孝傑，雖然把四鎮恢復，然而吐谷渾故地，畢竟爲吐蕃所據．中宗時，又把河西九曲的地方賞給吐蕃．而且許其築橋於河，以通往來．於是河洮之間，

被寇無虛日.

內政外交,當這個時代,都糟透了.玄宗出來了,總算是小小清明.玄宗任姚崇宋璟爲相.宋璟罷後,又任用韓休張九齡,內政總算是整飭的. 對外呢?突厥默啜,死於前一一六九年.毗伽可汗立,用老臣暾欲谷的話,和中國講和.毗伽死後,突厥內亂前一一六八年,朔方節度使王忠嗣,出兵直抵其庭,把他滅掉. 對於吐蕃:玄宗初年,就毀橋守河.吐蕃也請和好.後來兵釁復啓,玄宗飭諸軍進討.到前一一五九年,就復取河西九曲之地.這要算唐朝國威最後的振起.到前一一五七年,安祿山反以後,情形就大變了.

唐系圖

(一)高祖李淵—(二)太宗世民—(三)高宗治—┬(四)中宗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(五)睿宗旦—(六)玄宗隆基—
—(七)肅宗亨—(八)代宗豫—(九)德宗适—(十)順宗誦—
—(十一)憲宗純—┬(十二)穆宗恆—┬(十三)敬宗湛
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├(十四)文宗昂
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└(十五)武宗炎
　　　　　　　└—

(十六)宣宗忱—(十七)懿宗漼—┬(十八)僖宗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(十九)昭宗曄—(二十)昭宣帝柷

第三章　從魏晉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情形

第一節　官制

從魏晉到唐的制度，是相因的．唐朝的制度，只算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．從三國以後，中國的政府，有四百年，在軍閥和異族手裏，上篇第四章，已經說過了。要看這時候的政治，在他的施政機關上，就最看得出。

漢朝從武帝以後，宰相就漸漸失其實權，已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一節．這種趨勢，從魏晉以後，愈趨愈甚。

魏朝建國之初，置了一個祕書省，受禪之後，改爲中書省。於是中書親而尚書疏．南北朝以後，因侍中常在禁近，時時參與機務，於是實權又漸移於門下省。總而言之，魏晉南北朝，機要是在中書門下兩省的；尚書不過執行政務罷了．（中書門下，像後世的內閣．尚書像後世的六部．）到唐朝，就用三省的長官，（中書令，侍中，尚書令，但尚書令是太宗做過的，所以不以授人，就把次官僕射，改做長官．後來又不甚眞除，但就他官加以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，便算做宰相．）作爲宰相．中書面受機務，門下省掌封駮，尚書承而行之。（雖有此制，三省常合在一個政事堂內議事，並沒有三個機關分立的樣子．尚書省分六部，是吏，戶，禮，兵，刑，工．這個制度，相沿到清朝，未嘗改革．六部之分，是沿襲後周的制度．後周的制度，是蘇綽定的．都以周禮爲法．—六部就是仿的天，地，春，夏，秋，冬六官—這種制度，清朝沒有沿襲他．）

中葉以後，所謂翰林學士和天子十分親近，又漸漸的握起實權來．（學士之名，本

是因弘文集賢兩館而起的。—參看下節。—翰林院，本是藝能技術之流雜居之所，以備天子宴閒時的召見。玄宗時，才於翰林院置待詔，供奉，命與集賢院學士，分掌制敕。—本來是中書舍人的職務。—又於翰林院之南，別立學士院以處之；於是與雜流不相混處，而其地望遂清。然其官則仍稱為翰林學士。王叔文的用事，就是居翰林中謀畫的。參看第三篇上。總而言之。翰林學士的握權，和前此的中書省如出一轍。明清時代的殿閣，也不外此理，這等處，須要通觀全局，自然明白。

九卿是歷代都有的，然而都失其職。實權都在六部。為避繁起見，不再詳敘。御史一官，卻威權漸重。武后時，改為肅政臺。分置左右。左察朝廷，右澄郡縣。中宗復位後，復名御史臺。仍分左右。睿宗時，命兩臺都察內事，旋又把右臺廢掉。貞觀末，御史中丞李乾祐，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。從此以後，御史臺就多受詞訟，侵涉了司法的權限。

至於外官的變遷，則和內官正相反。內官的權限，日趨於輕；宰相九卿等，有獨立職司的官，職權多見侵奪。外官的權力，卻有日趨於重之勢。秦漢時代的兩級制，郡縣到漢末改設州牧，就變成三級制。也已見第二篇上。東晉以後，疆域日蹙，而喜歡多置州郡，以自張大。於是「僑置」的州郡甚多。往往有僅有空名，實無轄境的。於是州郡愈多，轄境愈小。然而這時候，是個軍閥擅權的世界；軍閥的地盤，是利於大的；州郡雖小，有兵權的，往往以一個人而都督許多州的軍事，其轄境仍舊很大。隋朝統一以後，當時的所謂州，已經和前此的郡，區域大小，並無分別了。於是把州郡幷做一級。唐朝也沿其制，而於其上再設一個道的區域。一道之中，是沒有長官的。中宗復位的這一年，分天下為十道，每道各設巡察使。睿宗景雲二年，前一二〇一。改為按察

使。玄宗開元二十七年，前一一七三。又改爲采訪處置使。肅宗至德前一一五六一一五五。以後，把天下分做四十餘道，各置觀察使。這種使官，都稱爲監司之官。他的責任，只是駐於所察諸郡中的大郡，訪察善惡，舉其大綱，並不直接理事，頗和漢朝刺史的制度相像。然而到後來，往往侵奪州郡的實權，州郡不敢與抗。而且這時候，已經是軍人的世界了。有軍馬的地方，就都設了節度使。凡有節度使的地方，任憑有多少使的名目，都是他一個人兼的。這正和現在的督軍兼省長等等一樣，又誰敢和他相抗呢？於是中央政府毫無實權可以管轄地方，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。參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節。 監司官的名目，還有許多，欲知其詳，可參看文獻通考第六十一六十二兩卷。

唐朝的官制，中葉以後，又有宣徽南北院，和樞密院，其初特以處宦者，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職權。後來宦者的威權日大，這兩種官的關係，也就漸重。到五代以後，都變做了大臣做的官。這個留待第三篇裏再講。 又地方自治的制度，從漢魏以後，日益廢壞。漢朝時候，重視三老嗇夫等職的意思，絲毫沒有。而役法日重，這一等人，反深受了苦役之累。這個也是一個極大的變遷，也待第三篇再講。

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

教育制度，從三國以後，是很衰頹的，無足稱述。三國志王肅傳『自初平之元，至建安之末。天下分崩，人懷苟且。紀綱既衰，儒道尤甚。至黃初……之後，……太學始開。……至太和青龍中，中外多事，人懷避就。雖性非解學，多求詣太學。太學諸生有千數。而諸博士，率皆麤疏，無以教弟子；弟子本亦避役，竟無能習學。冬來春去，歲歲如是。……正始中，有詔議圜丘，普延學士。時郎官及司徒領吏，二萬餘人，雖復分布，見

在京師者，尚且萬人。而應書與議者，略無幾人。又是時朝堂，公卿以下，四百餘人。其能操筆者，未有十人。多皆相從飽食而退。……』這是後漢以後，學校就衰的情形。從此到南北朝末，雖亦設有國子學，太學，四門小學，或又置有博士，然皆無足稱述。

唐太宗時，「屯營飛騎，亦令受經，高句麗，新羅，高昌，吐蕃，皆遣子入學。」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。然而實際，士人社會的視線，已經移到科學上了。

要曉得科學制度的由來，就要先曉得九品中正。九品中正之制，起於魏文帝時。這時候，「三方鼎立，士人播遷，詳覆無所。」尚書陳羣，就於各州郡皆置中正，品評其本地的人物，分為九等。上上，上中，上下，中上，中中，中下，下上，下中，下下。而尚書用人時，憑以覆核。這種制度的可行，原因為後漢時代，淸議極重，鄉評特為有力之故。『晉史稱武帝時，雖風教頹失，然時有淸議，尚能勸俗。陳壽居喪，使女奴丸藥，積年沈廢。郤詵篤孝，以假葬違常，降品一等。』然而鄉評的有力，是一種風俗，風俗是要隨時勢改變的。九品中正，是一種制度，比較的總覺流於硬性。於是就生出種種弊病來。扼要些說，便是：

（一）中正的權力太大，而又並無賞罰之防，就不免有（1）徇私，（2）趨勢，（3）畏禍，（4）私報恩讎等事情。

（二）一地方的人，中正本不能盡識；就使盡識，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壞。就使能知他的好壞，也不應當以一個人的話為標準。況且中正至多能曉得這個人的品行德望，至於當官的才能歷練，是全然不知道的。

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弊病．最大的弊病就是「中正都是本地方人，誰沒有親戚朋友？一個人在社會上，本沒有眞正完全的自由；一個階級裏的人受這階級的制裁，當然最爲嚴重；誰能彀眞正破除情面呢？於是所選舉的，總不外乎這一階級裏的人．就成了『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』的積習．　歷代選舉的制度，縱或小有改革．然大體總是相同．九品中正的制度，南至梁陳，北至周齊，都是有的，直到隋開皇中方罷．這種制度，於兩晉南北朝的門閥階級，是很有關係的．參看第七節．

「隋唐以後科舉」的前身，便是兩漢時的郡國選舉．　原來郡國選舉的制度，到兩晉以後，也弊壞得不堪了．東晉初年，爲了撫慰遠方的人起見，州郡所舉的孝廉秀才，都不試就用．後來實在弄得不堪了．於是要試之以經．秀才孝廉，就都不敢進京．到京的，也都裝病不考．於是寬限五年，令其補習．　九品中正的制度，既不可行．於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試．　既然憑考試爲去取，就索性「無庸郡國選舉而令他懷牒自列於州縣．州縣加以考試，合格的再把他送進京去應考．」就變成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了．　唐以後的科舉，最重的是進士科．這一科，是起於煬帝大業中的．（當時還是試的策）．這件事隋書不載．只見於唐書所載楊綰疏中．　大約當時還不甚看重他．　『唐制，取士之科……有三．由學館者曰「生徒」，由州縣者曰「鄉貢」，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．……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，所以待非常之才焉』．　其科目，有秀才，明經，進士，俊士，明法，明字，明算，一史，三史，開元禮，道舉，童子等等．然而取之最多的，只有進士明經兩科．進士試「詩」「賦」「論」「策」．明經試「帖經」「墨義」．這時候，崇尚文詞的風氣已成．明經所做的帖經墨義，又是毫無道理的，大家都看不起他．就有

「焚香看進士，瞋目待明經」的諺語。不是天資愚魯，不會做詩賦的人，都不肯去做明經。就把天下人的聰明才力，都消磨到「聲病」上去。參看第六節。

文獻通考卷二十九凡舉司課試之法：帖經者，以所習經，掩其兩端，中間開惟一行。裁紙爲帖。凡帖三字，隨時增損。可否不一。或得四，或得五，或得六爲通。後舉人積多，故其法益難，務欲落之。至有帖孤章絕句，疑似參互者以惑之。甚者或上折其注，下餘一二字，使尋之難知，謂之倒拔。旣甚難矣，而舉人則有驅驟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。不過十數篇，則難者悉詳矣。其於平文大義，或多牆面焉。按這是責令默寫經文。

又卷三十……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刋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。因知墨義之式。蓋十餘條。有云：作者七人矣，請以七人之名對。則對云：七人，某某也。謹對。有云：見有禮於其君者，如孝子之養父母也。請以下文對。則對云：下文曰：見無禮於其君者，如鷹鸇之逐鳥雀也。謹對。有云：請以注疏對者，則對云：注疏曰云云。有不能記憶者，則只云對未審……

這種考試的法子，現在看起來，眞正是奇談。然而也不足爲怪。這是古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如此。　原來古人都是把經就算做學問；所謂通經，又不必自出心裁，只要遵守先儒的傳注；自然就造成這種怪現象了。這種現象，一變而爲宋朝的經義。再變就是明淸的八股文。通看後文自明。

武舉起於武后的長安二年，前一二一〇。也用鄉貢之法，由兵部主其事。

制科的科名，是沒有一定的。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，詳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三。

以上所說，是取士的方法，但登科以後，還不能就有官做，還要試於吏部，謂之「釋褐試」釋褐試取了，才授之以官。一登進士第便有官做，這是宋朝的法子，唐朝却不如此。

銓選仍是歷代都由尚書。唐時分為文武二選：文選吏部主之；武選，兵部主之。文選有身體貌豐偉。言言辭辯正。書楷法遒美。判文理優長。四種，「始集而「試」觀其書判；已試而「銓」察其身言；已銓而「注」，詢其便利而擬；已注而「唱」不厭者得反通其辭，三唱而不厭，還得聽其冬集」較諸後世的銓選，似乎還要合理些。又後魏崔亮吏部侍郎。創停年格，補用的人，一以他停罷後歲月為斷。後世說他是資格用人之始，都不以他為然。然而他實在是迫於胡太后時候，強令武人也要入選，才創此法，以限制他的。他覆外甥劉景安的信，說：『吾近面執，不宜使武人入選。請賜其爵，厚其祿，既不見從，是以權立此格，限以停年耳。』可見此法之創，實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。況且以資格年勞用人，原不算得弊政，較諸在上的任意抑揚，在下的夤緣奔競，就好得多了。

第三節　兵制

唐朝的兵制，也是沿襲南北朝的。近人南海康氏說：「中國承平的時候，可以算是沒有兵。—雖然有曉做兵的一種人，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，—如以壯觀瞻等，—並不是要他打仗。」這句話最通。秦漢時代，承襲着戰國的餘風，全國還有些尙武的風氣；東漢而後，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。參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四節。從五胡

亂華起，到南北朝末止，却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爭；其中東西魏—周齊—對立的時候，競爭尤其劇烈；所以產出一種略爲整齊的兵制。

有名的「府兵」制，是起源於後周的。其制：是籍民以爲兵—但是揀其魁健才力的，並不是全數叫他當兵。—而蠲其租調，令刺史以農隙教練，合爲百府，每府一郎將主之；分屬二十四軍。領軍的謂之開府；一大將軍統兩開府；一柱國統二大將；共爲六軍。總數不滿五萬人。（隋朝也沿襲其制，置十二衛將軍。）

唐制：折衝府有上，中，下。上府千二百人，中府千人，下府八百人。每府都有折衝都尉，和左右果毅都尉，以司訓練。其兵的編制：是十人爲火，火有長。五十人爲隊，隊有正。三百人爲一團，團有校尉。有兵籍的人民，年二十而爲兵，六十而免。平時居於田畝，教練皆以農隙。有事就出去從征；事訖，依舊各還其鄉。據唐書兵志說：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，而在關內一道的，倒有二百六十一，所以中央的形勢頗強。當時宿衛也是靠府兵輪値的，謂之「番上」。

但是到高宗武后時，久不用兵，府兵法就漸壞，至於宿衛不給。宰相張說，就請募兵宿衛，謂之「彍騎」。玄宗時，這種宿衛的兵，也是有名無實；諸府又完全空虛；內地竟無一兵；而邊兵却日重。所以安祿山一反，竟無從抵禦了。

唐初用府兵的時候：有所征伐，都是臨時命將；戰事既罷，兵歸其府，將上其印，所以沒有擁兵的人。其戍

邊的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；都有使總管他們的謂之道；道有大總管。後來改爲大都督，但行軍時仍曰大總管。永徽以後，都督帶「使持節」的，謂之節度使。但還沒有用他做官名。睿宗景雲二年，前一二〇一。用賀拔延胡做涼州節度，這是以節度名官之始。玄宗天寶初，於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，安西（治龜茲，今新疆省庫車縣。）北庭（治庭州，今新疆迪化縣。）河西（治涼州，今甘肅武威縣。）朔方（治靈州，今甘肅寧夏縣。）河東（治太原，今山西陽曲縣。）范陽（治幽州，今京兆。）平盧（治營州，今熱河道承德縣。）隴右（治鄯州，今甘肅西寧縣。）劍南（治益州，今四川成都縣。）九節度，嶺南（治廣州，今廣東南海縣。）一經略使。邊兵就此大重了。安史亂後，討賊有功之將，和賊將來降的，都授以節度使——或沿其舊官——於是節鉞遍於內地，而「尾大不掉」之勢以成。

然而制唐朝死命的，實在還不是藩鎭之兵，而倒是所謂「禁軍」。禁軍的起原：是跟高祖起義於太原的兵，事定而後，願留宿衞的，共有三萬人。於是處以渭北閒田，謂之「元從禁軍」。老不任事，即以其子弟代之。後亦與於「番上」。太宗時，在元從禁軍中，選善射者百人，以從田獵，謂之百騎。武后改爲千騎。睿宗又改爲萬騎，分爲左右。玄宗用這一枝兵平韋氏之亂，改名左右龍武軍。又有太宗所置的飛騎，高宗所置的羽林，也各分左右，謂之「北衙六軍」。與諸衞的兵號爲南衙的相對待。中葉以後，又有所謂「神策軍」。其緣起，因天寶時，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的磨環川，即於其地置軍，謂之神策。以成如璆爲節度使。安祿山反，成如璆派軍中的將，喚做衞伯玉的，帶千人入援。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宦者共屯陝州。神策軍的地方，旋爲吐蕃所陷，於

是即以衞伯玉所帶的兵爲神策軍。和陝州節度使郭英乂，俱屯於陝。前一一四九年，吐蕃陷長安，代宗奔陝。魚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陝州的兵來扈衞，當時都號爲神策軍。後來伯玉罷官，神策軍歸郭英乂兼帶。郭英乂又入爲僕射，這一枝兵，就入於魚朝恩手裏。是爲宦官專管神策軍之始。魚朝恩後來入都，便把這一枝兵帶到京城裏，依舊自己統帶着他。然而還不過是一枝屯駐京城裏的外兵，並不算做禁軍。前一一四七年，吐蕃又入寇。魚朝恩以這一枝兵，入屯苑中。於是聲光大好，出於北衙軍之上。德宗從奉天還京，都不相信大臣，而頗委任宦官，專叫他統帶禁軍。這時候，邊兵的饟，不能按時發給；而神策兵饟糈優厚。於是邊將在外戍守的，多請遙隸神策，神策軍數，遂至十五萬。自關以西，各處的鎭將，大都是宦官手下人。所以宦官的勢力，強不可制。昭宗時，想改用宗室諸王帶他，始終沒有成功。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，就挾着神策軍裏幾個鎭將的力量，以脅制天子，誅戮大臣。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，打破宦官一系的鎭將李茂貞，把宦官盡數誅夷，而唐亦以亡。這都是後來的話，參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四節，自然明白。禁軍的始末，唐書兵志不詳，見文獻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。總而言之。亡唐朝之力：藩鎭的兵，不過十分之三；禁軍倒有十分之七。

第四節　刑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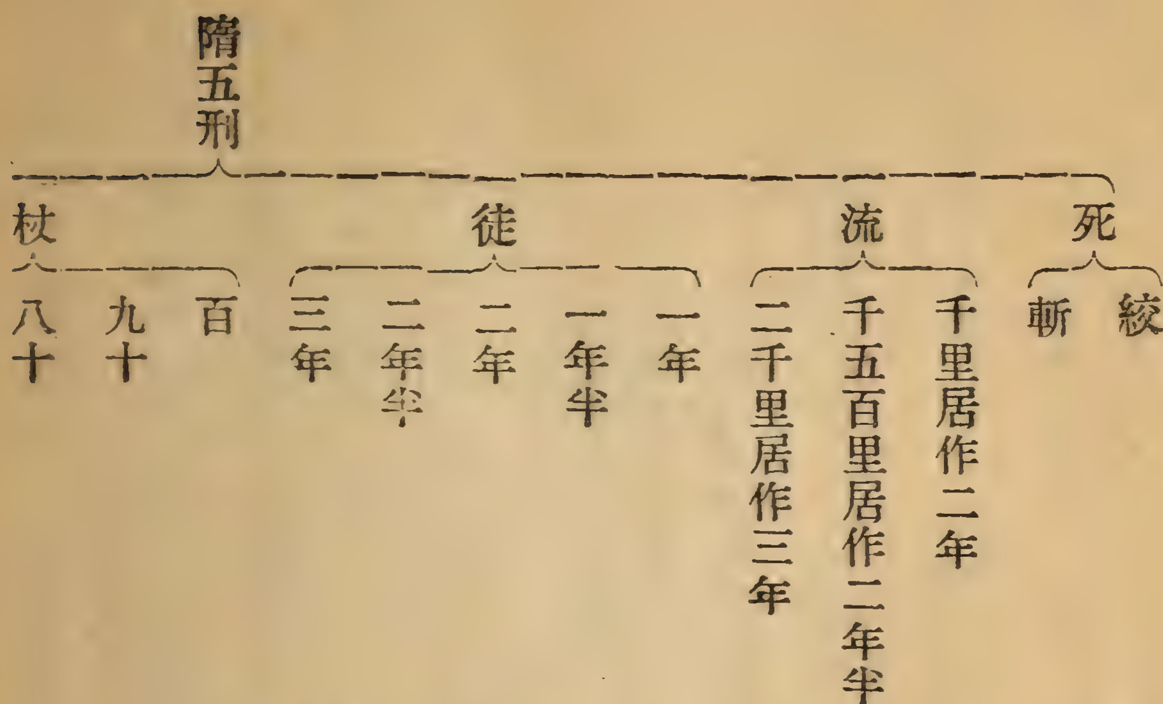
兩漢魏晉刑制的變遷，已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五節。從晉武帝頒布新律之後，張斐杜預，又各爲之注。泰始前一六四七至一六三八。以後用之。然律文簡約，兩家的注，又互有不同；「臨時斟酌，吏得爲姦」 齊武帝永明

九年。（前一四二二。）刪定郎王植之，才合兩家的注為一。然事未施行，書亦亡滅。梁武帝時，齊時舊郎蔡法度，還記得王植之的書。於是叫他損益舊本，定為梁律。天監初，（天監，梁武帝年號，前一四一〇至一三九三。）又使王亮等改定，共為二十篇，定罪二千五百條，刑分十五等。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，又令徐陵等知其事，定律三十卷，大體沿用梁法。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。

元魏入中原以前，刑罰是很嚴酷的。道武帝入中原，才命三公郎王德，除其酷法，約定科令。太武神䴥中，（前一四八四至一四八一。）詔崔浩定律。正平中，（前一四六一。）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，共三百七十條，有門房之誅四。（獻文增其十三，孝文時定為十六。）大辟百四十五。（獻文增其三十五，孝文時定為二三五。）刑罪（就是耐罪）二百二十一。（獻文增其六十二，孝文時定為三七七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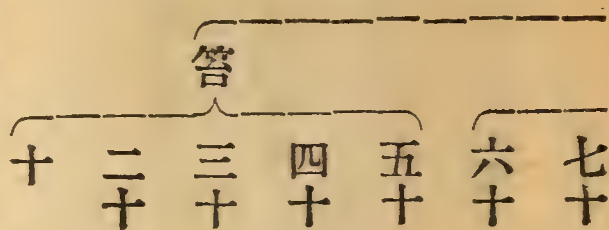
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，（前一四三八。）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，系雜采魏晉故事。刑名有五：一死，二流，三耐，四鞭，五杖。又有所謂重罪十條，（一反逆，二大逆，三叛，四降，五惡逆，六不道，七不敬，八不孝，九不義，十內亂。）不在「八議」和「論贖」之限。

北周的律，定於武帝保定三年。（前一三四九。）刑分死，流，徒，鞭，杖，不立十惡的名目，而重「大逆」「惡逆」「不道」「大不敬」「不孝」「不義」「內亂」之罪。隋初令高熲等重定新律，其刑名有五，也有十惡之條。（一謀反，二謀大逆，三謀叛，四惡逆，五不道，六大不敬，七不孝，八不睦，九不義，十內亂。）唐朝的刑法，大抵沿隋之舊。



這其中最可注意的，是刑罰的變遷。馬端臨說：『漢文除肉刑，而以髡笞代之。髡法過輕，而略無懲創；笞法過重，而至於死亡。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。減死罪一等，即止於髡鉗；進髡鉗一等，即入於死。而深文酷吏務從重者，故死刑不勝其衆。魏晉以來病之，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，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。案復肉刑的議論，兩晉時代最甚。其理由所在，就是「死刑太重，非命者衆；生刑太輕，罪不禁姦」兩語。肉刑卒不可復，遂獨以髡鉗爲生刑。所欲活者傳生議，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，而纔翦其毛髮；所欲陷者與死比，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，而復誅其宗親。輕重失宜，莫此爲甚。及隋唐以來，始制五刑，曰笞杖徒流死，此五者，即有虞所謂鞭，朴，流，宅，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』案隋以前「死刑有五：曰磬，絞，斬，梟，裂。流徒之刑，鞭笞兼用，數皆逾百」。隋始定鞭笞之數，死刑只用斬絞兩種。這都是較前代爲文明處。

還有一層可注意的，便是隋朝的刑法，是兼采魏晉和拓跋



魏兩種法系——這個大概是周齊如此，而隋朝因之——其斟酌輕重之間，固然較舊時的法律爲進步．然而精神上，也有不如舊時的法律之處．即如晉律部民殺長官，和父母殺子的，都同「凡」論．這是兩漢以後，把經學應用於法律，文明之處．（父殺其子當誅，見白虎通）隋律卻就不然．這是拓跋魏的社會進化較淺，「官權」「父權」太重之故．中國反改其舊律而從之，眞是下喬入幽了．餘杭章氏文集裏，有一篇文字，專論這件事，可以參看．

總而言之：秦漢以後的法律：經晉朝的一大改革，而大體趨於完善；經隋朝的一番損益，而輕重更覺適宜．所以從西漢法律輸入以前，沿用千年，大體不會改變．

第五節　賦稅制度和民生

從秦漢統一以後，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，二千多年，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，沒有甚麼根本上的變更．（從戰國到秦漢，是有一個大變的．參看第一篇第九章，和第二篇上第六章．）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計，是以農業爲本位．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，就須注意於農民．但是中國史家，記載平民的生活狀況，是很少的．卻是當時的田賦制度，便是當時「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」．

從晉到唐，其間的田賦制度，都有同一的趨向。爲之代表的，便是晉的「戶調式」，魏的「均田令」，唐的「租庸調制」。今各述其大略如下：

戶調之式，起於晉武帝平吳以後。他的法度是：　男女年十六至六十爲正丁；十五以下至十三，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；十二以下，六十六以上，爲老小。　男子一人，占田七十畝；女子三十畝。案這是指爲戶者而言。　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，丁女二十畝；次丁男半之，女則不課。　丁男之戶，歲輸絹三疋，綿三斤；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。

後魏的均田，在前一四二七年。孝文帝太和九年。　他的辦法：是把田分成「桑田」「露田」兩種。桑田是「世業」；露田及歲而受，年老則免，身沒則還。桑田的數目，有過於其應得之數的，得以賣出；不足的得以買入。但過於應得之數，及在應得之數以內的，不得買賣。大概當時把官有的地，授與人家做露田。其原有田地的，一時並不沒收他；本無田地的，一時也不能補足。所以人民的桑田，有逾限的，也有不足額的。

男子年十五以上，受露田四十畝；婦人二十畝。奴婢依良丁。有牛一頭，許授田三十畝；但牛四頭爲限。

唐朝的租庸調制，高祖武德七年定，前一二八八。　是：　丁男十八以上，給田一頃。以二十畝爲「永業」，餘爲「口分」。　田多可以足其人的，爲「寬鄉」；少的爲「狹鄉」。狹鄉授田，減寬鄉之半。工商寬鄉減半，狹鄉不給。一鄉有餘田，以給比鄉；州縣同。　「徙鄉」和「貧無以葬」的人，得賣世業田。從狹鄉徙寬鄉的，得幷賣口分田。　受田的丁，每年

輸粟二石，謂之「租」。看地方的出產或輸絹，綾，絁，各二丈，綿二兩；或輸布二丈四尺，麻三斤，謂之「調」。力役每年二十日，遇閏加兩日，不役的，每日折輸絹三尺，謂之「庸」。（通考『租庸調徵科之數，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。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。新唐書食貨志，疑太重，今不取。』）

這種制度，便是兩漢時代，「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」的反響。雖不能做到地權平均，較諸毫無法度，聽其自相兼并，總好得許多。但是『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』這種制度若要實行，行政要非常綿密。以中國行政的疏闊，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廢壞，從何實行起？戶調之式，定後不多時，天下就大亂；究竟這種制度，曾否實行？史學家頗多懷疑。大概就使實行，時間也是很短的。均田之令，和租庸調的制度，都是定於大亂之後。當時地廣人稀，無主的田很多，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難。但是一兩傳後，人口增殖，田畝漸感不足，就難於維持了。均田令的結果，後來是怎樣？史家沒有明確的紀載。租庸調制，則唐書明說他到開元時而其法大壞，「并兼踰漢成哀」。

平均地權的制度，不能維持，卻反生出一種弊病來。便是兩漢時代的稅，是認著田收的；雖有口稅，很輕。從戶調，均田令，租庸調等制度行後，人人有田，收稅就只須認著人。專制時代的官吏，行政是怠慢慣了的；只要收得著稅，其餘就一切不問了。到後來，實際上授田的事情，已經沒有了；并兼之事起了；他卻還只是認著向來出稅的人收稅，那裏來管你實際有田沒有田？——這時候，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，然後收稅，就要澈底根

究，叫幷兼的人，把田都吐出來，還無田的人；而且照法律上講，不但幷兼人家的人有罪，就是被人家幷兼的人，也是有罪的。這件事豈不甚難。——這一來，百姓不但享不著人人有田的利益，反要負擔無田而出和「有田的人一樣的租稅」的痛苦。（在兩漢時代，就只消出極輕的口稅。）這如何能支持？於是乎有「逃戶」。逃的人逃了，不逃的人，賦稅就要更重。稅法就大壞了。玄宗時，宇文融爲監察御史。也明曉得澈底根究，叫幷兼的人，把所幷兼的田通統吐出來，是辦不到。就想括「籍外的羨田」，以給逃民。然而「幷兼之亟」，總是起於人多而田不足之後的，那得有許多羨田可括？而且他的辦法，逃戶受羨田的，又要出錢千五百；於是州縣希旨：把有主的田，算作羨田；本地的人，算作客戶；反變成了聚斂的政策。安史亂後，賦稅紊亂的情形，更其不可收拾。德宗時，楊炎爲相，才創「兩稅」之法。（「夏輸」無過六月，「秋輸」無過十一月。）「戶無主客，以見居爲薄；人無丁中，以貧富爲著。」雖沒有把「稅人而不稅田」的法子，根本改革；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，是「以人的貧富，定出稅的多少」；較諸就田而稅，負擔偏於農民的，反覺公平。不過人的貧富不易測定，實行起來，要求其公平，是很難罷了。（陸贄說：兩稅以資產爲宗，少者稅輕，多者稅重，然而有藏於襟懷囊篋，物貴而人莫窺的；有場圃囷倉，物輕而衆以爲富的。有流通蕃息之貨，數少而日收其贏的；有廬舍器用，價高而終歲寡利的。計估算緡，失平長僞。我說：兩稅的法子，若眞能行得公平，倒近乎一般所得稅了。這個談何容易。楊炎的法子，自然離此理想尚遠。然在當時，總不失爲救弊的良法。）

文獻通考田賦門的一段按語，論秦漢到唐田賦制度的變遷，極爲清楚。我如今不避繁複，再節鈔在下面。

因爲這件事，和當時社會的生計狀況，是很有關係的。是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。

……自秦廢井田之制，……始舍地而稅人。……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。……田稅隨占田多寡，爲之厚薄。……人稅則無分貧富，然……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。參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三節。至魏武初平袁紹，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，又每戶輸絹二疋，綿二斤，則戶口之賦始重矣。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疋，綿三斤。……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，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；則出此戶賦者，亦皆有田之人；……宜其重於漢也。自是相承，戶稅皆重。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。齊周隋唐因之，賦稅沿革，微有不同。史文簡略，不能詳知。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，計戶而稅之令多。然其時戶戶授田，則雖不必履畝論稅，只逐戶賦之，則田稅在其中矣。至唐，始分爲租庸調。……然口分世業，每人爲田一頃。……所謂租庸調者，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。中葉以後，法制隳弛，田畝之在人者，不能禁其賣易，官授田之法盡廢；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，多無田之人矣；乃欲按籍而徵之，令其與豪富兼幷者，一例出賦，可乎？……授人以田，而未嘗別有戶賦者，三代也；不授人以田，而輕其戶賦者，兩漢也；因授田之名，而重其戶賦，田之授否不常，而賦之重者，已不可復輕，遂至重爲民病；則自魏至唐之中葉也。自兩稅之法行，而此弊革矣。……

此外生計界的情形，無甚特別的可述。但有一件可注意的，便是當這時候，中國對外的貿易，頗爲發達。

從魏晉到唐，中國和南洋交通的發達，已見上章第六節。魏晉北朝，和西域的關係，雖不如漢唐時代的密切；

然而也沒有甚麼戰爭民間往來貿易的關係，可以推想為無甚中斷的時候。中國商人的能力，非常之大．譬如漢朝還沒有通南越和西域，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鋒隊了．」參看第二篇上第四章．

隋書食貨志說『梁初，……交廣之域，全以金銀為貨』又說：『後周時，河西諸郡，皆用西域金銀之錢．』當時對外貿易的影響，及於中國的通貨上．而且他說：晉自東渡以後，嶺外諸酋帥，有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，雄於鄉曲的，朝廷多因而籍之，以收其利．這種辦法，直到南朝之末，都是如此．這許多東西，也都是當時互市的商品．就可以推想貿易額的盛大了．至於唐朝：則陸路有互市監，以管西域諸國的貿易；海路有市舶司，以管南洋諸國的貿易．惜乎歷史上，關於這種紀載，十分闕略．近人梁啓超的廣東通商發達史，參考東西洋人的著述，述南北朝唐時候，中國對外貿易的情形，頗詳．可惜文長，不能備錄．讀者諸君，請自取原書參考。

第六節　學術和宗教

從東漢到魏晉，中國的學術思想界，起了一個大變遷．這個可以說從煩碎的考古時代，到自由思想時代，也可以說從儒學時代，到老學佛學時代．

西漢的儒學，就不過抱殘守缺，牢守著幾句相傳的師說；究竟孔門的學說，還是「負荷」得不能完全．到了末年，又為著「託古改制」之故，生出許多作偽的人來．又因為兩漢的社會，去古未遠，迷信的色彩，很為

濃厚；於是這種作僞的話裏頭，又加上許多妖妄不經的話。（終東漢之世，是以讖緯爲內學，經爲外學。）東漢的學風，雖然不必務守師說，似乎可以獨出心裁。然而賈許鄭馬等，又不免流於煩碎，打了半天官司，總是不見分曉。也不免使人厭倦。於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種「棄掉這些煩碎的考據，而探求眞理」的要求。

在中國舊學問裏，可以當得起哲學的名稱的，當然只有道家。在儒家，則一部周易裏頭，也包含著許多古代的哲學。（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。）所以這時候，研究學問的人，都是老易並稱。其中最有名的，便是何晏，王弼，阮籍，嵇康，劉伶，王戎，王衍，樂廣，衞玠，阮瞻，郭象，向秀等一班人。這一班人，「專務淸談，遺棄世務，」固然也有惡影響及於社會。然而替中國學術思想界，開一個新紀元，使哲學大放光明；前此社會上相傳的迷信，都掃除淨盡，也是很有功的。——世務本來不能殼都責備哲學家做的。——研究起中國的哲學史來，這一派「魏晉的哲學」，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。

中國的學問，是偏於致用的。老易雖說是高深的哲學，要滿足純正哲學的要求，究竟還不殼。於是佛學乘之而興。佛教的輸入中國，古書上也有說得很早的，然而不甚可靠。可靠的，還是漢明帝著中郎將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經，前一八四五年，（永平十年。）蔡愔同著攝摩竺法蘭兩僧，齎經典東來的一說。然而這時候，佛教在社會上，還沒甚影響。三國時，天竺僧支讖，支亮，支謙，從西域來，士大夫才漸漸和他交接。東晉時，又有佛圖澄，來從西域，專事譯經。慧遠開蓮社於廬山，（這是後世淨土宗的初祖。）士大夫和他交接的更多。然而還不過是小乘。前

一五一一年，(姚秦弘始三年)鳩摩羅什入長安，才譯出大乘經論。從此以後，佛教在中國，—宗教界和學術界—就放出萬丈的光燄。「佛教」或「佛學」，都是專門的學問。要明白他的眞相，決不是本書所能紹介。我現在且轉錄近人新會梁氏中國古代思潮裏的一張表，以見得佛學入中國後盛衰的大略。若要略知佛學的門徑，梁氏這一篇文章，很爲簡明可看。若要再進一步，則近人梁氏的印度哲學概論最好。這部書，把印度各種哲學和佛學對舉，很可以見得佛學的「來源」「影響」和他的「眞相」。謝氏的佛學大綱，雖然無甚精神，鈔撮的也還完備，也可看得。

宗名	開祖	印度遠祖	初起時	中盛時	後衰時
成實	鳩摩羅什	訶梨跋摩	晉安帝時	六朝間	中唐以後
三論	嘉祥大師	龍樹，提婆，	同上	同上	同上
涅槃	曇無讖	世親	同上	宋齊	陳以後歸天台
律	南山律師	曇無德	梁武帝時	唐太宗時	元以後
地論	光統律師	世親	同上	梁陳間	唐以後歸華嚴
淨土	善導大師	馬鳴，龍樹，世親	同上	唐宋明時	明末以後

以上十三宗，只有俱舍成實兩宗是小乘，其餘都是大乘。其中天台

禪	達摩大師	馬鳴，龍樹，提婆，世親	同上	同上	同上
俱舍	眞諦三藏	世親	陳文帝時	中唐	晚唐以後
攝論	同上	無著，世親	同上	陳隋間	唐以後歸法相
天台	智者大師		陳隋間	隋唐間	晚唐以後
華嚴	杜順大師	馬鳴，堅慧，龍樹	陳	唐則天後	同上
法相	慈恩大師	無著，世親	唐太宗時	中唐	同上
眞言	不空三藏	龍樹，龍智	唐玄宗時	同上	同上

一宗，係中國人所自創。

這時候，儒家之學也竟有點「道佛化」的樣子。原來東漢的儒學，至鄭玄而集其大成。然而盛極必衰，

周易		王弼韓康伯	
尚書		僞孔安國傳，王肅等所造。	
毛詩	毛亨傳鄭玄箋		
周禮	鄭玄注		
儀禮	鄭玄注		

於是就出了一個王肅，專替鄭玄爲難。一定要勝過鄭玄，這件事，也頗爲難的。於是又想出一個作僞的法子。僞造孔安國尚書

禮記	鄭玄注		
左傳		杜預集解	
公羊	何休解詁		
穀梁		范寧集解	
孝經			唐玄宗御注
論語		何晏集解	
孟子	趙岐注		
爾雅		晉郭璞注	

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，互相印證。把自己駁難鄭玄的話，都砌入這五部書裏頭，算是孔氏子孫所傳，孔子已有定說的。參看丁晏尚書餘論 這種作僞的手段，較之漢朝的古文家，更爲卑劣。參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六節。然而王肅是晉武帝的外祖。所以當時，頗有人附和他。譬如杜預，就是其中的一個。詳見尚書餘論。總而言之，從王肅等一班人出，而「鄭學」也衰了。然而王肅這一派學問，在社會上也不占勢力。東晉以後，盛行的，便是王弼何晏這一派。這都是把道家之學，去解釋儒書的。再到後來的人，并不免參雜佛家的意思。上面所列一表，是唐朝時候所定的十三經注疏。所取的注，其中除孝經爲唐玄宗御注外，其餘十二經，魏晉人和漢人各半。北朝的風氣變動得晚些。自隋以前，北方的學者，大抵謹守漢儒的學問。熟精三禮的人極多。參看廿二

史劄記卷十五．）這便是鄭玄一派學問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．這幷是今文學了．至於南人，則熟精漢學的，久已甚少．所風行的，都是魏晉以後的書．然而從隋朝統一之後．北朝的武力戰勝了南人．南朝的學術，也戰勝了北人．北人所崇尙的，鄭玄注的周易尙書服虔注的左傳都亡，（鄭玄注左傳未成，以與服虔，見世說新語．則服虔和鄭玄，是一鼻孔出氣的．）而王弼杜預的注，和僞孔安國的傳，到唐朝就列於學官．這個決不是南朝的經學能勝過北朝──就經學論北朝確校南朝爲純正．──不過就學術思想界的趨勢而論，漢朝人的儒學這時候，其道已窮而魏晉以後的這一派哲學正盛；南朝的經學，是「魏晉的哲學化」了的，所以就占了優勝罷了．

還有古代的神仙家，到魏晉以後，也「哲學化」了，而成功了後世的所謂「道教」；和「儒」「釋」並稱爲「三教．」這件事也要一論．案神仙家的初起，其中並沒有什麼哲學．他們所求的，不過是「不死．」所以致不死的手段，是「求神仙」和「鍊奇藥．」（參看第二篇上．）所謂不死，簡直是說肉身可以不死．「尸解」的話，怕還是後來造出來，以自圓其說的．這一派妖妄之說，大概是起於燕齊之間．（所以託之於黃帝．史記封禪書說：齊威宣和燕昭王，就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．史記的八書，固然全不是太史公所作，然而也並不是憑空僞造的．──禮書樂書，是抄的荀子和小戴記．其餘略以漢志爲本．──又左傳，齊景公問晏嬰，『古而無死，其樂如何？』除神仙家之外，沒有說人可以不死的．齊景公這句話，一定是受神仙家的影響．這也可做神仙家之說，舊行於燕齊之間的一證．）這一派人和中國古代的醫學很有關係，（內經裏屢引方士之說．）他們是懂得點藥物學的，所以有所謂鍊奇藥．古代的醫學，原有「呪由」一科，所以到後來，張角等還以「符水」替人治病．其說起於燕齊之間，所以有「航

海的思想」而有所謂三神山；大約海邊上的蜃氣，一定和這種妖教的構成，很有關係的。當秦皇漢武時代，神仙家的勢力極盛。這時候，這一派人——方士——專以蠱惑君主爲主。到後來，漢武帝化了許多錢，神仙也找不到，奇藥也鍊不成，才曉得上了大當，「喟然而歎曰：世安有神仙？」從此以後，這一派人，蠱惑君主的技倆，就無從再施，於是一變而愚惑平民。然而從張角孫恩造反以後，又變做一種妨害治安的宗教，勢不能再在社會上大張旗鼓；雖然還有張道陵寇謙之等一班人，借符籙丹鼎等說，以愚惑當世。（參看魏書釋老志。）畢竟是不能大占勢力的，這一種宗教，要想自存，就非改絃易轍，加上一點新面目不可。把後世道教的書來看，眞像是和易老相出入的。然而請問這許多話，漢以前的神仙家有麼？譬如淮南子，後世認爲道家的書。然而淮南子裏，原有易九師的學說。又如太極圖，後世認爲陳摶從道家的書裏取來的，不是儒家所固有。然而他的說法，可以和易經相通，畢竟無從否認。（參看胡渭易圖明辨。）我說：這許多話，本是中國古代的哲學，保存在易經裏頭的。魏晉以後的神仙家，竊去以自文其教。所以魏晉以後的道教，全不是漢以前的神仙家的本來面目。神仙家的本來，是除了鍊奇藥，求神仙等，別無什麼哲學上的根據的。　明乎此，則可知我國「道藏」的書，大有研究的價値。爲什麼呢？中國古代的哲學，保存在易經裏。五經裏頭，只有易經，今文家的學說全亡。東漢人所注的易經，妖妄不經，瑣碎無理，全沒有哲學上的價值。要求古代的哲學——從易經裏去求——只有到淮南子等一類的

書裏去搜輯。然而這一類書，也所傳甚少而且殘缺不完。神仙家既然竊取這一種哲學，以自文其教，當他竊取的時候，材料總比現在多。這種哲學，一定有儒家已亡，借著他們的竊取保存在道藏裏頭的。把這一種眼光去搜尋，一定尋得許多可貴的材料。

還有一種風氣，也是到魏晉以後才盛的，便是崇尙文學。兩漢時代，固然也有許多文學家。然而這時候，看了文學，不過一技一能，究竟還是以樸學爲重。到魏文帝，就說：『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』這種思想，全然是兩漢人沒有的。這是由於(一)兩漢人的學問，太覺頭巾氣，缺乏美感，枯寂了的反動。(二)則魏晉人的哲學所鑄造成的人生觀。總是『修短隨化，終期於盡，古人云：死生亦大矣。豈不痛哉?』一派。總覺得灰心絕望。然而人的希望，究竟不能盡絕的。「愛惜羽毛」的人，就要希望「沒世不可知之名。」隋朝的李諤說：『自魏之三祖，崇尙文詞。……競騁浮華，遂成風俗。江左齊梁，其弊彌甚。貴賤賢愚，唯務吟詠。……競一韻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，積案盈箱，惟是風雲之狀。代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據茲擢士。祿利之路既開，愛尙之情愈篤。於是閭里童昏，貴遊總丱，未窺六甲，先製五言。……遞相師祖，澆漓愈扇。……』也可以見得這種風氣的由來，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。因有這種風氣，所以唐朝的取士，就偏重進士一科。也因爲有科舉制度，替他維持，所以這種風氣，愈不容易改變。

文學的內容，從南北朝到唐，也經過一次變遷。從東漢到梁陳，文學日趨於綺靡，這是人人知道的。這種風

氣，走到極端，就又起了反動。隋文帝已經禁臣下的章奏，不得多用浮詞。唐興以後，就有一班人，務為古文，至韓柳而大盛。就開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學。曾國藩湖南文徵序。『自東漢至隋，……大抵義不單行，辭多儷語；即議大政，考大禮，亦每綴以排比之句，間以婀娜之聲。歷唐代而不改。雖韓李銳志復古，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。……宋興既久，歐陽曾王之徒，崇奉韓公，以為不遷之宗；適會其時，大儒迭起，相與上探鄒魯，研討微言；羣士慕效，類皆法韓氏之氣體，以闡明性道。自元明至……康雍之間，風會略同。』這幾句話，說自漢至清初，文學變遷的大概，頗為簡明。總而言之：古文之學，是導源唐初。大成於韓柳等一班人，到北宋才大盛的。舊唐書韓愈傳『大歷貞元間，文字多尚古學，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。獨孤及梁肅，最稱淵奧。愈從其徒游，銳意鑽仰，欲自振於一代。』新唐書文苑傳序『大歷貞元間，美才輩出，擩嚌道真，涵泳聖涯，於是韓愈倡之，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，唐之文，完然為一代法。……』——韓公的「闢佛」，對於以前的學術宗教界，也要算一個反動，且留待講宋代學術時再講。

第七節　門閥的興廢

從南北朝到唐，其間還有一大變，便是門閥階級的破除。　三代以前的社會，原是一種階級制。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節，便可以知道。春秋戰國之際，雖說經過一次大變遷，畢竟這種階級制的餘波，是不能掃除淨盡的。讀史的人，都說九品中正之制，弄得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。」然而做中正官的人，並不曾全操選舉之權。不過朝廷要用人時，把他所品評的等第來覆核覆核罷了。選舉之權，畢竟還在州郡手裏。　郡國選舉之制，不是魏晉以後才有的。以前雖沒有九品中正之制，難道郡國選舉，都是十分公正，不帶一點階級臭味的麼？梁武帝時，沈約上疏，說：『頃自漢代，本無士庶之別。……庠序棊布，傳經授受，學優而仕。始自鄉邑，本於小吏幹佐，方至文學功曹。積以歲月，乃得察舉。……』可見漢朝的選舉，自比魏晉以後公平；然而說毫無階級

臭味，是決辦不到的。這是決不然的。不過不像魏晉南北朝這種甚法罷了。兩晉南北朝時候門閥階級之嚴是由於(一)有九品中正之制，替他維持。(二)則這時候五胡亂華，漢人和胡人，血統上不免混淆。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標門第，以自矜異。(三)則當晉室渡江之初，文明的重心還在北方；北方的大族，初南遷的時候，也還有高自位置的思想；以後就成了一種風氣。所謂大族，必須要標明了一個「郡望」，以明其本出何郡，就是魏晉以前，階級制度，並沒有消除盡淨的證據。倘使你在本籍本沒有特異於人之處，遷徙之後，又何必要特標出一個郡望來呢？　這種階級制度，是到唐中葉以後，才漸次破壞，經過了五代，然後消除淨盡的。破壞這種制度的力量，要算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最大。　這是為什麼呢？　原來當郡國選舉的時代，無論你怎樣公正，無論怎樣的注重於才德，這郡國所「薦舉」或「拔擢試用」的人，總不得真正到社會的下層階級裏—固然也有例外的。然而總是例外。　直到郡國選舉的制度，變做了投牒自舉。這時候，形式上固然還說是鄉貢，然而既憑考試，這鄉貢便是有名無實的話。被舉的人，—舉人—和舉他的人，—州郡—其間才不發生關係。—無論什麼人，向州郡投牒自列，州郡就不能不考試他；考試合格了，便不能不舉他。　把全國的人，都聚到京城裏去考試；和他的本鄉，相離得很遠；考試防弊的制度，又一天嚴密似一天；在唐朝，還沒有「糊名」「易書」「禁懷挾」等種種制度。考官還得以采取譽望；就和士子交通，也不干禁例的。但是從唐到清，考試的制度，是一天天望嚴密的一條路上走的；這是考試制度的進化。　應考的人，和考他的人，也再不得發生關係。　這樣，全國的寒畯，才真和有特權的階級，立於平等競爭的地位。　所以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，實在有破除階級的大功，不可湮沒的。　向來讀史的人，都說

投牒自舉，是個最壞的制度。其意不過說這是「干進無恥。」其實不然。參與政治，是國民的一種義務，不單是權利。有服官的能力，因而被選舉，因而服官，這是國民應享的權利，也就是國民應盡的義務。郡國選舉和徵辟……的時代，有了才德，固然可以被選舉，被徵辟的。儻使人家不來選你，徵你，辟你，你便如何？若在隋唐以後，便可以懷牒自列。所以唐以後的科舉制，是給與國民以一種重大的公權——實際上應試的人，志願如何，另是一說。從法理上論，這一層道理，是顛撲不破的。

兩晉南北朝時候的階級制度，是怎樣？我且引近人錢塘夏氏的一段話如下：

……其時士庶之見，深入人心，若天經地義然。今所見於史傳者，事實甚顯。大抵其時士庶，不得通婚。故司馬休之之數宋武曰：裕以庶孽，與德文嫡婚，致茲非偶，實由威逼。（指宋少帝爲公子時，尚晉恭帝女事言。）沈約之彈王源（琅邪臨沂人。）曰：風聞東海王源，嫁女與富陽滿氏，王滿聯姻，實駭物聽。此風勿翦，其源遂開。點世塵家，將被比屋。宜寘以明科，黜之流伍。可以見其界之嚴矣。其有不幸而通婚者，則爲士族之玷。如楊佺期（弘農華陰人。）自以楊震之後，門戶承藉，江表莫比；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，（琅邪臨沂人。）猶恚恨。而時人以其過江晚，婚宦失類，每排抑之。然庶族之求儷於士族者，則仍不已；不必其通婚也，一起在動作之微，亦以偕偶士族爲榮幸；而終不能得。如紀僧眞（丹陽建康人。）嘗啓齊武曰：臣小人，出自本州武吏，他無所須，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帝

曰：此事由江斅字叔文，濟陽考城人。謝瀹，字義潔，陳郡夏陽人。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詣之。僧眞承旨詣斅。登榻坐定；斅命左右移吾牀，讓客。僧眞喪氣而退。告帝曰：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。其有幸而得者，則以爲畢生之慶。如王敬則晉陵南沙人。與王儉字仲寶，琅邪臨沂人。同拜開府儀同，曰：我南州小吏，徼幸得與王衞軍同拜三公，夫復何恨？甚至以極凶狡之夫，乘百戰之勢，亦不能力求。如侯景請娶於王謝。梁武曰：王謝高門非偶，當朱張以下訪之。積此諸端觀之，當時士庶界限，可以想見。……此皆南朝之例，若夫北朝，則其例更嚴。南朝之望族，曰琅琊王氏，陳國謝氏。北朝之望族，曰范陽盧氏，蒙陽鄭氏，清河博陵二崔氏。南北朝著姓不僅此，此乃其尤者耳。南朝之望族，皆與皇族聯姻。其皇族，如彭城之劉，蘭陵之二蕭，吳與之陳，不必本屬清門，惟既爲天子，則望族即與聯姻，亦不爲恥。王謝二家之在南朝，女爲皇后，男尙公主，其事殆數十見也。而北朝大姓，則與皇室聯姻者絕少。案魏朝共二十五后，漢人居十一，而無一士族焉。……此殆由種族之觀念而成。……隋文之獨孤皇后，唐太之長孫皇后，皆鮮卑人也；而斛律明月稱「公主滿家，」則皆渤海高氏之女，皆可爲此事之證。……

這種習尙，唐初還很盛。唐太宗定氏族志，頒行天下。而李義府傳說：『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，子孫迭爲婚姻。唐初作氏族志，一切降之。然房元齡，魏徵，李勣，仍往求婚，故望不減。』可見這事竟非政治勢力所能干涉。又杜羔傳說：『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，曰：民間婚姻，不計官品，而尙閥閱；我家二百年天子，反不若崔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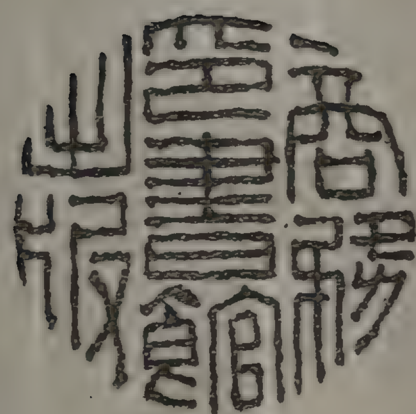
耶?』可見中葉以後，尙有此風。然而科舉制度旣興，寒門致身顯貴，畢竟較以前爲容易。加以物質上的欲望，總是不能沒有的。所以到唐朝以後，士族貪庶族之富，而和他結婚的，就漸漸加多。再加以五代的喪亂，士族失其位置，庶族致身富貴。又喪亂之際，人民播遷，譜牒失考，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漸加多。從宋以後，這種階級，又漸歸於平夷了。

到一種階級破壞的時候，社會上好利之風，就必然日盛。唐朝時候，是這種門閥制度，將就滅亡，僅保殘力的時候。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風，實在較南北朝爲甚。文獻通考卷二十七引江陵項氏的話：

風俗之弊，至唐極矣。王公大人，巍然於上，以先達自居，不復求士。天下之士，什什伍伍，戴破帽，騎蹇驢，未到門百步，輒下馬奉幣刺再拜，以謁於典客者，投其所爲之文，名之曰「求知己」。如是而不問，則再如前所爲者，名之曰「溫卷」。如是而又不問，則有執贄於馬前，自贊曰某人上謁者……

這固然由於科舉制度之興，有以使士人干進無恥；然而貴賤的階級平夷了，除富更無可慕，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。


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
EAST-ASIAN LIB. UNIVERSITY OF TORONTO
3 1761 02971 0597